

吳克剛著

法國合作運動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克剛著

法國合作運動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戈蒙序

一個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對於中國最早的認識，是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法國佔領安南的時候。在這未知的或不深知的遼遠的極東國裏，法國的殖民軍及海軍，與中國的地方軍隊，發生衝突。法國政府與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洲政府正式戰爭。雖然很遠，但在我們法國的鄉間，大家都很關心。法國砲攻福州製造局，進攻台灣。報紙上登載許多令人可怕的記錄，使我兒時的印象，至今還在。他們將中國人形容得像殘暴的野蠻人，未開化的惡鬼。至於我們法國的兵，當然說得盡是聖賢，而且決不讓人有一點懷疑他們的殘忍。這是應該的！

同時又強迫我們犧牲學生時代的零食，捐錢去「救中國兒童的靈魂」。使宗教的宣教師，能夠到亞洲去宣傳天主教或基督教。可是這些宣教師時常就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先鋒。現在的中國，正在強烈的，有時也強暴的，反對這個帝國主義哩！這也是應該的呵！

從那很遠的時代起，至今已有一半世紀了。對於中國，我們有較深切的認識。一則因為法國有一

個大殖民地，與中國隣近，使許多法國人，對於遠東消息，很爲熟悉。又因爲我們讀了不少的書。關於中國地理，有如侯可侶 (Elisée Reclus) 的書。關於中國歷史及習俗的，自十八世紀的中國人 (Les Mémoires du Père Amiot sur les Chinois du XVIII^e siècle) 至伍來思教授 (Professeur Wenzersse) 的著作。不過我們對於中國的格外瞭解，還是近二十年來的事，在大政治的及社會的改革家孫逸仙氏及國民黨影響之下，這樣衆多的中國民族覺悟了，打倒軍閥的及滿洲封建的統治，堅決的採用西方政治的方法，走向社會的共和。最近有些著名人物，如國際勞工局局長多瑪，如社會主義國際會長前比國部長樊德費耳德 (Emile Vandervelde)，到中國旅行後，在巴黎關於新中國的社會試驗的講演，頗引起社會學家，社會主義者，合作主義者的注意。並且國際勞工局的合作部，在友人福蓋博士 (Docteur Georges Farguet) 領導之下，對於中國合作的發展及現況，給我們以不斷的消息。自一九二三年起，在南京附近，成立第一個雷發生式信用合作社以後，到了一九二八年終，已有六百餘社，社員約一萬五千人。還有工業的及農業的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在上海，在北方，都到處成立。平民學社，現在改爲中國合作學社，出有月刊，宣傳合作。我們也知道國

民政府的提倡合作。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公佈的約法的第四章第四十節裏，規定的辦法，也就是法國傅禮葉主義舊思想的一種。

因此我們對於舊的及新的中國，已經有一點認識。當然還很淺薄，但已決不相信中國是個野蠻的民族了。第一層，因為二十世紀前，中國的聖人孔夫子教給中國的道德，早就使中國成爲仁義之邦。第二層，因為兩千年來的文學及藝術，證明中國有極其精深的文化，愛美愛善的情操。第三層，因為二十年來，在現代大改革家孫逸仙氏領導之下，中國人民的正義情感，進步要求，衝出多年的壓迫，正在努力要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哩。

在我個人，證明中國正在進步的實例，便是合作的運動。中國的合作主義者，十分明白，深切感到，各國合作組織所代表的合作理想，與孔聖人的教訓是一致的。仁義禮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前世紀的社會主義空想家，合作之父，合作之祖，英國的歐文，法國的傅禮葉，畢薛，蒲魯東，德國的雷發生，以及平民教育家，瑞士的道德家如柏斯泰洛齊及費郎貝，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還有羅去戴爾的先驅者，法國的尼姆學派，便是比國的社會主義，蘇俄的共產主義等派，他們的思想

及主張對於中國信仰孔教的人，也可以在經濟生活上，一樣應用。因為這個理由對於一位中國現代的合作主義者，吳克剛君，有法國合作運動史的著述，我們法國的合作主義者，也十分高興。中國的合作主義者，在這本書裏，可以知道法國平民的努力，對於自己也可以奮發鼓舞，格外努力。法國合作運動的演進及現狀，代表各方面人民的成就；信用合作是解救生產的農民，不受高利的束縛。生產合作社，是幫助並維持匠人及工人。農業合作是爲了小農中農而設的。他們有全部或一部生產工具，但在市場上，太受近代資本主義的欺負。消費合作社，則爲了大都市的消費者而設的。現代商業犧牲了人類的需要，渴求利潤，將商業文明的缺陷，盡量擴大，有時直是搶劫，直是犯罪。

法國合作運動史，對於中國的合作運動者，可以給以許多有用的教訓：最初時代有不少熱心努力，犧牲奮鬥的榜樣；後來又經歷了許多錯路與歧途，尤以因政治主張而分裂，最爲大錯，這種內部的分裂，使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時間，白費在辯論上，無益的爭執上；還有最小團體的自私與頑固。虧了，像俄國托加謝夫教授 (Professeur Torgashoff) 尤其是不幸業已去世的薛仙舟教授，及別的平民學社的發起人，將「會」的博愛精神，用現代合作方法，加以振新，加以鼓勵，中國舊有的

「井田制度」互助的習慣，一定再會開花結果，與過去一樣，有絕大的供獻。中國平民，由於實行合作美德，會得到那「力的融和」，家庭及社會生活的甜密與快樂，那種「生之詩意」，在從前歌謠裏那樣豐富的表現過，一定會在新的合作裏，重新出現。

中國當然需要合作運動的使徒。法國與別的合作發達的國家一樣，也是有的。中國也一定會。在羅去戴爾先驅者及法國法郎斯台空想家所產生出來的合作道德裏，他們會看出古代尊嚴的孔聖的教條。這種合作的使徒，中國現在已經有了，有如吳克剛君等這些學者或宣傳者，正在研究並傳佈合作的思想。寫這篇序言的人，很希望會有一天，在國際合作研究院裏，遇見許多中國的代表，代表一個少壯有力的合作運動。我們相信，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一定會與西方各國一樣願意，也許會更加高興，採用合作方式。合作辦法，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更能復興這個偉大的民族。我們希望中國的政府，政治的權力，以及新中國智識的及道德的領袖們，深信這個真理：最公道，最聰明，同時又是最合理，最易實現的，便是合作制度，合作社會。西方的共和國，因為忘記了或不知道這個真理，時常違背了合作原則，所以他們的民衆，對於政府，也就不完全的尊重。應該尊重那「公道」。

務使「所有的人」，無論種族如何，信仰如何，思想如何，他們「一切的需要」，物質的，知識的，道德的，都能得到滿足。

中國此時，剛才停止了內爭內戰，又受瘟疫，水災，饑饉等禍害，也許竟會發生對外戰爭。我們此時，應該明白的大聲宣布我們的祈望；中國人民，感到他們的希望，解決一切自然的及社會的災禍，只有實現「國際合作」，將一切民族，一切國家，聯合成立一個大社會。多數是和平而勤勉的農民，的中國，一定也會採用真正的合作的和平精神，因為合作的主義，也就是孔子的遺訓：四海爲家。

約翰·戈蒙 (Jean Gaumont)

559.0942
433

2

目錄

戈蒙序

第一章	法國合作運動的起源	一
第二章	幾位先驅者	一〇
第三章	生產合作的黃金時代	二二
第四章	生產合作的目的及問題	三六
第五章	生產合作社的現狀	四三
第六章	生產合作評議會	五二
第七章	勞動合作	六三
第八章	信用合作	七二
第九章	蒲魯東與侯可侶	七八
第十章	消費合作運動	九五

目錄

一

第十一章	尼姆學派·····	一〇三
第十二章	聖克樂德派與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	一一二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與合作主義·····	一二三
第十四章	中央委員會與合作交易所·····	一四三
第十五章	消費合作社全國聯合會·····	一五五
第十六章	批發合作社與合作銀行·····	一六九
第十七章	省區聯合會與聯合合作社·····	一七七
第十八章	農團與農業合作·····	二〇四
第十九章	農村信用合作·····	二二九
第二十章	農村合作的實例·····	二四七
第二十一章	合作教育·····	二五九

法國合作運動史

第一章 法國合作運動的起源

法國合作運動的歷史，始於何時？這是一個很不容易解答的問題。人是富於社會性的動物，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種種形式的團聚與結合。人生是充滿了困苦，阻礙，貧乏，災難，爲了滿足這些肉體的及精神的需要，人與人之間，自自然然的會有互助的行爲，合作的事業。

到了近代，批評精神的發達，政治革命的成就，資本主義的興起，無產階級的產生，社會主義的思潮，普及教育的實現，在在足以使平民有自覺的，嚴密的，固定的，持久的團結。工團運動與合作運動這兩個現代最偉大的社會運動，於是開始。

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國全部歷史中最重要年代——發生那驚天動地



的大革命，將舊的社會組織，完全破壞。王室，貴族，教會等特權階級，勢力消滅，取而代之的，是資產階級。從前的工人，均在同業工會的保護之下，一家生活很易維持，失業，恐慌等等現象，現在是常有的事，但在大革命前的幾世紀裏，是絕對沒有的。可是革命以後，資產階級握權，同業工會，破壞消滅，工業方面，採用以所謂自由競爭政策，只靠兩手勞動爲生的人，不得不去做那「工錢奴隸」，無產階級，漸漸的從此產生。

這些經濟的弱者們，受了資產階級的掠奪，既不得輿論的同情，又不得政府的保護，只有用那弱者們唯一的武器——互助，團結。他們太弱小了，獨自奮鬥，非但絲毫得不到利益，反使個人的命運，更加悲慘。只有聯合起來，共同奮鬥。於是或以生產者的資格，組織工會，或以消費者的資格，成立合作社。所以各國合作運動的發祥地，通常總在工業發達最早的都市裏。

英國合作運動，始於羅去戴爾。這是英國紡織業中心的蘭卡州(Lancashire)的一個工業城市。法國的合作運動則始於里昂。羅去戴爾是製造棉布及法蘭絨的城市，而里昂則是法國綢緞業的中心。

在大革命前，里昂人口已有十六萬，僅次於巴黎。可是巴黎不是一個工業城。法國社會黨首領岳海思（Jaurès）說過：「在一七八九年，里昂在法國城市中，是最新的。資產階級勢力在那裏最大。封建的勢力，可以說等於零。這是一個純粹工商業的都市。」

一七七八年，里昂的綢緞工廠，共有織機一萬四千餘架，工人數為五萬八千餘人，佔當時全城人口七分之三。全國及外國輸入的絲，十之八九，在里昂織成綢緞。

米雪萊（Michélet）在他的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的序裏曾說：「里昂好像心的心，正如巴黎好像是靈魂的靈魂。這個城市，好像是社會的中心點，又溫和又憤激，那偉大的，智巧的，傳禮葉及勇壯的，大胆評判一切的蒲魯東，都在那裏激動着。」里昂的工人，對於資產階級的反抗精神，百餘年來始終是最激烈的。

大革命前，在一七四四年，一七八六年有過兩次大罷工。有些工人，因為參加罷工，被處死刑。這些反抗的舉動，是由於當時的工人生活，實在太不可忍了。貝多龍（Bertholon）在他的里昂市主要工商業（Du Commerce et des Manufactures de la Ville de Lyon）裏說過，當時有句俗

語，「里昂的工人，是不吃東西，也不住房屋的」。當時工人的貧困，苦痛，可分下列各點：

(一) 工資太低：樓華授說過：有些里昂女工，每天的工資，僅銅元兩枚 (deux sous)。

(二) 工作時間太長：通常是十八時，無論男子，女子，及童工，均是如此。

(三) 女工及童工：有些女孩子，十歲就要去做每天十八小時，工資銅元兩枚的苦工。工人人數，因此增加，工資也遂之低落了。

(四) 物價太貴：當時美國銀產增加，里昂一帶所用的銀幣，銀的成分又為政府減少。工人購買力，因此降低。

(五) 捐稅太重：當時的政府，執政者，窮奢極侈，都由苦工們負擔。當時關卡的害民，不亞於中國的釐金。所以革命一起，平民第一件事，就去毀壞這些關卡。

米雪萊說：「世界上的人類，沒有比里昂再受苦受辱的了。經營商業的財權階級，可怕的掠奪平民，辱弄平民……」而蒲拉街 (Roland de la Platière) 竟說：「當時里昂工人所受的苦痛，不平和酷虐，也許更甚於由非洲被賣，運到美洲，在鞭笞之下作工，受苦，死亡的黑奴。」

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聰敏而勇敢的里昂工人，爲求不餓死，不得不有互助團結的行爲。他們唯一的大問題，便是麵包。爲了爭麵包，於是罷工，於是反抗，於是流血。結果仍是依然如故，不得解決。於是才想到合作這個方法。

遠在革命以前，里昂就有些半宗教性質，半生產合作社的團體。有如一六四七年發起的成衣同仁會 (Confrérie des Frères Tailleurs) 就是一些教士及成衣匠共同發起的合作社。距今快有三百年了。在十八世紀，里昂附近鄉間，也漸有些農業合作社，或共同販賣葡萄，或合作購買麥粉，或共同生產牛酪。經濟學家佛羅塔 (Flotard) 說過：「里昂從來就有些工人，居住相近，互相聯合，用現款大批購買食物，然後分配給各家」。在一七九三年里昂曾有消費合作社的發起。可是這些近似合作社的團體，都是曇花一現，不久消滅。法國第一個真正的消費合作社，是一八三五年成立的。

合作這個名詞，在法文中，直到一八二五年才出現。是法國的歐文主義者海 (Joseph Rey) 首先用的。在一篇關於「合作」的論文裏，他說：「我們以爲，合作 (Coopération) 制度——換言

之，即聯合（Association）制度——應該替代那競爭制度。不過在法國合作運動的初期，大家都用「聯合」這個名詞，合作這個名詞，可以說是純粹英國貨。

英國羅去戴爾合作社，是一八四四年成立的，與里昂合作社，相去不過九年。羅去戴爾合作社的時代背景，季特教授在所著英國合作運動史裏，已詳細告訴我們。這是縫衣女悲唱哀曲的時代，是英國歷史上平民經濟最黑暗的時代。里昂也是一樣。

法國大革命後，里昂屢受災難，有時遭保皇黨的慘殺，有時受政府的暴虐，加以綢緞業銷路之降低，人口大減，革命前有十六萬人口，革命後減至十萬。

此時百物價格飛漲，而工資反而低減。工作時間，依然是十八小時。里昂工人，一面受革命風潮的激動，一而又受聖西門、傅禮葉等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對於當時的境況，當然極表不滿。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後，失業工人數目極多，於一八三一年冬，竟大舉罷工。「民團」同情於工人，聯合佔據市政廳。法政府派了一位元帥，親率二萬士兵，才用武力征服，工人被槍斃的，為數甚多。

自此以後，工人異常騷動，屢有罷工，反抗行動。到了一八三四年，又發生一次激烈的大罷工，被

軍隊武力壓服，被殺工人數以百計。

怎樣辦呢？[？]革命吧？[？]其實利的是資產階級。罷工吧，結果是被捕被殺。羅去戴爾合作先驅者，因為罷工失敗，乃組織合作社，里昂的工人，也因反抗無益，發起那誠實的商業。

誠實的商業第一店 (Premier Etablissement au Commerce Veridique) 主要的發起人是戴禮榮 (Michel Derrion) 他於一八三四年，出版一本書，每冊定價一佛郎，售書得錢，完全捐助合作社基金。

一八三五年，開始徵求捐助合作社基金，戴氏首先捐一百佛郎。海尼葉夫婦，先後捐助四千佛郎之多。法國第一個消費合作社，遂於一八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宣告成立。

這個社的目的，是先設消費店，以所得贏餘，從事生產。因為自己的生產品，售價非常低廉，私人資本家，競爭不過，只有漸次倒閉，他們的財產，於是「和平的」被充公，那勞動者的大社會，於是建立了。

這個合作社，資本是九千佛郎，比較羅去戴爾合作社的資本，多了十餘倍。第一年的營業額，已

有九萬六千佛郎之多。贏利四千八百八十佛郎。營業發展，異常迅速，不久以後，陸續設了六個分店。

當時的官廳，對於人民的結社，是十分疑懼的。這個合作社，因想避免官廳的干涉，取名「戴禮榮公司」(Société Michel Derrion et Cie) 可是成立不久，就受官廳的注意，里昂的檢察官，甚至於借了「有意騙錢」的罪名，加以檢舉。里昂在河納州，州長曾向內務部報告這個公司的非法。不過官廳的干涉，真正的原因，並不因為藉此騙錢——這是一件尋常的小事，決不會因此大驚小怪——而在這個公司的性質，太革命了，太危險了。戴禮榮本人又是一個著名的傅禮葉主義者，又深得勞動階級的同情，當然要假藉一個名義，好干涉壓迫。

官廳的猜忌，警察的注目，商人的反對，市民的冷淡，都不利於這個新的嘗試。英國合作運動史的著者賽萊孫 (Joseph Cernesson) 說過：「合作是個愛自由的植物，一定要有一點政治的自由，才能生長發展」。法國政府，當時對於罷工工人，處以槍斃之刑，對於合作，當然不會有好感的。這個合作社，遂於一八三八年，因這些原因，宣告夭亡，自成立至消滅，先後不過四年。海尼葉損失了四千佛郎，而戴禮榮則因以完全破產。

這個消費合作社失敗以後，戴禮榮到美洲去，經營新村，海尼葉則仍在里昂，繼續宣傳禮葉主義。

再過八年，一八四六年，格華（Garnier）發起麵包合作社。一八四〇年後，工人的生活，格外痛苦。茲舉一個特別的例，證明當時的工人情況。一八四〇年後，里昂的教會藉口收養孤兒，設立許多「寺院工廠」，收了許多男女小孩，強迫工作。情形與英國十九世紀上半期的 *Workshop* 差不多，不過戴上一個宗教的假面具而已。所給工資，當然低極。這種辦法，使一般的工資降低許多。一八四八年革命開始時，里昂工人，竟成羣結隊，將這些「孤兒院兼工廠」，先加以毀壞，然後放火燒滅。工人們對於這種機關的憤恨，可想而知了。

一八四六年是個荒年，小麥價漲，商人乘機大增麵包價目。法勃費爾（Eugene Fabvier）於一八四六年冬，發表那動人的論文，開首就說：「麵包又漲價了！」

就在這個時候，格華在海尼葉辦的雜誌上，發表他的組織麵包合作社的計劃。得到許多人的

同情及贊助，乃於一八四七年成立。所售麵包，價格較市上低廉許多。

一八四八年到了。這是法國合作史上最光榮的年代，各種合作運動，特別是生產合作，蓬蓬勃勃，發達異常。在一個政治革命表皮裏面，實行那平民的經濟革命。不過未到光明時期以前，任何運動的初期，總是困苦艱難的。此時的先驅者，既受時人的譏辱，又受失敗的刺激，處境之苦，決非常人所能想像。在詳述一八四八年以後的合作運動之前，法國合作運動最早的先驅者的事跡，也該略加敘述。

第二章 幾位先驅者

法國合作運動之父，是傅禮葉（Fourier），而朗吉（T'Ange）可以說是法國合作運動的祖父。他的主張，在當時雖未實現，但是首先用文學發揮合作理論，却不能不公認是他。

米雪萊說：『沒有一個地方，能比里昂還多烏托邦的空想家。用那破裂的，悲傷的心，激昂昂的

去覓找方法，解決人類命運的問題，沒有更甚於里昂的了。最早的社會主義者，就在那裏出現。第一個是郎吉，首先創建法郎斯台（Phalanstère），傅禮葉繼起，以希世的天才，大加發揮了。

郎吉（Franscois-Josèph L'Ange）生於一七四三年。本是阿爾薩斯省人（Alsacien）十四歲時遷居巴黎，繼定居里昂。他的職業，是個刷牆工人。當時的工人，大多數是不識字的，郎吉竟在工餘之暇，拼命讀書，頗有著述，總算難得了。

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大革命時期的里昂，平民的痛苦，極其深烈。里昂本是綢緞業的中心，這種奢侈品，本是供給貴族官僚們的，革命發生，這些特權階級，或逃亡外國，或被殺被囚，里昂的工人，當然多數失業。有工作的時候，已極貧困，現在毫無收入，其苦況可想而知了。朗氏目擊心傷，乃發表一種主張，要旨如下：

『消費者與生產者，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是自由組織的，要得雙方方面的同意。因為利益明顯，不久平民自然都會加入。生產者供給物品，定價劃一，在若干年內，不增不減。消費者由此可以得到物品，決不吃虧，而生產者亦可得到相當的報酬，而免去許多運輸販賣』

上的麻煩。不要再靠政府官廳了！他們決不能解救平民的痛苦。只有平民自救這個辦法，是可靠的。

「應該成立一個大團體，發行股票一百八十萬張，每股千鎊，共得十八萬萬鎊。每百家認六十股。在中心地方，設立「共用豐積倉」蓄藏麥粉及菜蔬，二年間，各家可自由取用，不再收費。此種倉庫，全國共有三千所。此外每百家更共設醫院學校各一所。選舉忠實份子兩三人，監督一切。在收穫時，將麥穀存入倉內，以够百家二年間需用爲止。

「農民需用錢款，可來到這個團體裏借貸。一切牲畜，房產，均可保險。如遇災荒，亦得贖金。這些團體亦盡力謀農業生產的改善。

「這個團體，一面是個交換機關。管理物品的分配，一面又是一個大銀行。既有如許資本，又得農民扶助，進一步更可以經營工商業。」

這個計劃，有許多地方，合於合作原則。第一，這是一個平民自動的自由組織。第二，資本由平民自出，分股繳款，朗氏並規定每人認股不得超過三千股。第三，管理的人，是百家公舉的。第四，目的

在有利民衆，不使任何人發橫財。凡此種種都足以表示朗氏的主張，實包括消費，保險，生產，信用，等種合作組織。

在革命時期，郎氏雖地位很高，頗有勢力，可是他的計劃，絲毫也未實現。不過有幾次，曾參加幾個合作社的發起而已。

當時朗氏在里昂，積極參加革命運動，對於平民的痛苦，屢次設法滅除。有一件事，很足以表示朗氏的爲人。當時在革命的恐怖之中，那可怕的斷頭台，正在那裏大出風頭，只有朗氏一人，獨自敢出頭反對這個殺人機器。

可是這位心腸仁慈，爲平民努力的朗吉竟於一七九三年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於十一月十四日被判「斬首」之刑，次日上斷頭台，時年五十。

朗氏就死的斷頭台，離他的住宅甚近。他在斷頭台上，可以望見自己在那裏思想，著述的房屋。法國合作運動通史的著者，戈蒙曾竭力尋覓朗氏的墓，但是當時被殺的人太多了，在那受刑人的亂堆裏，始終沒有找到什麼痕跡。有人計算，在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次年四月五日，被判

死刑上斷頭台的「反革命黨」，在里昂一城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名，每日平均有一百二十人之多。屍首堆積成山，瘟疫大作，好人殺盡，革命才算成功了！

朗吉的後繼者，傅禮葉，命運比較好得多。朗吉在生前，一生貧苦，身為里昂法官時，連當時巴黎公佈法律的書報，都買不起，不得不請求別人贈送他。在斷頭台上死後，過了一百年，歷史家才知道他的事業及思想。直到一九二四年，戈蒙的法國合作通史出版，大家才知道這位合作運動先驅者的歷史。而傅氏則是一位首領，一位教主，受人崇拜，受人敬仰。

傅禮葉 (François-mari-charles Fournier) 於一七七二年，生於波桑松 (Besançon) 與蒲魯東，黨俄同鄉。父親是位商人，開設布店。他的性情，雖然很不適於經商，但也被父母所迫，不得不服從。於十八歲時，即一七九〇年，被送到里昂。初叫他在雪海 (Shèrer) 銀行裏做事，但他不願。改入布斯蓋 (Bousquet) 商店裏做出店。因此曾到過法德荷蘭的許多城市。

此時正是革命高潮，奔放激蕩的時期，傅氏身在里昂，又常有機會到巴黎馬賽等革命中心點去，一定受了不少的影響。一七九三年，年二十二歲，在里昂開設一個專售殖民地食物的商店。可是

不久他也捲入革命漩渦，曾參加過一次戰爭，幾乎傷命。他的店貨，當然完全被沒收或毀壞了。他被捕放出，又受監禁，前後至五六次之多，幸而未受朗吉所遭遇的斷頭之刑，乃逃往波桑松，住在自己家裏。可是不久又迫他去當兵，入了騎兵第六師，一年半後，告了假離開。

一八〇〇年，又回到里昂做捐客，同時就開始在里昂各報，發表自己的主張，與人辯論。自己曾發起創設一個報，但未蒙官廳批准。

傅氏身為商人，但是對於商業，異常憎惡。眼看當時平民的疾苦，商人的掠奪，十分憤恨。又親眼看見勞動貧民，有種種合作行爲。若干工人，合資購物，分配大家，價又便宜，貨又較好。這個可以替代可惡的商業的方法，當時使傅氏大爲感動，他於是創建法朗斯台（Phalans Tère 社會村）的理想。

一八〇八年，傅氏年二十六歲，四運動論（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出版。傅氏的學說，已很完成了。一八二二年，宇宙一統論（Théorie le e'unité universelle）出版。一八二五年，爲了謀生，在里昂一個商店裏任司庫，復赴巴黎，任一個美國公司的通信職員。即於一八二九年，在

巴黎發表工業的社會的新世界 (Le Nouvean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在這些著作裏，傅氏一面竭力評判現社會的罪惡，一面提出他的解救的辦法。

傅氏自己是位商人，對於經濟方面的罪惡，是親眼看見，而且自己就犯的。他說現社會的罪惡，一部分的原因是經濟的。不事生產的寄生階級，爲數太多，又加上許多別的原因，生產的量，本就量太少，財產又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生產收入的分配，太不平均。凡此種種，均足以使平民貧苦墮落。另一部分的原因，是精神的：錯誤的教育，種種的壓迫。競爭的商業，完全是混亂的。改革的方法，他也詳細指出。茲將季特教授，在法蘭西學院關於傅禮葉的講演辭，引一斷如下：

「對於消費者所受的掠奪，傅氏不僅加以空泛的反對，而且指示消滅這種掠奪的辦法。他指示一個什麼辦法呢？是不是求救於政府呢？不，他不願求救於政府，他用一句優美雄壯的話，表示不贊成這個辦法：「凡是求助於強迫的，都表示才智的欠缺」。所以他不用強迫的辦法，去毀滅消費者所受的掠奪，而主張靠消費者自己，去自己經營。他們團結起來，凡是自己需要的，都自己生產，所消費的，都是自己的生產品。在這個經濟的社會中，消費者應有許多大家

庭似的組織，每個大家庭，有四百家，名之曰「法朗斯台」，這是一個消費合作社，同時又是一個生產合作社，兩個合併在一起，兩個彼此扶助。這樣合在一起，可以成立那「完全的合作社」。

「這個主張，合作運動中，凡已經實現的，都包含在內了，甚至於更包含許多，至今還沒有實現的。因為這種完全的合作社，直到現在，還沒有一處實現，只有部分的實現而已。

「我們還沒有實現傅氏的完全合作社，即合作社的兩面，聯合生產及消費，而且我們也不能知道，是否可以實現的。不過從這個空想的法朗斯台，却找到了兩條路，一條創設了生產合作社，一條成立了消費合作社」。（見傅禮葉十二至十三頁）

正與歐文之與英國合作運動一樣，傅禮葉可以說是法國合作運動之父。他的對於商業，對於競爭的批評，他主張廢除利潤，消滅商人，合作生產，共同消費，都是後來合作主義者的信條。歐文出世，後於傅氏一年，一位是商人，一位是工廠經理，兩人的性情，又都是十分仁慈。他們的時代背景，也是一樣。當時在經濟革命的初期，平民的苦痛，最是深重。非但兩人的主張，頗多相似，而且他們也有

直接的關係，一八二四年傅氏首先致書歐文，此後兩人來往，遂很密切。

歐文並沒有直接參加英國的合作運動，但是英國合作運動者，大多是信仰歐文主義的。在歐文主義影響之下，數年間，成立的合作社以數百計。便是二十八位先驅者中，至少也有十位，是信仰歐文主義的。傅氏對於法國的合作運動，亦未直接參與，但是許多合作運動者，深受傅氏思想的影響。如法國第一消費合作社的發起人海尼葉（Reynier）說過，「一八三五年，我們所發起的消費合作社，是依照大經濟學家傅禮葉的理論」的確，如戴禮榮，如海尼葉，都是純粹的傅禮葉主義者。法國合作運動的第二期，一八六四年後，從事於合作運動的人，又大都是傅禮葉主義者。最著名的，如候可侶昆仲（Elie et Elisée Reclus）也深受傅氏學說的影響。

戴禮榮與海尼葉

戴禮榮（Michel-Marie Derrion）於一八〇三年生於里昂。父親是綢緞製造家，戴氏繼承父業，是位很富裕的實業家。

一八三四年，戴氏出版一書，名工業的建興及商業與勞動的和平的組織（*Constitution de l'Industrie et organisation pacifique Du Commerce et du Travail*）這本書售得金錢，完全捐出來，做爲『誠實的商業』——法國第一個消費合作社——的基金。

這本書的內容，完全依據傅禮葉的學說，爲勞動者及消費者的幸福，找出一個實行的方法。當時傅氏的學說，替代了聖西門主義，正在最盛興的時候，戴氏曾任指示者（*L'Indicateur*）雜誌的編輯，宣傳傅禮葉主義。

由於戴氏的努力，及幾位傅禮葉主義者的幫助，這個合作社，遂於一八三五年三月成立。因爲當時的法律，禁止人民有二十人以上的團體，於是定名爲：戴禮榮公司，誠實的商業第一店（*Deli-ion et Cie, Premier Etablissement Du Commerce Veridique*）。

雖是這樣的僞飾，里昂的官廳，仍常與戴氏爲難。不過他是有信仰的人，不顧一切，奮鬥到底。在一八三七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傅禮葉主義者通信裏，有下列一段熱烈的話。

『現在我們的職務，是用一切方法，將科學的知識，普遍傳播。或用片斷的或整個的理論，

或用種種不同但是很多的實際行爲，使平民大眾，明白覺悟我們人人，都該十分熱心的從事於此，因爲我們的教育，還是如此的幼稚，則人類全體，一般平民的教育，更了不得的需要迫切了……我們的努力，方面越多，則行動越有力，運動越快速。此人不受影響，別的人一定受到。對於某人，需要一篇冠冕堂皇的論文，對於另一人，該有一次親熱的談話，對於第三位，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事業，一個實際的經驗。雖是很小，但比美麗的詞句，淵博的計數，易得最多數人的信從。

他的信條：用實際的行爲，實現傅禮葉的學說。一八三八年合作社失敗以後，戴氏仍不灰心，於一八四〇年，向議會上請願書，連名者，有六百五十人。請求議會，通過撥款一千五百萬，設立第一個法郎斯台。這當然白費氣力。

戴氏一面請願，一面也知道不大可靠，次年與海尼葉，共同發起那「實業協會」(Union industrielle)目的是連合若干人，到巴西去，設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村。一切設施，都依傅禮葉的教訓。

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如歐文等，都以爲美洲是理想國，可以在那裏建立新的自由的社會。一八四二年，戴氏也與一些同志，到了巴西開始經營一個傅禮葉主義的新村。新村附設一個機器鋸木廠。這個新村，許多地方，類似一個生產合作社。

在南美洲，戴氏一面經營新村，一面教書，維持生活。隨時宣傳主義，十分努力。於一八五〇年三月十二日患傳染病死。死前數小時，還在準備一篇演說辭，宣揚傅禮葉主義哩。

海尼葉 (Joseph Reynier) 生於一八一一年五月三日。與戴禮榮一樣，也是里昂人。父親本是農民，到里昂來做工，海氏年幼，就很用功自修，補所受教育之不足。年二十歲時，里昂發生革命，曾積極參加，與保皇黨軍隊作戰。本是聖西門主義者，但是當時的主義，並不十分束縛信徒，自傅氏主張發表，多數聖西門主義者，改信傅氏學說。海氏也加入傅禮葉主義者的團體。這個團體，團結了許多當時的名人，要人，學者，官吏，富商，工人。在這個團體裏，認識了戴禮榮。在這個知識的，理想的環境裏，這位織綢工人，竟能進步極速，四出演說，著述甚多，宣傳他的主義。

一八三五年，戴禮榮發起誠實的商業合作社，最得力的幫助者，就是海氏。他先後捐錢極多，此社失敗時，他共損失四千佛郎。對於一位工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巨款了。

一八四一年，與戴禮榮共同發起實業協會，團結同志，同赴巴西，組織新村。一八四一、四二、四三、三年間，海氏便在里昂，努力徵求同志，當時情願同往者，共有七十五人，男女小孩都有。所得資本共二千佛郎，所帶工具價值，約三千餘佛郎。戴禮榮等先行，海尼葉則因為中途發生變故，竟未能成行。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八年，有人說里昂是「法國勞動階級的大學」。社會主義的書店、團體、雜誌，數目很多。海氏積極參加這個運動，曾於一八四六年，創辦將來雜誌，每月出版兩次。

法國合作運動歷史家戈蒙推崇戴禮榮及海尼葉，是世界合作運動的先驅者，他們實早於羅去戴爾的二十八位織工。這句話，也許不得人人的同意，但至少他們是法國合作運動的先鋒，這是誰也不加否認的。

第三章 生產合作的黃金時代

法國合作運動的歷史家，多把法國合作運動史，分成三個時期：

第一期：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這是生產合作的黃金時代。一八五一年後，政府專制，壓迫民衆運動，不遺餘力。合作運動，幾乎完全停頓。

第二期：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八年。這是信用合作的時代。此後普法戰爭，法國大敗，康明革命，勞動界死傷監禁，放逐亡命的人在十萬以上，合作運動，當然無法發展。

第三期：一八八五年至現在，是消費合作的時代。

本書也就依然照這個次序，首述生產合作運動，次述信用合作運動及消費合作運動。最後才敘述農業合作運動。

生產合作，是道地的 (Par Excellence) 法國貨。非但首先在法國發生，而且至今也只有在法國，比較發達，別的國家，只有英國多少有十幾處，其餘的國家，簡直可說沒有。

法國的生產合作，是一八四八年第三次革命的產物。法國第一次大革命，雖是政治的，但貴族及都會的財產，完全充公，雖說資產階級，乘機出頭，但是農民得到了若干『土地與自由』，不能不

說也是一個經濟的革命。一八三〇年第二次革命，不過換個朝代而已，經濟方面，則大資本家，勢力更大，這次革命成功以後，大銀行家拉菲特 (Lafitte) 說：『銀行家的天下，從此開始了』 (Maintenant le règne des banquiers va Commencer)。

一八三〇年後的政府，不過是個「合股公司」，部長們，議員們，都是股東，國王是總經理，爭權奪利，明搶暗奪。當時有選舉權的，僅二十萬人。到了一八四八年，巴黎民衆，羣起革命，驅逐國王，實現普通選舉。現在大家，聽說普選，都以為是欺騙民衆的手段，這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數十個國家的八九十年的經驗。可是在當時，大家都認為是平民的救星。平民大眾，人人有選舉權，政權在手，何求不得？所以實現了普選，政治的自由平等，可以垂手而得，不過經濟的自由平等，還得另想辦法，這辦法就是「團結聯合」 (Association)。「合作」這個名詞，是英國貨，法國當時，常用的，是「聯合」這個名詞。專制的政府，既然打倒，專制的經濟制度，也該消滅，實現了政治的共和，也就該實行那經濟的共和——合作，這是當時平民的理想。

當時的著作家，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政治家，牧師，一切有思想，有名望的人們，無不異口同聲

的主張聯合，主張合作。那有名的大宗教家，拉科戴爾（Lacordaire）在神聖莊嚴的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的聖壇上，竟有下列一段宣言：

「上帝保佑，那經濟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方法，就是合作。（聯合）如果你們在勞動上，積蓄上，分配上，救濟上，不知合作，則你們之中，大多數一定會受那少數人的壓迫掠奪的。」

「合作是適應人類真正的需要的供獻，不要忘記，我們孤立時，我們只會墮落，只有束縛，只有貧困。墮落，因人自為政，自私自利，束縛，因為個人能力有限，無法自衛。貧困，因為現在的大多數人，都無經濟辦法。人類的三個大害：墮落，束縛及貧困，救濟的方法，只有那自由的合作。」

當時的民衆的理想，是先推翻帝制，成立一個共和國——一個平民的大團體。然後以合作的組織，去經營工廠。生產工具，放在生產者手中，以消滅那工錢制度。先成立一個政治的共和（République Politique），然後實現一個社會的共和（République Sociale）。他們抱了這種希望，不顧一切的舉起革命，所以在二八四八年二月，國王出走，新政府成立時，也不得不給他們一點滿足。平

民本要求一個「進步部」(Ministère du Progrès)以組織勞工消滅掠奪。政府乃設立一個勞動委員會 (Commission Le Gouvernement pour le Travail) 同時設立幾處國立工廠 (Ateliers nationaux) 但這些工廠，都是帶了慈善性質的，而平民所要求的，是「公道」不是「求乞」。

此時正在革命以後，平民暫時得了勝利，希望極大：一八四八年共和史 (La République de 1848) 的著者侯拉 (Renard) 說得好：

「此時充滿了新鮮的甜美的朝氣，革命勝利者，極誠心：相信一個新的時代出現了。大家都盡力為善，不愧為一個新社會的新人。對於受壓迫者，人人都表同情，滿心是善意，想如何加以救助。博愛的情感，極壯美的發揚，大家好像在甜奶的海中醉泳着。過那幾天充滿了愉快及希望的日子的人，是終身忘不了的。這是抒情的想像的奔放，是理想主義的瘋狂。」

革命風雲才平，工人們立即紛紛組織合作社，社員達千餘人的成衣工人合作社，造鞍工人，紡織工人，花邊工人等合作社，首先成立。一八四八年七月，議會通過撥款三百萬，借給各合作社，此時

來要求借款的，有五百二十一社之多，尚有許多未來要求的。而職業的種類，十分繁複。幾個月前，一點動靜沒有的合作運動，此時竟忽然發達到極點。各業合作社，如雨後春筍的，同時產生。茲將這些合作社的名稱及數目，略舉一部分，以見當時發達的情形。

建築工人合作社

二十

紡工合作社

二十

織工合作社

十六

印刷工人合作社

十九

機械工人合作社

十八

內衣女工合作社

十三

農人合作社

十二

以上是社數較多的職業，此外尚有

細木工人合作社

卷册製造工人合作社

披肩工人合作社

毛製工人合作社

織布工人合作社

印花工人合作社

銅匠工人合作社

鏗工合作社

外科醫用器械工人合作社

粉牆工人合作社

染匠合作社

陶器工人合作社

鐘表工人合作社

製鞍工人合作社

軟椅工人合作社

樂器工人合作社

紫銅工人合作社

煤氣用具工人合作社

首飾工人合作社

藥水洗衣工人合作社

手杖及鞭製造工人合作社

裝釘工人合作社

綢緞工人合作社

織機工人合作社

法蘭絨工人合作社

絲線工人合作社

玻璃工人合作社

鐵工合作社

天花板工人合作社

製刀工人合作社

骨炭工人合作社

製鞋工人合作社

機器鋸木合作社

造船工人合作社

泥土工人合作社

荒地開墾合作社

以上不過已得政府借款的合作社，其他未得借款的合作社，種類更多，也略舉若干如下：

廚司合作社

理髮合作社

麵包工人合作社

洗衣女工合作社

鈕扣工人合作社

毛刷工人合作社

彈子工人合作社

宰肉工人合作社

紙匣工人合作社

製帽工人合作社

製釘工人合作社

法國合作運動

皮匠合作社

襯衫工人合作社

胸衣工人合作社

石印書寫工人合作社

白鐵工人合作社

彫刻工人合作社

鐵床工人合作社

眼鏡工人合作社

樂師合作社

大理石工人合作社

製爐工人合作社

鋼琴工人合作社

工服合作社

製鎖合作社

地毯合作社

造車合作社

造燈合作社

這個表當然很不完全，但已很可以看出當時的生產合作，如何的普遍，如何的發達了。單以廚
司合作社一項而論，歷史保存名稱及地址的，在巴黎一處，已有五十之多。

這些合作社，數目既多，於是有聯合會的組織。工人團體聯合會 (Société des Corporations
Réunis) 勞動總會 (Chambre du Travail) 生產者及消費者互助博愛總會 (Union esse-
nienne, Association universelle, Solidaire et Fraternelle) 合作社聯合會 (Union des
Associations Fraternelles) 先後成立。

合作運動，隨着革命的潮流，本可以繼續發展，以達到勞動者所希望的目的。可是世界各國各時代的革命史，時常證明革命的成功，却是反動的開始。八個月前，推翻帝制的法國人民，竟於一八四八年十二月，舉拿破侖第三為總統。一切民衆團體，於是漸受壓迫，合作組織，當然也在其中。一八四九年七月，開始封禁合作社，八月底，竟派了一營民團，一連步兵，無數警察及偵探，去封閉廚司合作社所設立的食堂，捕去的人，有六十餘人之多。當時有位檢察官，檢舉一個合作社，說「這個團體，已有十四年的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但是民衆總是壞的，在危急的時候，總覺可怕」所以把牠解散了。

當時政府的政策，是「向國內人民，大張撻伐」，禁止人民的團結及集會，一切刊物，都要繳納保險金一萬八千佛郎，許多思想刊物，都不得不因此停刊。從此以後，一切政治犯都充軍到遠方。就在這種情形之下，許多合作社，被認為危險思想的集合，社會主義的團結，橫受摧殘。合作聯合會，成立雖不久，但異常努力，頗有成績。一八五零年五月，所有的理事，職員，完全被捕，被判徒刑的，有二十七人。

政府的壓迫，雖然慘暴，但是平民對於合作的熱望，也太強烈，一面解散，一面組織，這個封禁，另一個發起，所以在一八五一年，即革命後的第三年，巴黎的生產合作社，依然還有三百多。至於合作食堂，竟有三百，全國有八百多。前表裏未有的職業，如醫生，藥劑師，教員等等，也紛紛組織了他們的合作社。

法國的運動，既是如此的發展，別的國家，當然也受影響。白朗等革命要人，又在拿破崙第三執政後，出亡英倫，與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來往甚密。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路德樂（Ludlow）尼爾（Vansittart Neale）莫禮思（Denison Maurice）金思萊（Charles Kinsley）許士（Hughes）等，發起「生產合作促進會」，宣傳結果，成立了成衣工人合作社，鞋匠合作社各三，建築工人合作社二，鋼琴工人，印刷工人，鐵匠，麵包工人合作社各一。

有位在法國作工的比國成衣工人，也於一八四九年回比，組織一個成衣工人合作社，別的職業，也相繼仿行。德國此時，也深受法國思想的影响。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裏說：「法國的思想，當時在德國很時髦。一切出版物，都充滿了社會問題的討論。德國此時，有許多人，用德國哲學的

語言，介紹法國聖西門，傅禮葉的思想。而戴尼思(H. Denis)在德國史裏也說：『此時德國的旅行家，工人們，將革命的刊物，帶到德國，白朗的著作，德國的讀者，數目不下於法國本國。一八四八及一六四九年，有許多法國式的生產合作社，在德國成立。』

是在這個革命時代，生產合作，根深蒂固的深入法國勞動界的心中。雖有政府的壓迫，國際的戰爭，資本勢力的仇視，保守學者的反對，雖經許多困難，屢次挫折，但竟能再接再厲，到了現在，仍在法國，獨立成一社會改造的勢力。真正的革命，不僅是破壞的，亦是建設的。多少事業，平時夢想不到，在革命時可以做出。便是後來反革命來到，硬要將一切破滅，但是許多『已成的事實』，終成革命的戰利品，永遠不會消失的了。所以合作運動，雖是和平的，改良的，緩進的，但是真正的合作運動者，也決不反對革命。

第四章 生產合作的目的及問題

生產是合作的目的。現社會的經濟，有兩個大問題，一是貧乏，一是不均。合作主義，用「生產」去解決貧乏問題，用「消滅工錢制度」去解決不均問題。

這兩個問題，是有聯帶問題的。貧乏產生不均，不均也產生貧乏。奴隸制度，除很少例外，總算已經消滅了。但是掠奪仍然存在。因為資本在資本家手中，田地和田主手，大多數人，太貧乏了，爲了生存，不得不去求救於那些有田地，有資本的人。這些人才能提出條件：如耕我的田，則一定分一半給我。如要進資本家的工廠裏工作，則所得結果，也大部非歸廠主所有不可。是因爲貧乏，才甘心去受掠奪，受欺弄。也是因爲有無數貧乏的人，那般的有錢的人，才能強迫他人，爲自己工作，才可以不勞而獲，才可以坐發大財。產生不均的是貧乏，工錢制度的基礎，是多數工人的貧困。

不均的結果，也足以增加貧乏，至少也足以妨害生產。凡是大地主最多的國家或地方，農業生產總是比較低落。而耕者有田的地方，農民必努力耕耘，生產遂多。英國的大地主們，常將有用的田地，變成林園，以供狩獵，使多數農民，無以爲生，不均產生貧乏，這是最明顯的例了。在工業方面，生產動機，完全在謀利，有時限制產量，有時生產非必要的物品，有時不用最合理的方法生產，甚至於將

已經生產的物品，故意加以毀壞或消滅。生產本是爲了消費，爲了滿足人們的需要，爲了減少或消滅貧乏，但在現在，卻只是爲了謀利。資本主義的生產，不能儘量「富足」，即能達到「富足」，也爲少數人佔去，大多數人，仍得不到所需要的物品，所謂生產過剩，不過是「平民購買力不足」而已。爲什麼不爲了消費而生產呢？勞動者爲什麼不自己組織生產，何必依靠資本家呢？既然廢除了奴隸制度，爲什麼定要實行工錢制度呢？這些問題，都是十九世紀上半期，這些社會主義者時常發問的問題。到了一八四八年，得到一個解決。

生產的要素，土地以外，最重要的有二：一是勞動，一是資本。只有資本，是無法生產的，只有勞動，也不能有多且精的生產。現社會的最大缺點，在勞資分離，如果能夠聯合起來，問題就解決了。對於勞動者，勞動是現成的。資本呢？只要聯合起來，就有辦法。季特教授說，生產合起是法國半世紀的唯一救星。的確，「勞資合作」是經濟組織的最高理想。但不是現在的勞資分離，應該是勞資合一，資本——即生產工具——放在勞動者的手中。勞動者的團體，管理一切生產事業。這是生產合作的理想。

要達到這個理想，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勞動者根本就是經濟的弱者，受資本的壓制，已有千百年的歷史，要想得到那經濟的自由，不知要經過多少的艱難失敗呢。

各種合作之中，又以生產合作的困難較多。茲將生產合作社的問題，略述如下：

(一)資本問題 怎樣得到資本，這是合作社的根本問題。最普通，最簡單的方法，自然是社員集股。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大都如此，生產合作社當然也只有用這個方法。但這是多麼的困難呵！大家知道，羅去戴爾先驅社，是由數十位工人，每星期節衣縮食省下兩三枚便士，積了一年，才够買四樣貨物，一輛小車，已經裝完。而生產合作社，需要工廠，原料，機器，工人生活費等，比消費合作社，複雜得多。每個生產合作社的資本，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數十萬，貧苦的工人，那裏能有呢？這些工人們，時常用異常刻苦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鋼琴的製造，是需要較多的資本，較大的規模，工人要成立這種生產合作社，是極不易的。可是竟以絕大的毅力，長期的刻苦，居然成功。當時有幾位製造鋼琴工人，想成立一個合作社，苦無資本，適有一位麵包商人，定一件貨，言明每天供給他們麵包。至製造完畢為止。這些工人，天天只吃點麵包，別的收入，完全沒有，備嘗艱苦，可是用了這個方法，竟達

到目的。

第二個辦法，是由政府資助。一八四八年，合作運動開始的時候，政府就提出三百萬，借給各合作社。後來陸續補助，也有一百餘萬。後來到了一九一七年，也撥過二百萬。

第三個辦法，是私人捐助。一八七九年，一位傅禮葉主義者，航白爾 (Painpal) 在美國經營糖果業發了財，捐給巴黎市政府一百五十萬佛郎，轉借各生產合作社，每年利息僅三釐。

一八九四年，又有一位傅禮葉主義者，也在美國經商發財，用「無名氏」的名義，捐給合作銀行五十萬。直到一九〇〇年，此人死後，才知其姓名，莫阿紐 (Faustina Moigneu)。

不過第二個辦法，依賴政府，並無什麼好結果，政府賜給這種恩典，會有許多人，專為享受這種利益，而組織合作社的。合作是平民的自動的自立的組織，並非慈善事業，依賴外力，正足以漸少自動力，況且政府所撥付的款為數有限，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第三種，依靠慈善家，這也只是例外。這種慷慨的人，各國雖然都有，但是總居少數。只有第一個辦法，合於合作原理，是正當辦法。在起初的時候，雖然困難，但在現在，有了一個生產合作銀行，每年供給各社的款，在千萬以上，一切困難，都

可以解除了。

(二)主顧問題 普通的工廠商店對於銷路，異常注意。銷路廣，雖定價廉，也能發大財。現代經濟的大趨勢，是向着這方面走的。福特汽車，價格比別的汽車廉，銷路最多，使福特成爲那樣大的富豪。報紙也是一個明顯的例。每份報價，不_够紙費。（法國在歐戰前，普通報紙每份售銅元一枚）所謂 *Journal D'un Sou* 但每月銷路常以百萬計，報館也就可以大賺錢了。所以普通的公司，都費許多錢，大登廣告，聘請推銷員，以種種正常的及不正當的方法，招徠顧客。

可是一個生產合作社，不能如此。通常很少用普通商店的廣告方法，只有等候顧主們自己上門，可是合作社「牌子不老」，又不「鬧氣」，很不受人歡迎。譬如「縫衣女」的貧苦悲慘，得了詩人的歌詠，已是世界有名的了，而闊太太們，一衣價值，動以萬計，爲什麼這些縫衣女，不聯合起來，組織合作社呢？可是這類組織，竟無不失敗。寧可實行那可恨的「搾汗制度」(Sweating System) 包工辦法，層層剝削，使工人所得報酬，不足以生活。原因全在這般洋太太，小姐們，不願問合作社裏購物，情願多出幾倍錢，在大公司，時髦商店裏買闊牌子的衣服。

消費合作社，自然是生產合作社的最好的主顧。英國就是如此。生產合作社所生產的鞋，布，家具，麵包，點心之類，都可以在消費社裏銷售。法國不然，消費合作，比較幼稚，大多數的合作社，只銷售食物，雜貨，而生產合作社，大都經營印刷，建築等等，都不是普通消費合作社所需要的。

官廳是生產合作社最大的顧主，至少法國是這樣。如軍用牀生產合作社，有二十五處之多，是專供給軍隊的。巴黎馬路的修築及陰溝的清理，也是由合作社包辦的。許多公共建築，也由合作社經營。不過這是屬於「勞動合作社」的範圍，已非真正的生產合作社了。

(三)管理問題 一個生產合作社，主持的人，是極重要的。他如有才幹，社務才會發達，否則雖有資本，也要失敗。法國的生產合作社，充滿了這種先例。合作社，大都是工人組織的，這些工人，當然沒有受完善教育的機會，經營工商業的經驗，更加不容易有。這個困難，是極嚴重的，尤其是在合作運動幼稚的時候。

英國尼爾，在合作聯合會任職多年，不支薪俸，批發合作社的理事們，負極大的責任，支極小的薪資，這種犧牲精神，是英國合作發達的原因之一。法國的生產合作社，也有不少這種例。主持合作

社的人，如在別的資本主義的公司裏供職，月薪可以多幾倍，但是他們不願離開合作社，去賺更多的錢。不過這種人，總居少數。所以管理人才，合作社總是常感缺乏。只有到了已經發達以後，情形才會進步。

合作運動是「社會教育」的一種。現社會的經濟組織，如此的廣大，如此的複雜，決非未受特殊訓練的工人所能主持的。俄國革命以後，資本家，大商人逃走了，工業在工人掌握中，但竟無法維持。只有在合作社裏做過事的工人，對於經濟的管理，才有經驗。各國合作社所努力從事的「合作教育」，設立學校，保送學員，養成合作社人才，合作運動發達，這是最重要的要素。

第五章 生產合作社的現狀

據一九三一年法國生產合作社年鑑，加入生產合作社評議會的，共有三百十九社。此外沒有加入的，究竟有多少，無從知悉。

便是這些加入評議會的合作社，統計也極不完全。一九二九年，只有二百六十六社，供給統計，和牠們的資本額，共計為二千七百六十四萬佛郎。全年生產總計為二萬零四百五十五萬佛郎。

在這三百十九個加入評議會的生產合作社中，以印刷合作社，家具合作社，公用建築合作社，粉壁工人合作社等為數最多，茲略加敘述。

印刷工人，普通比別種工人，知識較高，容易組織。他們組織的生產合作社，共計三十七社。資本以聖伯里歐 (Saint-Brieux) 的現代印刷所為最大，計五十萬佛郎。營業以巴黎的新解放社為最多，每年近一百八十餘萬。但是大多數的社規模較小。資本最少的，僅五千佛郎。通常大半祇有資本三五萬佛郎，營業一二十萬。

此外與印刷合作社，關係最密接的，還有裝訂合作社，製版合作社等。

家具合作社，也有三十九社。資本少則一萬餘佛郎，多則二十餘萬佛郎。營業少則十餘萬，多則一百餘萬。製造物品，多係木器，車牀，等物。

成衣工人，可以最少的資本，從事極大的營業，本是最適於組織生產合作社的。如羅阿甫爾

(Le Haye) 成衣合作社，資本僅三千七百五十佛郎。巴黎勞動成衣合作社，資本九千佛郎，每年營業，有四十七萬之多。不過也有規模較大的合作社，用機器製成大批衣服，不收定貨。如巴黎聯合與勞動(Union et Travail)合作社，資本為二十七萬佛郎，每年營業達五百七十餘萬佛郎。

鐵匠、白鐵匠、修理鐵器的工人，也很容易的可以組織合作社，資本最少的一個社僅有一千佛郎，但營業每年達四十萬。屬於此類合作社，有一有名的精確工具製造合作社(Ouvriers en Instruments de Précision)於一八九八年成立，現有資本二百三十八萬佛郎，每年營業額達三千萬佛郎。

至於運輸合作社、公用建築合作社、粉壁合作社等，為數雖多，且均加入生產合作評議會，但事實上都是「勞動合作社」，將於第七章再加討論。

生產合作運動的歷史，與任何別種合作運動不同，是十分悲壯激昂的。有些生產合作社或因奮鬥得特別的堅苦或因規模的特別宏大，聞名世界。在這些著名的生產合作社中，最值得知道的，是吉士合作社及阿爾比合作社。

吉士合作社

吉士 (Guise) 是個人口祇有七千的小城，卻是世界聞名的。原因有二：一因歐戰時，曾在那裏，有過兩次大戰，一九一四年，德軍敗法於此，一八一八年，法國軍也於此大敗德國。一因有個著名的生產合作社，非但是法國人，便是世界各國，都常有人特地跑去參觀。

這個合作社的創辦人是戈旦 (André Godin) 於一八一七年生於安納州 (Aisne) 的憂思格里 (Esgrèmeries)。父親是鎖匠，他幼時就在工廠裏作工，過最貧苦悲慘的童工生活。當時的工作時間，通常是十五小時，天未亮做到深夜，工資又是極微薄。這是法國的資本主義，開始興盛的時代，工資的低，工時的長，生活的不衛生，工業都市的罪惡，是「空前絕後」的。那社會主義的大家，也便在這個時代——十九世紀上半期——產生。最著名的，當然是傅禮葉。

傅氏主張的法朗斯台，前章已經提及，其特點大別如下：

(一) 理想的社會，不該是衆人雜居，擁擠不堪，烏煙瘴氣，不合衛生的大都市，該是一個半工業

的小村落，每個「法朗吉」，只有三百至四百戶，共約一千五六百人。

(二) 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共同居住。現在各自為政，非但困苦，而且浪費。

(三) 農業與工業聯合起來。每個法朗吉必從事於農業。凡是自己需要的食物，大部分自行生產。

(四) 廢除工錢制度。工錢制度，也是奴隸制度之一種。用了這個方法，資本可以支配勞工，束縛勞工。法國社會主義的特點，便是主張工錢制度，傅禮葉是自由社會主義者，酷愛個人的自由，對於這個制度，當然特別憎恨。

(五) 傅氏的主張，最重要而最特別的地方，是「愉快的勞動」。人生既非勞動不可，要過愉快的人生，非使勞動愉快不可。工作時間，應設法減少，每項工作，只作二小時。一定要盡力設法，使勞動變成愉快，那社會的改造，才算成功。

戈氏親自嘗受過多年工人的苦痛，又受了社會思想的激動，隨變成一個純粹的傅禮葉主義者。一八五九年，乃創辦一個生產合作社。他太客氣，不敢名之曰「法朗斯台」，乃定名為「家族村」。

(Familistère)在他所創辦的小社會裏，與這個互相妒嫉，互相爭執，互相殘害的社會，剛剛相反，應該共同勞動，共同生活，好像一個大家庭似的互相親愛，互相幫助。可是名稱雖異，內部的辦法，大致是根據傅禮葉的理想。

吉士合作社，是戈旦於一八五九年創立，距今已七十餘年了。「家族村」的建築，頗為奇特。形狀是口字式，大院上面，罩以玻璃，開會娛樂，即在下而舉行。四周有一大園，花草林木，而積極廣。所有房屋，可容一千二百家，家家相通，每家有房間二至四。有公共洗衣所，託兒所，學校，劇場，演講室等。戈旦名之為「社會宮」(Palais Social)。

戈旦對於傅氏的主張，竭力想在吉士一一實現。購置田園，使工人自耕，設立消費合作社，一切物品，共同消費。又實行「分組輪班」辦法，使工作輕鬆。對於工錢制度，亦等於廢除。

這些房屋，這些工廠，這些田園，這些財產，現在都為工人所有，資本已在勞動掌握中了。戈旦當初實行工人分紅，但紅利不以現錢付給工人，而用「工人強迫合資」辦法，將工人應得紅利，變成

股本。累年積月，工人的股，越過越多，終至工廠全部歸工人所有。

不過祇用這個方法，不知要過若干年，才能達到目的。一八八八年戈且臨終，將還未歸給工人的資本，幾乎全部遺贈工人。從那時起，吉士合作社，遂變成純粹的工人合作社。

吉士爲歐洲最大火爐工廠之一，七十餘年來，發展情形，爲一般社會試驗所難及。尤以歐戰之中，在德法兩軍分界處，慘受戰禍，房屋毀去大半，廠中器物，又多半爲德人掠去。受此損失，竟能恢復。工人生活，雖未達理想境地，但至少地位穩固，生活安定，疾病衰老，完全無憂，生活獨立，不受掠奪，社會組織，無主無奴，傅禮葉、戈且的理想，可能範圍內，總算完全實現了。

阿爾比工人玻璃製造合作社（*La Verrierie Ouvrière d'Albi*）性質、歷史及組織，與吉士大不相同。一是一位廠主發起的，一是工人們自己發起的。一是由資本主義的工廠，逐漸變成廢除工錢制的合作社，一是開始時就明顯的帶了社會主義的色彩，甚至於有如季德所說，帶了無政府主義的色彩。

這個合作社的起源，是在一八九五年。法國打恩州（Département du Tarn）的加爾莫（Garnaux）有了規模極大的玻璃工廠，工人罷工。廠主富有勢，工人要求，完全不理。該地議員便是後來有名的岳海思。罷工期內，岳氏曾在議會中，作五小時的長時間的演說，演說畢，內閣竟被迫解職。後來做大總統的米樓抗（Milliard）做國務總理的費費安尼（Viviani）都站在岳海思一邊。可是財能通神，廠主告岳海思，岳氏敗訴。這些被開除的工人及不願回去做工的工人，於是決定自設一個勞工玻璃廠。

不過資本問題，怎樣解決呢？玻璃工廠，是大工業之一，這些罷工工人，絕對無法集得。恰好有一位老太太，平時是異常吝嗇，節衣縮食，餘有十萬佛郎，此時竟慨然捐出，有這一筆捐款，雖然相差還遠，已經略有基礎了。第二個辦法，是印了五百萬張彩票，每張值錢二十生丁，共計一百萬佛郎。不過實際售出，僅得二十萬佛郎。其次巴黎消費合作社，也認股若干，有些工人，紛紛捐助，幾處市政府，捐點補助費，共計收得四十萬佛郎。

這個數目，依然不夠。不過罷工工人，雖是比較高貴的玻璃工人，竟自己動手，搬木運石，建築自

己的合作社。辛苦十個月，於是告成。

第一年的困苦，達於極點。四十萬佛郎早已用在購置機器，種種設備上面，工人工資，一再減少，竟至使工人生活，無法維持。一八九六年年底結帳，如無十萬佛郎，立刻就要倒閉。

合作社主持人之一阿莫蘭 (Hamelin) 於是到巴黎去，到處借錢，竟不得分文，便是各消費合作社，也不敢暫借。阿氏無法，乃請各社召集社員大會。開會時，阿氏將阿爾比工人貧苦情形，說得淋漓盡致，聽衆大爲感動，便是準備着投反對票的人，尤其是婦女們，此時也熱心異常，主張借錢，維持阿爾比平等 (L'Égalitaire) 及幸福的將來 (Avenir de plaisance) 兩消費合作社。通過暫借十萬佛郎，這次難關，因此安然渡過。

消費合作社非但於必要時借錢維持生產合作社，而且又是最大的主顧。法國人好飲酒，每年需要酒瓶，達七八十萬萬枚，消費合作社每年用酒瓶，也以百萬計，多向阿爾比生產合作社定購。而且，在起初幾年，甚至情願多出些錢，購比市面上定價較高的貨，不能說不幫忙了。

這個生產合作社，表面上雖與別的工廠一樣，是一種大工業組織，但是事實上，頗有不同，茲舉

三點如下：

(一) 在盈餘中，提出百分之四十，做爲工人救濟金及退休金。這是工人們所得的實利。

(二) 合作社的管理，工人有權參加。九位理事，消費合作社及工會所舉代表外，工人理事佔三席。

(三) 這個合作社，資本雖僅五十萬，但每年營業達一千萬佛郎，出品瓶數，達二千萬枚。除阿爾比外，尚有三處玻璃生產合作社，以在洛阿州 (Loire) 里甫德吉耶 (Rive de Gier) 爲較大，資本近百萬佛郎，每年營業額爲三百六十萬。

法國生產合作，以現在情形看來，確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社會運動。初期的困難，現在已減少到最低度了。原因在他們也與消費合作社一樣，組織第二級的合作社，即生產合作社評議會。

第六章 生產合作評議會

經濟的弱者們——生產的工人，消費的平民——爲了自己的力量太小，受人掠奪，才組織合作，團結奮鬥。不過一個小小的生產合作社，也與一個孤立的消費合作社一樣，仍是勢力太少，不易維持。也該與別的合作社聯合起來，成立所謂第二級的合作社。一八四八年生產合作社，本已有過聯合會的組織，已於第三章略加敘述。後來因爲政府的壓迫摧殘，無法存在。此後雖有多次發起，但也都無多大成績。

在一八七一年大慘殺之後，生產合作社，更各自爲政，不露頭角，直到一八八三年，要公推代表二人，到英國去參加合作大會，才有一次聚會，代表回法，再召集各合作社，報告一切。各社既有了兩次聚會的機會，於是有人提議，組織一個永久的聯合會。

生產合作社評議會（*La Chambre Consultative des Associations Coopératives de production*）乃於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這是一個生產合作社的聯合機關，宗旨在以「合作的勞動」，替代那「工錢的勞動」。章程第二條裏寫明：本會以改造現社會爲理想，其現在立刻的目的，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第三條寫明：本會務使生產及交換工具，放在生產的工人掌握

中。

一八八五年，法國的生產合作社，在勞動展覽會（*Exposition du Travail*）會址旁，設立一個聯合機關。本名生產合作社聯合會（*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Coopératives de Production*），因內務部長瓦戴克盧素（*Waldeck-Rousseau*）的勸告，乃改今名。

在成立時，加入的社數，僅有二十九。不過有了一個聯合機關，政府乃漸加注意，巴黎市及內務部，均將一些工程，委託生產合作社舉辦。一八八九年萬國展覽會會場，亦由生產合作社建築，會裏陳列許多各社的出品，大受觀衆歡迎。

一八九三年，生產合作運動，才有一個獨立的機關報，勞動合作（*Association Ouvrière*）。主編人是大服（*Abel Davand*）這是法國生產合作社的老將，在五十年前，曾加入革命軍，親歷巷戰。一八六五年左右，與侯可侶（*Reclur*）等，宣傳合作，此時已經衰老了，仍出來主編這個雜誌，到一八九八年死時才止。

同年又成立一個合作銀行。此後逐年進步，在一九〇四年，法國的三百餘生產合作社，加入評

議會的，有一百七十三社。一九〇七年，增至二百，在歐戰前，生產合作社數，增至五百，社員二萬人，營業七千萬。

歐戰以後，更加發展，陸續成立調解部，會計部，幫助各社，解決糾紛，整理帳目，又設立保險機關，補助基金，合作孤兒教養基金，合作養老院等，茲將這些附屬機關，分別略述如下：

法國生產合作社合作銀行

法國生產合作社合作銀行 (Banque Coopérative des Associations Ouvrières de Production de France) 成立於一八九三年，起初資本，僅一萬佛郎，現已增至一百六十餘萬。公積金有六百六十萬，四倍於資本，這一點是這個銀行的特點。每年盈餘，百分之七十分配為特別公積金。資本雖不甚多，但有了這個辦法，可以逐年增加勢力。現在的存款達二千五百萬，一九三一年營業額，為十三萬萬。有了一個如此發達的銀行，法國的生產合作社，每年可以借得數千萬佛郎，生產合作的重大困難——缺乏資本——可以解決了。法國政府勞工部，也借款給各生產合作社，由這個銀行經手。自一九〇二年開始時，至今已共借了二千多萬佛郎。

只有生產合作社，可做這個銀行的股東。不分紅利，只付官利，分兩種。一種年利六釐。一種年利三釐。贏餘的分配如下：

百分之七十

公積金

百分之二十

救助及獎勵金

內中合作孤兒院及互助基金，各得百分之二

百分之十

銀行職員酬金

所以這個銀行，雖是營業發達，卻絲毫不帶賺錢性質。

生產合作社補助基金

一九二四年，評議會設立一個生產合作社補助基金 (Caisse de Compensation des Associations Ouvrières de Production)，以補助生有子女的工人，減輕他們的負擔。

基金來源 基金由集股得來，每股五十佛郎。凡加入的生產合作社，視每年所付工人薪金多

寡認股若干：

在二萬佛郎以下者認三股

一百五十佛郎

在五萬佛郎以下者認五股

二百五十佛郎

在十萬佛郎以下者認六股

三百佛郎

在十五萬佛郎以下者認十股

五百佛郎

在二十萬佛郎以下者認二十股

一千佛郎

在三十萬佛郎以上者認五十股

二千五百佛郎

而且規定，如果必要，各社應繳常年費，但不得超過各社每年所付薪金總額百分之三。
補助金的分配 凡是合作社社員，每生子女，或私生子，或領養子，均可享受權利。補助金分三

種：

(一) 生產補助金

生第一孩

支取二百五十佛郎

以後每生一孩。

支取一百五十佛郎

(二) 哺乳補助金

每月三十佛郎

(三) 常期補助金——至十五歲爲止

一孩

每月二十五佛郎

兩孩

每月六十佛郎

三孩

每月一百十佛郎

四孩

每月一百九十佛郎

五孩

每月二百七十佛郎

六孩

每月三百五十佛郎

七孩

每月四百三十佛郎

八孩

每月五百佛郎以下類推。

成立以後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三年之間，收入近二百萬，支付補助金，達一百四十餘萬。

合作孤兒教養基金

合作社評議會於一八九九年，設立生產合作社孤兒教養基金 (Orphelinat de la Coopération de Production) 用互助方法，使合作社員，如果不幸死亡，子女有生活長成的可能。

基金來源

- (一) 加入的合作社常年捐。有社員一人，捐三佛郎。
- (二) 各社在贏餘中，每年捐助百分二。
- (三) 各社所送孤兒，其教養費用十分之一，由各社捐助。
- (四) 私人或團體，一次捐助五百佛郎或分期捐助一千佛郎者得為發起會員。
- (五) 一次捐助一百佛郎，或常年捐助十佛郎者，為名譽會員。
- (六) 合作會員，每年捐助三佛郎。

事業 不像其他慈善機關的孤兒院，將兒童關在一處，受管理人的虐待，而將孤兒，交給死者

的至親好友，或同志們，給以教養費用，至十五或十七歲為止。長成後，由合作機關介紹職業。在學校內，功課優良，另有獎勵。特設醫生，輪流檢查兒童身體，體弱者，送入特設的療養院。無論男女，在結婚時，得支一千佛郎，以便成立家庭。

自一八九九年起，至一九二七年，已用去四十六萬餘佛郎。這個機關，絲毫無慈善性質，這是一個互助保險的制度，在現社會未根本改造以前，是絕對必要的。

凡此一切社會事業，都是生產合作社有了聯合機關，才能辦到。這個機關，成立不過四十餘年，已有如此的成績，至於前途如何，也是一件值得討論的問題。

有若干悲觀的人認生產合作，是沒有將來的。他們說：只要看法國的生產合作運動史，充滿了那許多的失敗，就知道生產合作，不會有怎樣很大的發展了。

可是法國生產合作的屢次失敗，根本的原因，是外力的壓迫。一八四八年的生產合作，所以消滅，完全是拿破崙第三政府摧殘的結果。英國合作史的著者賽萊森（Joseph Cernesson）比較英法兩國的合作運動，曾說：『一定要有若干政治的自由，合作運動，才有發展的機會。這是一個自

由的組織，在自由的空氣中，才能生長發達。英國合作，早於他國的原因，就在早有政治的自由，政府及官廳，不得任意摧殘。」

不過生產合作的現在情形，已是一個強大的經濟勢力了。近二三十年，進步之速，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許多經濟學家卻說大工業會將小工業完全併吞，如果事實如此，則生產合作社，將無立足的餘地。不過也有許多經濟學家，以為大工業的領地，不盡與小工業同，大工業的發達，不一定使小工業消滅。事實上，另有許多經濟趨勢，證明小工業非但不退步，而且也在發展途中。至少在法國是如此。季德教授在社會經濟學裏，證明小工業小商業的數目，在全國工商業中，仍佔十分之九之多。大工業既然增加，小工業也一點沒有減少。這並不是一個矛盾，原因有二，一因大工業的發展，是有止境的，超過某種限度，反而不經濟。「托拉斯」並不是一個組織，而是許多組織的聯合。二因大工業一面發達，一面又有許多新的工業不斷的出現，這卻是小工業的範圍。季氏很滑稽的說，那些看了有些工業，逐漸擴大，斷定不久只有大的工業，小工業均將消滅的人，正與那個小孩一樣，看了許多人卻變老了，於是斷定，不要許多年，世界上只有老人，同樣的不合理。所以季氏結說：「我們現

在可以斷言，那有名的工業集中律，以爲小工業不久完全會消滅，事實上證明是不確的。雷西紐 (Ernest Lesigne) 也說，法國此時，大工業不過一萬，小工業近十萬，而小農戶數則在二百萬以上。這都是生產合作的活動範圍。

不過生產合作，不一定限於小工業，有些大工業，也有實行生產合作的。如精確工具（藝器）合作社，每年出品，價值近一千萬。一百萬的生產，衣服合作社，每年營業達一千一百餘萬。眼鏡合作社的工人，近二千人。而吉士合作社，乃歐洲著名大工廠之一。

在英國，生產合作社的資本，是消費合作社供給的。出品又由消費合作社銷售，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合作的最大困難，可以解決了。在法國，這兩種合作運動，每各自爲政，不生關係，但有時也有互助的事實。如阿爾比玻璃合作社成立時，消費合作社，認股很多，助其成立，後來在危急時，巴黎的平等消費合作社 (L'Égalitaire) 及快樂將來合作社 (L'Avenir de Plaisance) 曾借給十萬佛郎。這個玻璃合作社，大宗出品是酒瓶，都由消費合作社購去，而且在起初時，甚至於情願付較市價較高的價格。不過這些事還是例外，法國消費合作運動，比較英國，還算幼稚，所售物品，多係食物，

生產合作社所出的工業製造品，很少銷售，但是將來，法國的消費合作，如果發達到英國那樣，對於生產合作，一定會有更多的幫助。

一切合作社，都以「生產」為目的，在農業方面，信用合作社，供給農民以資本，以增進生產，消費合作，營業廣大，資本增多，可以從事於大規模的生產，英國批發合作社，從事汽車、機器的製造，經營礦業，自置輪船，不過仍有許多事業，讓生產合作社經營。

另有一種生產合作社，勞動合作社，現在已極發達。勞動合作社，本是生產合作社的一種，但資本可以較少，甚至於可以不需要。所以法國的尼姆派，雖是消費合作運動的中堅，但對於生產合作社，也竭力擁護，認為與消費合作社，可以並立，對於牠的將來，極抱樂觀。

第七章 勞動合作

法國社會思想的特點，是偏重在「工錢制度」的廢除。法國的社會運動，處處表現這個精神。

在合作運動中，因為生產合作，可以立刻使工人不再受工錢制度的束縛，所以在法國有這樣悠久而光榮的歷史。消費合作，暫時承認工錢制度，不大得法國工人的贊許，這也許是原因之一吧。

法國法律承認勞動者有集會結社權，已有五十年了。這五十年來，關於工資的增加，工時的減少，待遇的改善，當然有顯著的進步。但是工人的地位，與五十年前，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改變。理論紛歧了，複雜了，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五十年來，都有極大的發展。但是這個老問題「勞動組織」，並未得到一個適當的解決。「革命」並非萬應藥。尤其是用的方法，還是千百年來政治勢力的老辦法——強權。

不過勞動者也是人，是人，就有惡性，可是也一定有些善性的。他們也有組織的能力，有責任心，有自尊心，不用鞭笞或工錢，他們也會從事生產，組織勞動。

合作的方法，也可以用在勞動組織上。用合作方法去從事勞動，便是在動物界裏，也是常有的事。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裏，有這樣一段話：

『把各種鳥類的共獵的結合，在本書中一一舉出，實為不可能的事，但是鵜鶘（Peli-

can) 共獵的結合，確有記載的價值，因為這樣愚蠢的鳥，都能表現有可驚的秩序及智慧。他們常結隊捕魚，選定一個適當的灣港後，就而海岸列成一個廣大的半圓圈形，而向海岸划，於是半圓圈形收小，而被包圍在此半圓圈形內的魚，都被他們捉住了。在有窄狹的河流或運河的地方，他們分做兩隊，各隊畫一個半圓圈形，而划合起來，就像兩隊人扯了兩個長網，而在兩隊合攏起來的時候捕捉一切網入此二網中的魚一樣。到了夜間，他們就飛回住所去休息，每羣的住所，是有一定，決沒有人看見他們爭海灣或住所。在南美地方，他們所組成的大羣，社員數目竟達四萬乃至五萬。當一隊充看守，則別一隊就去睡，又別一隊就去捉魚。

「結合和互助，是哺乳類求生存的規則。甚至在食肉類間，我們也可以找到社會的習慣。我們只能說貓族 (Cat Tribe 如獅、虎、豹等) 確不喜社會生活，而好孤獨生活，故連聚作小羣，也是罕見。但是拿獅來說，各獅在一塊行獵，亦是一件極普通的事情。麝貓 (Civets Viverridae) 和伶鼬 (Weasel Mustelidae) 兩族，也以營孤獨生活為特質。但在前世紀中，普通伶鼬，是較現在為合羣，則係事實。那個時候，他們在蘇格蘭及瑞士的林間區 (Unterwalden Canton)。

成爲大羣。至於犬的大族，顯很合羣，犬的行獵結合的目的，是可視爲多種犬的重要性質。狼（Wolf）在事實上，乃因行獵而集合，此是我們所深曉的。祖諦（Tschudi）描寫他們頗爲巧妙。他們排列一個半圓圈，以圍攻在山坡吃草的牛，繼乃猛然大聲呼叫將牛嚇得滾入深峽（Abyss）中。奧杜蓬在前世紀三十年間的時候，便也看見獵布刺多狼（Labrador Wolf）集合行獵，有一羣的狼，隨着一個人到他的小木屋中去咬死幾頭犬。在嚴冬的時候，狼羣出顯更多，而爲移住人民之大害，好像法國在四十五年前一樣。在俄國草原間，狼非成羣決不襲馬。（錄周佛海先生譯互助論第一冊三十六頁及五十三頁）

至於人類，在原始時代，早就知道用合作方法去勞動了。古代有許多工程，至今還依然存在。西方的教堂，中國的橋樑等，都可以舉以爲例。

正式的勞動合作社（Coopérative de Main d'Ouvre）起於書業。印刷工人，在一切工人中，最有知識，因此最有組織能力。在別種工人，毫無覺悟的時候，法國的排字工人，已有他們的合作社了，碼頭工人，也很早就有了一種合作的組織。

不過勞動合作的發祥地，却在意大利。前面曾經說過，消費合作是英國貨，信用合作是德國貨，生產合作是法國貨，如果這些話是對的，那麼我們可以說，勞動合作是意大利的了。

在意大利，勞動（Lavoro）合作社，又名 Erscianditi 合作社，是依手臂為生的人意。意大利最早正式的勞動合作社，成立於一八八三年。在法國合作史上，這個年代，也是極重要的。

勞動合作社的組織，與生產合作社相似。最大的區別，一是非有較多的資本不可，一則僅需要很少的資本。生產合作社的目的，在消滅資本主義，勞動合作社不過消滅企業家，工頭。

在成立的時候，有時簡直毫無資本。合作社在支付社員生活費外，如有盈利，則作為公積金，即是本社資金，逐年增加，使事業年年擴大。

社數越過越多，於是成立第二級的合作社，即勞動合作聯合會，基礎就穩固了。聯合會延聘工程師，技師等人材，指導一切。工程過大，各合作社不能經營時，則由聯合會直接辦理。

在意大利，這種合作社，異常發達，在一九二〇年，有六七千之多。法國因與意大利鄰近，也受了這種運動的影響。國家印刷所（Imprimerie Nationale）的工人，所組織的勞動合作社，便是最

著名者之一。

勞動合作社的最大利益，便是消滅工程上的中間人。在上海很多「工頭」，變成富豪，都是從工人身上掠奪去的。

這些「工頭」，有時一點事也不做，只是接洽幾次，支付工錢，就可以坐收大利。所以在法國，也有許多機關，如各市政府之類，也有些私人工業家等，乃直接與工人談判，請他們直接辦理一切，不要工頭。問題在他們能有一個團體，舉出一兩個人出頭接洽，能負責任。這種團體，就是勞動合作社。不過組織如此簡單的勞動合作社，是不易維持，不易發展的。要能對內有紀律，對外有信用，勞動合作社的組織，應該十分嚴密，如以建築工人合作社為例，應有下列三種組織：

(一) 勞動合作團

(二) 職業勞動合作社

(三) 技術管理合作會

(1) 勞動合作團 (L'Equipe Cooperative de main Jouvre) 是執行工程的基本團體。

視一件工程的大小，臨時組織的。工程大，人數較多，組織的時期也較久，工程小，人數很少，時期也短。同團的工人，舉出一位代表，接洽一切，工資的分配，也由工人全體決定。

這是勞動合作社的原子，變動無常。有了辦理了一次工程就消滅，有時辦理數次同性質的工程才解散，總之是一種暫時的團體。

(一) 職業勞動合作社 (La Coopérative Professionnelle de Main Jovère) 這才是正式的勞動合作社。原則上，同一職業的工人，依一個都市，或一個區域為單位，組織一個永久的團體。這個團體，向官廳備案，既不需要什麼資本，祇收極少的入會費。有一件工程承受，則臨時組一合作團，同時有幾處工程，則組織數個合作團。每團盈餘，應留存若干，作為公積金，以應急需。合作社有筆互助基金，社員失業，疾病，衰老時，可以領取若干補助金。

(二) 技術管理合作聯合會 (La Centrale Coopérative Technique et Administrative)。有些工程，範圍很大，需要幾個事務方面的負責人，技術方面，也要有人指導，上述兩種組織，都不能勝任。工人既多，要有人領導，材料價值，也要人估計，有經驗的企業人材及工程專家，是少不

了的。

於是有勞動合作聯合會的組織。正與消費合作聯合會（通常之曰批發合作社）及生產合作聯合一樣，這也是必要的。

加入聯合會的，以合作社為單位。聯合會分兩部辦事。（一）技術部：研究工程的一切問題，估計工程的價值，監督工程的進行。（二）管理部或行政部：與各方接洽，訂立合同等等。總之，在「商業」的一面，由此部負責。

合作勞動契約促進會

爲了發展勞動合作，法國幾位合作運動的領袖，成立了一個合作勞動契約促進會（Associa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Contrats Coopératifs de Travail）該會理事五人，書記是法國提倡勞動最有力的狄不侯由（H. Dubreuil），理事是全國消費合作聯合會書記波阿松（Ernest Poisson），國際勞工局合作部部長福蓋博士（D. Faquet），國家印刷局工人委員會書記馬賽（Masang），及該局勞動合作社發起人費萊第（Ferritti）。

該社宗旨，在提倡勞動合作，使工人們以合作的組織，共同勞動，不用工頭及其他中間人。該會規定四大原則：

- (一) 組織勞動合作社，勞動者自由加入。
- (二) 共同經營一項工程，其價由合作社代表與資方商定。
- (三) 合作社的工人，自由選舉他們的代表，自由商定勞動的組織。
- (四) 工作報酬的分配，依工人自己所商定的辦理。

該會的目的，是實現法國合作之父傅禮葉的夢想：「愉快的勞動」。

法國勞動合作社，通常加入生產合作的聯合會，所以與生產合作社時常相混。現在勞動合作社，以建築工人組織的為最多，數以百計。無論大小建築物，都承接辦理，尤以各市政府，公共機關及建築，多委託勞動合作社。其他如築路等公務，亦漸由勞動合作社辦理。各輪埠，碼頭工人，車站搬運小工，也陸續組織起來，不要工頭，成立勞動合作社。將來的趨勢，工頭這個階級，一定會完全消滅的。

第八章 信用合作

一八四八年的生產合作運動，是十九世紀上半期的產物。工業革命，業已開始，社會思潮，激動異常，乃與政治革命，同時爆發。三年之間，法國勞動階級，認爲解放可期，工人們的救星，已到人間。可是政治方面，依然舉拿破崙第三爲總統。這位貪得無厭的野心家，乃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解散國會，大權獨攬，革命人物，或因或逃。一切民衆團體，無不橫受摧殘。生產合作，也祇有掩旗息鼓，靜候時機而已。

不過曾經三次革命洗禮的法蘭西人民，決不甘心永受專政鐵蹄的蹂躪。拿破崙第三，也深知此種危險，於是自一八六〇年後，對於人民的政治自由，稍知尊重。爲保持自己地位起見，事勢所迫，不得不然。同時有些經濟學家，社會學者，對於英德兩國的合作運動，時常介紹，大加贊賞。而一八五一年被迫解散的合作社，也死灰復燃，漸露頭角。

一八六二年，倫敦舉行萬國博覽會，法國勞動者代表二百人，前往參加。與英國勞動組合的代表，交換意見，共同發起那著名的萬國勞動會，即所謂第一國際。從此法國的勞動運動，由散漫的變成整個的，由空想的變成實際的，有理想，有目標，有計劃，有組織，在國家裏，遂另有一個國家了。

工人既有國際的組織，合作的運動，也易於發達。這個時候，合作的理論，很受歡迎，巴特比 (Batie) 著有平民信用 (Credit Populaire) 於一八六三年出版，國際社會科學促進會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vancement des Sciences Sociales) 亦於此年舉行大會，各國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以英德兩國為例，全體贊成合作。世界聞名的羅去戴爾先驅合作社歷史，亦適於此時出版。這本書，使著者霍烈武克，立刻出名，非但是在英國，而且在全世界。此時塔郎階 (Alfred Talandier) 適亡命英國，遂譯成法文，在里昂最大的報上發表，工人看了，大受影響。

這些時期，自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是信用合作運動的發揚時期。德國的信用合作運動，此時已甚發達，一八六一年，許爾志式平民銀行數，已有三百六十四，社員近五萬人。而雷發生式信用合作社，也設立漸多。

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勞動信用合作社 (Credit On Travail) 在巴黎成立。組織形式與許爾志式平民銀行大致一樣。目的在資助工人，成立生產合作社。加入社員有一百七十二人，資本四千佛郎。三年以後，社員已增至一千二百餘人，資本增至二十餘萬佛郎。存款數達五十六萬佛郎。這個銀行的成功，實在驚人。各地紛起仿行，不久遍及法國全國。

合作運動，既形發達，不能不有刊物，以宣傳理論，介紹事實。勞動信用的發起人白呂氏 (J. P. Beluze) 乃與侯可侶等，創刊協社雜誌 (L'Association) 一八六六年改名為合作 (Coopération)。

在這個雜誌鼓動之下，許多學者著書作文，討論合作。平民銀行外，信用合作社，也極發達。在一八六六年，巴黎及各州平民銀行，為數有六十。拿破崙第三也創辦一個合作銀行，資本合美金十萬元。財政大臣賽萊昂 (Léon Say) 也辦了一個。政府並特派專員，赴英德等國，考察一切信用組織。派赴各國領事，也負調查此事之責。舉國上下，無不熱心於此。但主張最力，影響最大，要推蒲魯東。而發揮理論，宣傳方法，侯可侶之功，也不可多得。將於下章，詳述他們的生平及事業。

不幸一八六八年，柏呂氏主持的勞動信用銀行，因意料不及的原因，竟忽然倒閉，合作運動，大受打擊。兩年後，普法戰爭，巴黎被圍，革命爆發，康明失敗。『在赤色的一週』內（*La Semaine Rouge*）裏，多少萬志士仁人，革命健者，都遭槍殺。事後被放逐，被囚禁的人，也以萬計。合作運動，是太平時代的產物，在這種時期，當然無法發展了。

普法戰後，德法兩國，惡感極深。此時德國的信用合作社，發達極速，但是法國人因恨德國，對於德國的良好組織，也一樣憎恨。許爾志本與法國人常有來往，但在兩國戰爭時，將平日的和平論調，完全忘記，竟主張攻法，更使兩國合作運動，毫無接觸的機會。

直到一八七六年，才有意大利的合作運動者費甘羅（*Francisco Vigano*）到法國來，四出演講，宣傳信用合作。他的名著，平民銀行（*Banque Populaire*）共兩厚冊，也在巴黎出版。在他演講以後，巴黎遂成立一個團體，準備設立一個平民銀行。過了兩年，一八七八年，萬國博覽會在巴黎舉行，同時舉行貧困預防機關大會（*Congrès des Institutions de Prévoyance*）會中表示出

來的德國信用合作發達，深深的感動了到會的人。有些經濟學家，政治家，工業家，乃決定創辦一個平民銀行，名勞動與儲蓄總庫（Caisse Centrale du Travail et de l'Épargne, Banque Populaire）資本額定五千萬佛郎。不過這個銀行，雖與各平民團體來往，但同時又經營普通銀行的業務。

一八八一年，費甘羅又來法國，宣傳信用合作，發表合作運動與巴黎設立二十處平民銀行計劃（Le Mouvement Coopératif et Projet d'établissement de 20 Banques Populaires à Paris）此時德國，比國，瑞士及意大利等國，信用合作，已很發達，法國當然也受影響。平民銀行成立後，巴黎第十八區第三區，第四區，第五區，平民分行，次第成立，社員各有三四百人，資本五六萬。同時受平民銀行經濟幫助的生產合作社，共有十七。組織「信用」，以增加「生產」，解放「勞動」，蒲魯東的思想，在法國當時，最爲時髦。

同時「基督勞工保護會」（Société Pour la Protection du Travail Chrétien）也想用「社會事業」，「合作組織」，使平民信仰天主教。一八七八年，路德微神父（Père Ludvic）等

在里昂等十個城市裏，設立平民銀行。一八八二年，在巴黎設立兩處信仰天主教的平民銀行。這是一個基督教的活動，目的全在宗教的宣傳。這種「平民銀行」決不是「平民的」。簡直等於一種慈善事業。

法國的信用合作運動，也與消費合作運動一樣，四分五裂，不相連屬，組織方面，也不健全。在亞爾薩斯州，本來比較發達，但此時屬於德國，與法國毫無關係。只有南方，因費甘羅於一八七〇年在奧意大利甚近的甘納（Cannes）設了平民銀行，附近模仿，比較發達。但是比起德意兩國，相差太遠了。於一八八四年，德國平民銀行，有一千八百七十處，意大利也有二百，至於法國不過幾處而已。自一八八四年後，信用合作運動，才有長足的進步。人民結社，已有自由，工人農人，紛紛組織團體。一八九六年，法蘭西銀行，復借款政府，轉借各地農民信用合作社。在歐戰以前，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三年已借出二萬五千萬佛郎。歐戰後的經濟情況，更有助於合作運動。最近調查，農民信用合作社，數近六千，加入社員，有四十三萬人。此外生產合作及消費合作，均各有銀行，詳見各章，茲不贅述。

第九章 蒲魯東與候可侶

法國合作運動的第二期，信用合作運動期，在思想方面，主要的領導者，不能不推蒲魯東。他也與其他社會思想家一樣，在實際方面，並無多大成就。不過人的行動，處處受思想理論的支配。在「天無二日」的思想之下，不得不尊君。我們知道了太陽不過是若干萬萬繁星的一顆，反覺得天子這個東西，那樣自大，未免有點可笑了。而社會運動方面，處處受思想主義的支配，格外顯明。法國思想家，對於一切社會運動，勢力最大，影響最久的，便是蒲魯東。

蒲魯東也與一般社會主義思想家一樣，是一位大批評家，破壞家，對於舊的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大施攻擊，盡量毀棄。不過毀壞之餘，就該建設，批評成功，該有明白確實的精極主張。既著了「貧困」之哲學，就該指示我們一個「富裕」之哲學，使貧者富，病者強。該告訴我們一條道路，怎樣將這個悲慘世界，變成極樂園地，怎樣使現在過牛馬生活的工錢奴隸，早日得救，能夠過人的生活。在

他一切經濟建設的主張中，信用組織及相互主義，該算最重要部分。蒲魯東的互助主義，實是合作主義的擴大。他主張消滅「治人」的政府，代以「治事」的機關。所謂治事的機關，便是生產者所組織的工會及消費者所組織的合作社。

蒲氏思想，在當時的勢力，是獨一無二的。一八四六年，經濟矛盾論出版，一面反對資本主義，一面也反對白朗的「勞動組織」的主張。對於白氏的辦法，應由政府設立「社會工廠」，蒲氏說：「設立國立工廠，給人工作，無工作時，給以最低度的生活費，工廠贏餘，分一部給工人嗎？這是不能的事。政府對於勞動，只有束縛勞動者一件，是能夠辦得到的，其餘完全不可能。政府的本質，本是如此的。」

他一面反對政府辦的合作，可是自己也是主張「互相主義」，「保障主義」，「聯合主義」，「團結主義」，總之，也是主張合作主義的。

一八〇八年，在議會裏，他提議設立一個互相借貸銀行。主張組織「交換」，將物品交易的方法，完全改變，換言之，即是解決金錢問題。人人可以不付利息，向銀行借貸，那資本的專橫，立刻消滅。

資本從此就不能壓迫勞動，統治勞動了。任何人，只要願意勞動，就可以向銀行借得資本，所生產的物品，則用以交換別的物品。只要有個集中機關，就可以使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易。這個方法，給資本以致命傷。既不立刻消滅資本，但其生殖力消滅了，就不能再用以掠奪勞動。

這種計劃，在議會裏提出，當然對牛彈琴，毫無結果。蒲氏乃主張用個人努力，及「互助」去組織無利借貸，他的「互助」，即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合作。

蒲氏主張設立一個平民銀行（Banque du Peuple）銀行附設兩個會，一部辦理生產，一部辦理消費。兩會聯合辦事，關於物品的供求，有詳密的統計。一面聯合生產團體，盡量生產，以應消費者的需要，一面聚積原料，收受製造品，分配給消費者。總而言之，蒲氏所主張的，是建設一個大規模的批發合作社，設有一個大的生產合作社，給供一個大的消費合作社。另有一個大的信用合作社，謀經濟的活動。

蒲氏發表他的主張後，毅然實行。一八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的平民銀行（蒲魯東公司）正式向官廳立案，二月十一日開張。資本定額是一千五百萬佛郎，分成三十萬股，每股五佛郎。以蒲

氏當時的名望，這件事很有可能性，開張以後，兩天內，認股的人，有八百六十二人之多，共認一千四百九十七股，六星期後，已有二千位股東，認股十萬佛郎，除個人外，有許多合作社加入。

這個平民銀行，快要成功的時候，蒲氏爲了言論激烈，被判三年監禁，三千佛郎罰金。不久又加判監禁五年，罰金六千佛郎。蒲氏爲了主辦平民，前後被罰，有六次之多。蒲氏先逃亡比國，後回法入獄。他的身體，失去自由，事業當然不得不中止進行了。

蒲氏對於商業，對於投機，竭力反對。商人所得的贏餘，是盜賊的贓物。他主張職務的交換，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易，廢除利潤，規定「正常的價格」。總之，他的互助主義，與我們現在的合作主義，極其接近。在十九世紀革命思想一書裏，蒲氏有下列一段話：

我們願以「工業組織」，替代現在的政府；

以契約替代法律；

以經濟力，替代政權；

以事業的分工及專業，或從事農業，或從事工業等等，替代現在的階級，貴族及賤民，資本

階級及無產階級；

以共衆力替代官廳力；

以工業團體，替代現在的常備軍；

以利益的共同，替代現在的警察；

以經濟的集中，替代政治的集權。

我們可以看見，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並非混亂，而是組織。法國的工團運動，固以蒲氏學說爲基礎，合作運動，也深受其影響。

茲將蒲氏的信用組織的主張，介紹如後：

蒲魯東在信用組織裏說：「我們把最後的帝王，也趕走了。我們高呼過『打倒專制！民國萬歲！』不過你大概會相信我的這句話，也許你早就懷疑到：無論在法國，無論在歐洲，帝王的數目，不過少了幾個而已；那專制制度，依然存在哩！如果那最實在的，同時又是最抽象的專制

制度——黃金的專制——一日不廢，那專制也就一日不消滅。

「什麼是流通的霸王，商業的暴君，貿易的封建諸侯，特權的根源，財產的實在的代表？這便是錢。」

從前的封建勢力，是土地的。所謂土豪，便是有產階級的最初形式。現在的財產，不一定是土地，房屋，金銀珠寶，一張紙，一句話，可以代表無數人的多年的勞動，可以供給千萬人終生的衣食。現在的封建制度，大半是「金融的」了。

現在的根本問題，在如何使勞動不受資本的壓迫與掠奪。唯一的辦法，便是廢除金錢。金錢在現在，非但是個交換的媒介，估計的標準，而且已是聚集財富，掠奪榨取的工具了。

金錢本是一個媒介物，現已既變成一個掠奪工具，應該取消，代以一種交換券。「以物易物」，本是交換的最良原則。不過現代的經濟，十分複雜，原則上雖然實行以物易物，但是應有一個機關，主持一切，這機關便是交換銀行 (Banque d'Échange)。

交換銀行的組織，大致如下：全國工業家，製造家，企業家，都該加入這個中央銀行。依他們信用

的高低，貨物的多寡，向銀行換得若干「社會券」(Papier Social)。券分二十五佛郎，五十佛郎，一百佛郎，五百佛郎，一千佛郎數種。至於利息，簡直不收，不過略收若干手續費，以維持銀行而已。同時加入銀行的社員，售貨時都該收受交換銀行發行的券。事實上，現在的世界大銀行鈔票，不兌現的很多，廢止金錢，決非空想，交換銀行裏，引了阿多爾(G. Hadal)的一句話，說的實在不錯：『金錢所以必要，不過因為組織欠缺而已』。

這個銀行的業務，十分複雜，內中有一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對於一切事業，無論是農業的，工業的，或科學的，以及合作組織，均加資助。附設生產及消費總會 (Syndicat Général de la Production et de la Consommation) 辦理一切。

更進一步，經濟組織，不能受國界的限制。在國際間，也該有一種世界通行的交換券，其性質及辦法，與前面說的一樣。

在蒲魯東的信用組織的主張裏面，利息問題，也極重要。他說：『利息這個東西，現在已是歷史

的陳跡了。借款付息，貸款得利，大足以束縛吾人的自由，大反乎人間的公道。他又說：『證明無息借貸是可能的，容易的，辦得到的，這便是證明借款利息是有害的，不應該的』。

無息貸款，怎樣能辦得到？蒲氏認爲有兩個辦法：（一）交換銀行，該是無資本的組織。既無資本，就不需要官利紅利，貸款給人，也就可以不要息金了。他說：『世上萬物，都是大自然不要分文的給與吾人的。在經濟組織中，一切生產品，都是「勞動」的結果，資本本身，是不能生產的。一切借貸的來往，都是一種交換，資本的借貸，有價物品的押款，不能而且不該有利息。平民銀行的基礎，是借貸交換，都不付息。目的本在價值的交換，至於方法，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彼此商議，互助同意。所以平民銀行，是可以而且應該不要資本的』。銀行發行券，都是用以交換實有的貨物，只要持券人不索現金，當然在市而上流通的盡是票券了。這種辦法在現在已有許多國家實行一部分，蒲氏的主張，並非空想了。

（二）第二個辦法，是實行相互主義。他主張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換物品，應該不受任何限制，不讓第三者從中取利。相互主義，或互助主義，在蒲氏學說中，佔極大地位。基督教的格言，「己所欲，施

諸人」，在經濟組織上，便是以物易物，以自己的勞動，易別人的勞動，用自己的生產品，交換別人的生產品。至於銀行，不過謀流通的方便而已。

蒲氏的主張，是否完善，此處不便多說，不過信用合作的理論，說得最透澈明白確的，在法國，不能不推蒲氏了。

在法國合作運動第二期中，蒲魯東外，功勞最大的，要推侯可侶（Elie et Elisée Reclus）。兄愛理為北京大學教授，Jacques Reclus之祖父，為著名人類學家，著有比較人種學，麵包，原始人的信仰等書。弟愛理為世界著名大地理學家，所著世界地理（Géographie Universelle）為不朽的名著。同時又是大社會學家，著有人與地（L'Homme et la Terre），進化與革命（Evolution et la Révolution），無政府（Anarchie）及告農友書（A Mon Frère le Paysan）等。主張無政府主義，這兩位弟兄，文章道德，思想事業，均為當時世界所器重。茲僅將他們對於合作運動的供獻，略述一二。

一八六三年一月，愛理侯克侶 (Elie Reclus) 與蒲呂次 (Bernie) 等，召集當時積極參加社會運動的人，開會討論經濟問題。結果是組織一個勞動信用銀行。於同年九月成立。這是法國第一個合作銀行，侯氏即是此行理事之一。

此時法國合作運動，漸有起色，頗感到一個合作刊物的必要。一八六四年，乃組織一個合作社，資本定額一萬佛郎，分成百股，事業是發行一個月刊。定名為聯合——法國及外國合作社機關報 (L'Association, Bulletin des Coopératives Françaises et Étrangères)。

愛理弟，愛理賽侯可侶 (Elisée Reclus) 被舉為監事之一，兼任書記。愛理賽因參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逃亡外國，本年才回國。此報經理，即是愛理。

這個刊物一出，大受各方面的歡迎，內容又極豐富，各國消息甚多，法國的合作刊物，這是第一個有力的。

一八三六年，愛理及幾位合作社的經理，聯合發出一個合作宣言，在法國合作運動史上，是個很重要的文件。宣言開頭說無產階級與資本階級利益的對抗。不過，他們「不主張罷工，這是消極

的團結，代表困苦卑賤的過去的。他們主張合作，這才是積極的團結。罷工是個腐舊的武器，對於大家，都有危險，尤其是對於工人。合作則是一個進步的武器，使公衆有福利，因而個人也有福利，使個人有福利，因而公衆亦有福利。最後主張：『平民應該互助。平民的解散，只有靠平民自己。』這個宣言，可以代表當時法國合作運動者全體的公意。

此時合作運動的各派的辯論，至爲激烈。有的信仰蒲魯東主義，有的信仰傅禮葉主義，有的信仰仰加伯(Cabet)白郎等人的學說。愛理乃發表一文，主張『合作主義，與一切主義，可以不生衝突』。他說『一切主義，無非是互助博愛的大原則』。他以為『合作主義者，可以同時信從傅禮葉，蒲魯東，加伯，聖西門，白朗，樓胡，畢辭，甚至於巴斯加，甚至於人權宣言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合作主義，是所有這以前的努力的集合』。

當時國際形勢，異常惡劣，普奧兩國，適於此時開戰，愛理乃發表告德國合作主義者文，主張和平，說：『不要忘記，合作的原則，與世間的政治，完全是相反的。如果合作不能實現和平，實現公道，那麼可以不必憂牠了。如果合作不是這個方法——雖然是慢，但極可靠——可以實現，那說起來就』

起神聖的敬意的大事業、自由、平等、博愛，那我們也一定不努力了。」

侯氏兄弟，非但在文字上，宣傳合作理論，而且積極的參加合作運動。便在聯合出版的那年，一八六四年六月，侯氏兄弟與其他二十五位合作運動者，共同發表一個小冊子，採辦消費合作社（Association Générale L'Approvisionnement et de Consommation）。開頭就說：「消滅貧苦的現狀呀！否則貧苦會將我們消滅，勞動與貧乏，竟會奇異的連在一起，怎樣會有這樣的矛盾現象呢？勞動即生產，生產即富足，富足之與勞動，本是應該像影之與身，果之與因，永遠不能分離的。」

「爲什麼勞動了，不得富足，而得貧困呢？因爲有了商人，從中取利。現在應該將商人的利，放在勞動者手中，這才能够消滅貧乏。」

「勞動與其兒子資本——可是這個兒子，總是不孝，因爲父親是貧賤出身，竟不承認他的父親——間的問題，一切科學院所不能解決的，現在被英國二十八位工人解決了。」他們便模仿了羅去戴爾合作社，成立法國第一個純粹英國式的消費合作社。

侯氏兄弟，除積極參加這個消費合作社外，並於一八六六年，發起公道合作社，是一個人壽保

險合作社。加入的人，有天文學家，大學教授，各部官員，商人，醫生，及工人。

侯氏兄弟的刊物，既漸發達，乃於一八六六年，由月刊改爲週刊。勢力之大，便是皇帝拿破崙第三，也受了影響。有一次議會舉行開幕典禮時，皇帝曾說過：「凡是以改善勞動階級生活爲宗旨的社團，我必盡力免除牠們的障礙。」一八六六年六月十六日，皇帝派人，創辦一個合作銀行。有幾位議員富商加入。皇帝捐了五十萬佛郎。其他要人，亦各捐巨款。可是管理不善，對於合作運動，竟沒有什麼影響。政府對於合作，如此熱心，本是想多得點民心，可是完全失敗。

足以表示政府對於合作的毫無誠意的，是聯合雜誌屢受壓迫。便在一八六六年，這個合作刊物，先後被禁，有四次之多。

出版物管理局，對於這個刊物，壓迫太甚，乃於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召集股東大會，愛理報告，政府對於他們的壓迫，言論完全失去自由，還是自動停刊爲妙。

這個刊物，壽命雖然太短，但是在法國合作運動史上，位置是極重要的。這個刊物，是當時合作運動的中心。所有的著名合作理論家，都在此刊上發表文字，從前是散漫的，分裂的，此後的合作運

動，變成有組織的，有計劃的了。

聯合停刊後，合作半月刊繼起，復於一八六八年，改名爲改革，繼續出版。侯氏著述極多，宣傳合作。

一八六六年七月，在巴黎舉行法國全國合作大會，侯氏參加。在這個大會裏，議決發行合作年鑑。推侯氏爲編輯之一。

一八六七年，萬國博覽會，適在巴黎舉行。愛理乃與其他法國合作運動者，提議於該年八月，在巴黎舉行國際合作大會。英國派大經濟學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及議員白那特（John Bright）爲代表。德國代表，是許爾志（Schulze-Delitzsch）。許氏此時，已是全世界著名的人物，他的勢力，是那樣的大，甚至於威廉皇帝在許氏被舉爲議員時，竟說了這句話，「我們要看，誰會得勢，許爾志先生呢？還是我？」意大利，比利時，俄國等，也都派了代表。侯氏爲大會籌備委員之一，辛苦奔走，將成事實時，竟被法政府禁止。

寫到此處，適接到合作月刊四卷五期內有一段：足以表示侯氏在法國合作運動史上的地位。

「季特教授對於合作發生濃厚的興趣，是在二十歲的時候，他最初知道羅須特爾二十八位先鋒，是在一位法國合作創造者(Elie Reclus)的文章中，此文刊行於一八六七年。」

侯氏至友華南，對於法國合作，也有特殊供獻，茲略加敘述，附入本章。

華南(Louis Varlin)於一八三九年十月五日生於Seine-et-Marne的Claye-Sonilly是一位裝釘書報工人。年十八歲，就參加社會運動，曾發起裝釘工人互助會。

華南的思想，是純粹的蒲魯東主義者。當時蒲氏學說，最受工人們及急進社會主義者的歡迎。加入第一國際的巴黎工人，大多是信仰蒲魯東主義的。而蒲氏學說，直接間接，頗影響於合作運動。當時的蒲魯東主義者，如侯氏兄弟，如華南等，幾乎沒有一個不積極參加合作運動的。

華南曾於一八六四年，與一些工人，共同發起一個合作促進委員會(Comité de Propagation de la Coopération)並發起裝釘工人互相借貸社。

同時華南在拉丁區，發起一個消費合作社。拉丁區是巴黎的學校及書店區域，當時的裝釘工

人，也多住在那裏。社名是「主婦合作社」，華氏被舉爲社長。

此時正是在一個經濟大恐慌裏，巴黎的食物，價格飛漲，一般平民，生活異常難艱。華南乃與別的工人發起一個平民「廚房飯店」，鍋子合作社 (La Marmite)。用合作方法，經營飯店，目的是供給社員以衛生的，果腹的食物。每位社員，每星期應繳銅元一枚 (D'Or) 加入社員共有八千人之多。所以開辦的經費，可以不成問題。一八七〇年後，每星期增至五十生丁。用了這個辦法，先後成立的平民食堂，有十一處之多。

這件事令人想起羅去戴爾合作社資本的來源，也是幾十位工人，每人每星期出兩三枚便士，一年以後，才得到二十八鎊。在社會運動中，錢是很需要的，但是有了錢，並不一定成功。如一八四八年，法國政府，拿出數百萬，資助合作，結果並沒什麼大的影響。而一八六六年拿破崙第三，也捐了許多萬，提倡合作，竟毫無效果。而可憐的工人們，一個銅元，兩個銅元，苦苦的零款，倒可以完成偉大的事業。英國的羅去戴爾合作社。法國的平民飯店，許多強有力的工會，支持數千年之久的思想刊物，都是全靠人力，全靠熱心，才能有這樣的成功。

這些食堂，一面可以使工人們有較好的，經濟的食物，一面又是工人們及社會主義者的聚會處。當時的法國政府，異常專制，對於當時的萬國勞動會，極其恐懼，工人開會，是完全禁止的，只有在吃飯的時候，可以少受警察的干涉。

華南當時，是合作運動最重要的實行家，同時主持一個消費合作社，及這許多平民食堂。於一八七〇年，乃提議成立一個聯合會。此時的鍋子合作食堂，是巴黎社會運動的中心，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都常在那裏開會，所以警察，屢次到這個社裏去搜查。

當時的法國合作運動，已上了軌道，如果能像英國那樣，不受過度的摧殘，則法國合作運動，一定不會這樣的落後——比較英德等國。可是重要的合作運動者，此時多受政府壓迫，華南於一八六六年被捕，入獄三月，一八七〇年又被判監禁一年，逃亡比國，所主持的消費合作社及合作食堂，當然大受影響。

華南一面從事合作運動，一面又參加工團運動，於一八六二年，代表法國工人，參加在倫敦舉行的萬國博覽會。第一、第二兩屆萬國勞動會大會，華南都去參加，並且活動甚力。

這位合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在一八七一年康明革命時，變成一位最勇敢的革命者。他雖是一位蒲魯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但天性是極端溫和，十分仁慈的。在革命中，有一羣反動派，在大街上，正要被羣衆慘殺的時候，華南奮不顧身，冒了自己性命的危險，救了他們。可是他後來便是被這些人所殺。

在康明革命中，華南是最勇敢又是最有眼光的人物。這個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在革命中，竟變成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頭等的組織者。在革命最後的時期，反動軍隊，已經得勢，便是在那危急的時候，華南任革命軍的總指揮，當時大勢已去，但華南毅然作戰，到最後一人爲止。終於三月二十八日被虜，一位牧師，認識是他，一般市民，乃加以辱罵，羣加毆辱，到了槍斃的時候，早已被打得半死了。時年三十一歲。

一位夢想着用合作，互助的方法，建設一個和平的，幸福的社會的人，竟這樣慘酷的殺了。

第十章 消費合作運動

法國第一個消費合作社，成立於一八三五年。雖然比英國羅去戴爾合作社，早八九年，但是半途夭折，未能如先鋒合作社的蒸蒸日上，子孫滿堂。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間的合作運動，純粹是生產合作的運動，消費合作社，為數極其有限。

當時的革命中心，里昂，各派革命者，組織了幾個消費合作社，內中以聯合勞動者（*Travailleurs-Unis*）為最著名。有雜貨店七，肉店，炭舖各二，麵包店，酒棧，點心店，朱可立糖廠各一。主持的人，大都是社會主義者，所有盈餘，均用以經營社會事業，如設立學校，資助老弱等。巴黎也有幾個消費合作社，北方各州，工業發達，工人較多，也有幾處工業城市，有消費合作社。可是一八五一年的反動，使這些消費合作社的命運，與生產合作社一樣，同歸於盡。未被解散的社，完全因為社務不發達，毫無勢力，不受注意的緣故。

在一八六零年至一八六八年間，合作運動，漸有起色，在里昂巴黎等處，於是又紛紛組織消費合作社。據一八六六年的統計，全國合作社數為二百左右，內中消費合作社，佔七十八社。其中以馬龍（*Benoit Malon*）發起的要求合作社（*Revendication*）及華南發起的主婦合作社（*La*

Ménagère) 爲最發達。

在合作運動，漸有復興的可能的時候，普法戰爭爆發了。其後又有康明革命及「血週」(赤星期)的大慘殺。一切有思想，有能力，有人格，有勇氣，有良心，有見解的人，都或死或囚，或亡命異國，法國的合作運動，當然大受打擊，立刻消滅。

不過酷愛自由的法蘭西人，決不能容忍專制過度的政府。一切社會的活動，雖受壓迫，但是合作社的組織，在官廳的壓力較小的地方，仍逐漸露頭。一八七六年，法國勞動界舉行大會，有十一個合作社參加。爲數雖然有限，但是都不過是暫時寂靜，並未完全死滅。

據一八八二年統計，英國共有合作社一千餘，社員六十餘萬，資本一萬六千餘萬，營業四萬六千餘萬，盈餘五千三百餘萬。一八八三年英國批發合作社，每年營業，已有六千多萬，而法國尙極幼稚。當時合作運動，究竟如何，不易分明確的知道，所知道的，是合作運動的中心，仍在里昂，有五十個合作社。在織工區最多，有十五六處。巴黎的合作社，還不到二十處。當時既無聯合會，又很少合作宣傳。舉行合作演講會，是稀有的事，又沒有一個合作刊物。從前表同情於合作運動的報章雜誌，大

都是急進黨，民主黨辦的。到了此時，合作意義漸漸明顯，小商人們表示不滿。法國的這些政黨，是依賴小商人階級的，於是漸漸的不談合作了，如果不大胆反對，便是社會黨的機關報，也不表同情。有些經濟學家，稍有關於合作的著作，但不過認爲是一種慈善事業，對於社會改革，毫無影響。

一八八五年——這是法國合作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代。從南方一個小城市裏，衝出一枝生力軍，使散漫遲滯的法國合作運動，忽然生氣勃勃，猛進不已，這是所謂尼姆派。

尼姆此時，合作運動，比較發達，以平民經濟學會爲中心。一八八五年，該會發起法國全國合作大會，推德波阿甫，法布爾等爲籌備委員。於五月六日，發出一個通啓，大意說：「英國此時，合作社員，有六十餘萬，營業六萬餘萬，有雜誌，有批發合作社，遍設分社，自備輪船，到生產處去採辦貨物，法國也該舉行全國大會，力謀振作」。

英國第一次全國大會，於一八六九年舉行十六年後，一八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國合作大會，才在巴黎舉行。開幕時，參加的合作社有八十五。英國合作大會派代表三人出席，一位是英國合作聯合會總書記倪爾，一位是羅去戴爾，先驅合作社史著者霍烈武克。意比瑞士等國，也派代表參

加。

第一次大會，參加的社，總不會很多。法國此時，據傅日胡思 (Fourgerousse) 統計，合作社數，應有六百。但是加入的只有八十五社。英國第一次合作大會，參加的也只有六十三社，而且真正的消費合作社，不過三十左右而已。

這個大會，通過兩個重要議案。一是設立一個「評議委員會」(Chambre Consultative) 職務是：保藏合作文件，編造合作統計，編著合作歷史，搜集各社章程，調查各社組織及進行，議定合作社成功的必要的條件，製定模範章程，舉行演講會，印散小冊子，以宣傳合作及其真正的原理。代表合作社，向官廳接洽一切，合作社如有疑問，盡情答覆。籌備大會，並在各省設立分委員會。

二是設立一個「經濟委員會」，職務是調查法國及外國商情，將貨物品質及價格，告知各合作社。搜集各國商品貨樣，加以分類及保存。各社需要貨物，總集一起，共同購買。發行關於物價，發明，機器，欺騙術，認貨方法等等表冊刊物。

這兩個委員會，前者等於英國的合作聯合會，後者屬於批發合作社的性質。

委員會成立後，立即從事於合作統計，茲將一八八六年，法國合作運動的統計，略述如下：

社數

六百

每社平均社員數

三百三十

社員總數

二十萬

每社平均資本

一萬六千五百佛郎

資本總額

八千萬

每社平均盈餘

五釐半

盈餘總數

四百五十萬

不過這個統計表裏，有些資本廠主們設立的工人消費所，並非真正的合作社，也算在內。

此時世界消費合作運動，英國居首，社數在一千以上，多於法國一倍，社員六七十萬，多三四倍，營業七萬萬，多四五倍。德國也有消費合作社七百餘，多於法國。意大利有五百，與法國相若。茲分列

如下：

一八八六年各國消費運動比較表

(一) 英國合作社數	一千一百
(二) 德國合作社數	七百
(三) 法國合作社數	六百
(四) 意大利合作社數	五百
(五) 匈亞利合作社數	三百六十
(六) 奧利利合作社數	二百五十
(七) 瑞士合作社數	一百三十

法國此時的消費合作運動，雖不如英德，也總還算發達。這是因爲一八八三年起，發生一次經濟大恐慌，生產過剩，商店破產，工人失業，民生慘苦。有人統計，這次恐慌，損失在二百萬萬以上，經濟學家，多數主張救濟方法，只有減低工資。政府又將關稅提高，進出口業均受影響。

據政府計算，工人工資，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工人不願減工資，到處罷工，但是政府受了經濟

學家的影響，幫助廠主們，工人總是失敗。在巴黎一處，忍餓求乞的工人動以萬計。社會黨工人，舉行民衆大會，無政府黨，在巴黎最繁華的國立歌劇場前（Place de l'Opéra）及其他大街上，舉行大示威運動，與軍警衝突。

這些貧困的工人，或無工作，或減工資，當然顧不得許多經濟學家的反對，自去組織合作社。尤其是當時的麵包價，日高一日，奸商又從中取利，更苦平民。當時有人計算，麵包商人，售物一佛郎，要賺一半。有人竟說，麵包商贏利，估貨價百分之六十。季德教授，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號的經濟學家雜誌（*Journal des Economistes*）也說「麵包本價值二十生丁的，售價三十五生丁，而且重量不足」。

就在這經濟恐慌，物價昂貴的數年間——這次恐慌，到一八八七年才終止——消費合作社，大受平民歡迎。

全國大會舉出的兩個委員會，此時也很活動，兩委員會總書記傅日胡思乘機發行一個週刊，法國合作者——合作社雜誌（*Les Coopérateurs Français, Revue d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Lives) 於一八八六年出版。

一八八六年九月在里昂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大會，歷史的重要，更大於第一次。是在這次大會裏，季德教授被舉為名譽會長，致開會辭，宣佈合作主義的綱領。大胆宣言，合作的目的是消滅工錢制度，解放勞動階級，謀社會的根本改造。從此以後，合作運動，才有了理論的基礎。

所謂尼姆學派於是出現了。要瞭解一八八五年以後的法國合作運動，對於這一派的人物及事業，有知道的必要。

第十一章 尼姆學派

新合作主義 (Neo-Cooperatisme) 在中國怕要算是一個很新的名詞。牠的歷史，雖已近五十年，但為學者所公認，還是歐戰以後的事。牠的最重要的代表，便是以季德教授為中心的尼姆學派 (Ecole de Nimes)。

一、尼姆學派的來源

尼姆學派是以地得名。尼姆是法國南部海濱加爾(Gard)州一個城市，人口約八萬五千人。在法國歷史上，本是一個名城。數百年前，早已是個工業都市，那裏新教徒很多。在歐洲，自十五世紀起，新教徒聚居的地方，工商業無不發達。直到十九世紀上半期，尼姆的出品，還很有名。現在雖已衰落，但仍是法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尼姆學派的誕生時期，是在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七年，距今近五十年。在這四年間，有四件重大事，在尼姆發生：

- (一) 一八八四年，尼姆成立幾處合作社。由尼姆幾位合作運動者，發起第一屆全國合作大會。
- (二) 一八八五年，社會基督教徒聯合會在尼姆成立。
- (三) 同年，和平促進會，在尼姆成立。
- (四) 同年，尼姆勞動交易所成立。

這四個，都是積極參加社會運動的機關，竟幾乎同時在尼姆產生。影響逐漸擴大，跳出尼姆，及

於法國全國，到了現在，早已跳出法國，全世界都能及到了。

二、尼姆學派的創始者

尼姆學派的創始者，最重要的有三人：德波阿甫、法布爾、季德教授。

德波阿甫 (Edouard de Boyve) 於一八四〇年二月四日生於巴黎。祖先本係貴族，母親也是英國貴族，是位新教徒。他不是尼姆人，但與尼姆一位名門小姐結婚。父親死後，襲得巨大遺產，用不着出去謀生，於是應岳父召，定居尼姆。

可是他却不與其他花花公子一樣，只知滿足肉慾，他是真心信仰耶穌教的，所以尼姆的一切宗教事業，社會事業，如平民儲蓄會，互相保險金等，無不積極參加服務。他的母親是英國人，所以英語也是他的「本國話」，常讀英文的書報，留心英國的社會運動。他與英國合作聯合會總書記尼爾 (Varsittart Neale) 交情甚深。尼爾是英國合作運動最努力的人，十九世紀下半個世紀，領導英國合作運動，才有現在發達的程度。他同時又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法國的合作運動，本以生產合作，信用合作為主，到了德波阿甫，才受了英國的影響，注重消費合作。

德氏爲人，十分正直，雖係富豪，生活異常簡單。咖啡店，劇場，永無他的足跡。與工人們來往，極其親密。所以深得平民信任，使他的合作事業，易於成功。德氏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巴黎。享年八十三。著有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Les Socialistes Chrétiens en Angleterre*)，基督教的合作觀 (*Le Ooopération Au point de vue Chrétien*) 等書。

如果祇有德波阿甫一人，決不能成立一個學派。不久他遇見了另一奇人，法布爾 (*Auguste Fabre*)。法布爾也不是尼姆人，但生於離尼姆僅二十五公里的玉晨斯 (*Ynes*)，與季德教授同鄉。法氏在少年時，已是一位熱烈的傅禮葉主義的信徒。本屬於資產階級，但對於資產階級的習慣行爲，則十分厭惡。對於法國一切社會運動，無不留意。當時吉士家庭村，這個世界聞名的生產合作社，業已成立，法氏乃親往作工兩年。這兩年的實際合作生活，對於法氏，影響極大。

一八七〇年，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與思想的矛盾，於是實行到民間去。離開家鄉，拋棄自己開設的綢緞工廠，到尼姆去做一個工人。不久就與十幾位工人，共同發起一個「房間會」 (*The Chambre*)，這是一個研究的團體，每天晚上，工作完畢，大家聚在一個房間裏，討論種種社會問題。有

了這個團體，不久就發起一個消費合作社，加入的人，僅三十多位工人，每週營業雖僅數十佛郎，他們却不灰心，不久又發起一個麵包合作社。

這個「房間會」，漸漸發達，不久改稱「平民經濟會」(Société l'Économie Populaire)與十年後法國盛行的平民大學，很相近似。便是在這個會裏，法德兩氏漸漸熟識，結為終生同伴，一致努力於合作運動。

季德教授，年齡雖少於法布爾十四歲，少於德波阿甫七歲，但實係尼姆學派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代著名學者，世界大經濟學家之一，文章口才，均登峯造極，在合作方面，是全世界最大的理論家。在法國一般的社會運動上，也佔極大的地位，親自主持及積極參加法國全國的合作運動，有半世紀之久。不過關於他的生平與事業，早已寫了一篇季德評傳，放在拙譯英國合作運動史前面，茲不贅述。

同時季氏又為法國幾個著名大學教授，他的學生中，很有許多信從合作主義。他們以青年的熱情，大胆的努力，參加合作運動。內中有幾位早已成名，茲舉幾位如下：

多德邦賽爾 (Dandé-Bancel) 本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是季德說過：『無政府與合作，相去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遠』。他被舉為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繼任批發合作社總書記，一九二二年法國全國消費合作社聯合會成立，被舉為常務書記。三四十年来，是法國合作運動中主要人物之一。現任高等合作委員會委員，著有合作主義與各派社會主義、合作主義、法國合作力的集中、廢城的改造、保護政策與自由貿易、富的巴黎與窮的巴黎等書。尼姆學派中，在三位創始人以外，他大概要算最重要的脚色了。

其次是拉費紐教授 (Bernard Lavergne)。他是生在尼姆的，主編合作研究季刊 (Revue des Etudes Cooperatives) 在全世界合作刊物中，以此刊最為重要，最有權威。在法國合作理論家中，季德以外，以拉氏為最著名。所著合作制度、合作秩序兩書，是關於合作的稀有的名著。

此外尚有合作立法專家拉斯特 (Alfred Nast)，合作飯店的發起人，哈昂 (Hahem) 等；有了德波阿甫及法布耳的努力，季特教授在學術界的地位，加上這許多青年學者的幫忙，所以尼姆學派，在一八八五年後，半世紀來，能夠領導法國合作運動。

三、尼姆學派不僅是一個學術團體，而且積極參加合作運動，季德教授說過：

『尼姆學派史，大部分，也就是法國合作運動史。四十年來，他們的命運，越過越合在一起，經過許多爭執以後，尼姆派的主張，終於差不多變成法國全國合作聯合會的綱領』。

在一八五九年，已有一位牧師，在尼姆設立過一個消費合作社。數百年來尼姆是法國基督教的一個中心。當時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主持英國的合作運動，風聲甚大，法國的同教教友，也頗受影響。

一八七九年，法布爾等創立休戚相關消費合作社（*La Solidarite*）同年復興麵包合作社（*La Renaissance*）成立。

德波阿市（*De Boyae*）此時，正想發起一個費消合作社，聞法布爾已設立一個，前來接洽，合井經營。但是法布爾此時已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自由思想家，而且拋棄富貴，親身作工，對於這位貴族，基督教徒，舉止文雅，生活奢華的人，未免有點懷疑，以為或是一位「密探」。德波阿市無法，乃另外成立一個社，名尼姆蜜蜂合作社（*L'Abelle Nimoise*）。

尼姆的合作運動者，從最初時起，就深知合作教育的重要，法布爾發起的合作社，本是一個平民教育團體改組的。此時德氏等乃發起演講會，宣講合作理想及社會理論。

當時巴黎的工會聯合會(Union Ouvrière des Chambres Syndicales)發起一個平民經濟學會(Société l'Economie Populaire)成績很好。尼姆的合作運動者，於是也成立一個尼姆平民經濟學會(Société l'Economie Populaire Nimoise)。推德波阿甫爲會長，法布爾等爲副會長。這個團結加入的人，是尼姆一帶熱心合作的人，不久變成法國羅去戴爾式合作運動的中心。

當時曾在學會演講的人很多，多是有名的學者，社會運動家，如季德教授，英國的倪爾，霍烈武克等。正統派的經濟學家布候萊(Brelat)看了這幾個熱狂的人，竟敢不信從正統派的經濟學，乃帶譏帶諷的贈以「尼姆派」一個名稱。當時那裏料得到這一派此後偉大的活動。法國合作運動，榜徨了近百年，得了這一派的努力，才上軌道。

一八八五年，德波阿甫與法布爾在平民經濟學會裏，提議舉行法國全國合作大會。從此以後，

尼姆派就領導法國全國的合作運動了。

第一屆法國全國合作大會，舉行於巴黎。這個大會，開法國合作運動新紀元。在這次大會裏，通過三條重要議案：

(一)以後每年舉行大會一次。

(二)大會閉會期間，成立「評議會」，辦理一切事務。

(三)成立「商業會」，即批發合作社。

評議會後來改稱中央委員會，裏面主要人物，即是尼姆派中人。

一八八六年，法布爾與德波阿甫兩人先後發起的合作社，合併起來，定名為尼姆密蜂及休戚相關消費合作社 (Abeille Nimoise et Solidarité) 至今猶保存這個古怪的名稱，社員千餘人，每年營業百餘萬。

一八八六年法國第二次合作大會，尼姆派的名將季德，被推為大會名譽會長，所致開會辭，宣佈合作主義的大綱，建法國合作運動的理論基礎，世界各國，也大受影響。從前的一個散漫的運動，

現在變成了一個主義。從此以後，尼姆派的名聲漸大，法國合作運動也漸上軌道了。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創辦一個雜誌，解放月刊。由德波阿甫編輯，努力工作三十四年。一九二〇年，年達八十，方告老休息，改由季德教授主筆，季氏主持此報，到死為止，真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一八八七年，德波阿甫、季德等發起新教徒社會問題實際研究會（Association Protestante Pour l'étude Pratique des Questions Sociales），基督教主張，愛隣如己，博愛犧牲，本與合作沒有什麼衝突。英國的合作運動，深得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同情及贊助。蘭賽牧師（S. A. Ramsay）竟說過：「真正誠心地實行基督教的人，同時必是一個合作主義者」。

英國自金博士起如尼爾，如許士（Hurdles）都帶了基督的信仰，去積極參加合作運動，尼爾本是英國大富豪，竟傾家蕩產，資助合作事業。任英國聯合會總書記多年，不支薪俸，晚年竟無以為生，當時金思萊（Kingsley）及莫理思（Maurice）等牧師的著作，英國合作運動者，實深受其影響。德國的胡布（Victor Aimé Huber）也是要以合作，實現天國的。丹麥提倡合作最早的人，也

是一位牧師，宋納 (Soune)。這些事實，足以證明基督教與合作的關係，並非偶然的。

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努力，祇隔一海峽的法國，當然不會無人知道。德波阿甫母親是英國人，常到英國去，又多讀英國的合作刊物。季特教授家庭本信奉新教。他們的宗教理想，想用了合作，在人間實現。因此尼姆派的事業，可分爲二，一是宣傳基督教社會主義，一是實際參加合作運動。

大概因爲尼姆學派中人，多係出身於「小資產階級」，而且又帶了是宗教的色彩，所以有些工人們頗加懷疑，另行組織合作團體。法國合作勢力，於是分裂。對於尼姆學派，已說了許多，爲公道計，對於另一派事業，也該略加介紹。

第十一章 聖克樂德派與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

聖克樂德派 (Ecole de Saint-Claude) 這個名詞，本是尼姆派的首領季德教授造的，現在早

已世界聞名了。

聖克樂德是法國猶拉(Jura)山中一個人口不到兩萬的小工業城市。猶拉在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上，是佔特殊地位的。第一國際分裂後，馬克思領導日爾曼民族的社會黨，而巴枯寧所領導的拉丁民族的無政府運動，就以猶拉同盟(Federation Jurasienne)為中心。山中人大概比較強悍，富反抗精神，猶拉山的東方，便是威廉退爾(William Tell)的故鄉，西方屬於法國，都是社會思想最為流行的地方。而農民的合作組織，共同製造乳酪，則自中世紀起早就實行了。

尼姆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城市，聖克樂德却是一個工人居住的場所。工人的職業，最重要的是製造烟管及彫刻寶石，其次是製造鐘表，及象牙物品等。這個地方的農民，既早有合作的組織，所以工人們也很容易的成立不少生產合作社。內中如一八九二年成立的金鑽石工人生產合作社(Adamas)，資本近二百萬，每年營業，超過二百萬。旋轉工人合作社(Tournerie Ouvrière)營業也達五十二萬。此外尚有於一九二九年成立的猶拉蜜社(Compagnie des Miels du Jura)。

不過使聖克樂德出名的，全靠牠的消費合作的事業。聖克樂德博愛合作社，成立於一八八一

年。到了一八九六年，幾位信仰社會主義的青年加入活動，操縱一切。內中以波拉（Ponard）為最努力，自那時起，任此社社長，已有三十多年。西人的堅忍，這裏也是一個例證。

究竟這個合作社，與尼姆派所主張的，以及與羅去戴爾英國式的合作社，有些什麼分別呢？茲將這個社的特點，條列如下，略加解釋。

（一）第一個特點，是不將盈餘分給社員。我們知道，現在的消費合作社，大都將盈餘的一半或多半，依購物的多寡，分給社員。這個辦法，顯然是自私自利的。如果將一筆巨款，用來從事於一切公益事業，一定頗有成積。所以在歐文等起初主張合作的時候，是要將一切盈餘，用以謀勞動階級的解放。可惜民衆太不覺悟，使這個辦法行不通，不得已纔實行依購物多寡分紅的制度。這完全違反了合作大家的初意，不過迎合合作民衆卑下的心理而已。結果有如聖萊米蘇阿甫（Saint-Remy-Sur-Avre）的合作社，每在社員分紅所得，達三百萬，而用在社會事業上的，不過七百五十佛郎。在這種情形，合作運動的真義，完全失去了。

而聖克樂德合作社的盈餘，一點也不分給社員，其分配方法，有如下表：

法定公積金

百分之五

特別公積金

百分之十

永久基金

百分之三十五

養老基金

百分之三十

疾病保險基金

百分之二十

從這個表裏，我們可以看出是與別的合作社完全不同。除公積金外，其他三項，都是別社所無的，即是有，也無如此大的比例。關於永久基金，後面詳述養老基金，是爲了年滿五十五歲的社員而設的，凡入社在二十五年以上的，到了五十五歲，每年得養老金一百二十佛郎。社員有病，則依平時購物之多寡，每日領保險金一個半至三個佛郎。這個分配方法，將一切盈餘，用在公益事業上，使聖克樂德合作社，帶了社會主義的色彩。

(二)第二個特點，是設有永不派分的公共基金。每年盈餘，百分之三十五，放在這個基金裏。基金的數目，年年增加，將來可以設立合作新村，合作社會。本來共同生活，共有財產的觀念，在歐洲平

民裏，是極普遍的。便是現在，在資本主義如此發達，政府組織完全擁護私產的現代，平民裏面仍然保持若干共同生活的制度。俄國的「米爾」，是最明顯的例。在法國，村民共有的土地，至今還有。克魯泡特金在互助論裏說：

「法蘭西的統治者之摧毀村社（即共有土地的村）而沒收他們的土地之實施，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雖說如此，境內可耕地十分之一（即一千三百五十萬畝）天然草地之一半，以及幾及五分之一的森林，仍為共有」（見萬有文庫周佛海譯互助論三卷十六頁至十七頁）

除古代遺留下來的共產村落以外，天主教的思想，也是主張不要私產的。初期的基督教，早就如此，後來教會財產，也是共有的。所以法國最初提倡生產合作的畢薛（Bucher）是位熱烈的信仰天主教的人。

聖克樂德合作社，既受舊的思想的影響，又受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宣傳，乃規定這個辦法：將資產的一部，永為共有財產。在章程第三條中，有極嚴厲的規定，永久基金，久遠不得分給社員。如社員

大會多數通過分配基金，則少數人的主張做爲有效，多數社員應一律入社。如全體通過，亦做爲無效。由聖克樂德自治區公所收回基金，用以辦理公共事業。

這樣規定，這個基金將永爲社會的產業。日深月久，可以漸漸的消滅資本社會，實現那共同生活，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共同享樂的合作新社會。

(三)第三個特點，凡屬合作社社員，非加入工會不可。工團主義與合作主義本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都是勞動者的解放工具。前者組織生產的工人，後者團結消費的大衆。雖說消費合作，人人可以加入，但是資本家決不圖那些小便利，來加入合作社。無論那國，合作社社員的絕對多數，總是平民。一個人可以加入這兩種團體，正和他可以有姓，同時也可以有名一樣。工會的性質，是決鬥的，破壞的，合作社則是建設的，爲了那無名的新社會，積極的預備一個合理的基礎。這兩種組織，是不可分離的。

一九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舉行社員大會時，社長波拉演說，有這幾句話：

「凡加入合作社的人，都該加入他的工會。而凡是加入工會的人，同時也都該加入合作

社。這是法國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大會議決的。有組織的工人，思想既該一致，所以博愛合作社（即聖克樂德合作社）的社員大會，乃決定在本社辦事細則裏，明白規定，此後要加入本社的人，一定以已經加入工會的爲限。

聖克樂德的例，使勞動階級，不再輕視合作運動。有了合作組織，工人在與資本階級爭鬥時，可以得到許多方便，許多實際的幫助，茲略舉幾件事實如下：

許多工會，自己無會址，由合作社供給。開會也在合作社的會堂裏舉行。

法國在工人罷工時，合作社常拿出金錢食物等等，組織共同伙食，以便工人。

巴黎美城合作社（Belle-Villoise）本與一個公司來往，後來因爲這個公司不許工人組織工會，乃永遠斷絕交易。

這種事在別的國家，也是常有。最著名的是一九一三年愛爾蘭京城杜柏林的碼頭工人大罷工。這些「非熟練的」小工，因爲生活太苦了，三萬人宣告罷工。罷工延長，勢必挨餓。大英批發合作社，乃慨然借以食物。第一次運去食物六萬袋，每袋有果醬及糖各兩鎊，魚乳油及茶葉合一鎊。此外

尙有三萬袋，每袋盛馬鈴薯十鎊。批發合作社在這次罷工期內，先後裝了十七船運去，而用別種方法運去的，尙不在內。

總計這次罷工，批發合作社運去的食物：麵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六百九十九塊，馬鈴薯六十八萬九千一百六十六袋，馬加林油四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包，茶葉四十八萬零三百零六包，每包二鎊的糖四十六萬一千五百三十包，魚八萬五千罐，果醬七萬五千瓶，荳乳酪罐頭牛乳等，亦以千或萬計。最後到了聖誕節，批發合作社的職工們，贈送節禮，計煤九百噸，餅乾，牛肉，洋蔥，橘子，糖菓等亦以百鎊計。

批發合作社於一九一二年煤礦工人罷工時，借七萬鎊給諾森伯倫礦工協會（*Northumbrianberland Miners Association*）。

一九二零年英國鐵路工人罷工時，批發合作社，乃在附設印刷所裏，印了許多購物券，由各地罷工委員會分給工人，向消費合作社購物，不付現錢。

英國批發合作社所以極得工會的信任，多將所有基金，存在合作社的銀行部裏。非但存款，而

且於必要時，實力相助。一九一九年，頗特塔爾波特合作社 (Port Talbot Co-operative Society) 因為營業發達，地方商人聯合起來，加以壓迫。該社自設麵包製造所，減低麵包價格，對於平民，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當地商人，乃強迫麵粉廠，不得供給麵粉。這當然是件豈有此理的事，可是官廳方面，完全不管。此時幸虧運輸工人，警告管理食物的官員，如不令麵粉廠售賣麵粉給合作社，全體工人，立即罷工。二小時後，問題完滿的解決了。

英國的兩大社會運動，勞動運動與合作運動，素來是相扶并進的。合作之父，歐文，同時也可說是職工組合之父。合作大理論家，衛伯父婦，同時也是職工組合的理論家。這是資本主義的雙生子，同時也是使資本社會衰弱死滅的要素。

除英國外，合作與工會攜手的情形，也是很多，如美國伊里諾意州的丹費爾 (Danville, Illinois) 的合作社，於一九一九年，積極資助罷工工人。初將物品照原價售給工人，後來通知工會，如果工人無錢購物，可由工會發出票券，交給工人，購物時暫不付現。又於一九二零年，扶助商店夥計的罷工。罷工開始，是在一天星期六的早晨，當天下午，合作社已準備一切，使任何工人，都能得到經

濟的幫助。無論是否社員，均可到合作社賒賬，而且購物完全依照原價。

這種現象，尤以比國爲最明顯。那裏是工會合作及社會黨，形成一個三位一體，不可分離。

在聖克樂德，一九零六年工人罷工，合作社收容他們。平民之宮，又是用合作社的公積金建成的。工人們組織的勞動印刷所（*Imprimerie Ouvrière*）又是全靠消費合作社的扶助。一九二二年，消費合作社，建了不少大住宅，供給工人們以衛生的、廉價的居位。總之，聖克樂德的合作社，乃猶拉一帶覺悟的工人們社會生活的中心。

聖克樂德合作社的特點，尙有（一）與生產合作社，關係密切，互相聯絡。消費與生產，一是人生的需要，一則滿足需要的方法，在理論上以及在事實，都不該分離的。（二）是售賣物品，較市價低廉。普通合作社，售物常與市價相等，使合作社與商店，幾無分別。而聖克樂德的合作社，據季德教授統計，售價常比當地市價，低百分之十六至十七。

博愛合作社，社員僅三千人，而每年營業達六百三十萬。世界工人，都能與聖克樂德一樣的熱心合作，勞動者的解放，大概不成問題了吧。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與合作主義

尼姆學派出現的時候，法國合作運動，雖已有半世紀的歷史，但不過是個「運動」而已，理論方面，仍是極其欠缺，十分混雜。在英國，民族性是重實際而輕理論，便是在現在，合作理論的著作，還是沒有幾本。德國的合作運動，宗教與保守的色彩，當時還十分濃厚。法國的合作運動，本不及英德，又分門別戶，力量薄弱。到了季德教授輩出，尼姆學派成立，合作理論，乃能自成一家，獨有一個系統。合作運動，才有了方針，有了「綱領」。

對於尼姆學派，社會主義者最先表示反對，認他們是改良派，資產階級的走狗，對於他們的理論，認為毫無價值。而正統派的經濟學家，則極表歡迎，只要不跳出經濟學家的範圍，認為是個良好的社會改革方法。對於貧民，可以給以若干救濟，而現社會的制度，又可以不受重大影響，這又何樂而不為呢？

怎樣辦呢？照常理說，社會主義者既反對尼姆學派，當然該與他們分離，經濟學家既贊成他們，當然該與他們妥協聯合。

正統派經濟學家對於合作運動，從前本是取敵視反對的態度，到了此時，合作運動勢力漸大，知道不可輕視，乃在種種條件之下，表示同情。

合作運動的起源，本是平民的，是社會主義的。在最初，合作與社會主義這兩個名詞，是互相換用，意義相同的。從事於合作運動的人，又大都是社會主義者。英國的歐文及其同志們，法國的傅禮葉，白郎，蒲魯東等，都是社會主義者兼合作主義者。而經濟學家對於社會主義者是極端輕視，竭力攻擊的。所以對於合作運動，也無好感了。不過後來，對於這個運動，覺得可以利用。對於平民生活，稍加改進，社會革命的風潮，可以因此緩和，乃改變態度，表示好感。不意季德教授竟大胆將合作主義與社會主義合在一起，於是恢復舊態，又加反對了。這是一八八五年以後的事。

而此時的社會黨對於尼姆派的合作主義，也大加反對。一八九二年法國中部社會黨舉行大會時，竟主張「勞動交易所應該攻擊合作」。敵視的態度，是何等的顯明。不過後來，一因社會主義

者對於合作有較正確的瞭解，一因合作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也漸表同情，兩派的關係逐漸改善，到了一九一二年，竟實行聯合。所以合作主義與正統派的經濟學，不過有極短時期的互相利用，始終是敵視的，而與社會主義的關係，雖因一時的誤會，曾起衝突，但始終是一致的，永遠是攜手的。

我們知道，拉丁民族的合作運動，遠不及條頓民族，法國的合作運動，至少在消費合作方面，遠不及英德等國。法國消費合作社的數目，雖多於英國，但反足以證明法國的消費合作運動，遠很幼稚。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英國全國合作社，共計是一千二百二十一社，而加入法國合作聯合會的，有一千三百二十五社。英國批發合作社內，共有一千零九十一社，而法國則有一千四百二十五社。這是指加入聯合會的社數而言，至於未加入的獨立的社數，法國更多於英國。法國的合作社，確實的總數，不易知道，但總不下四千。

若依歐戰以前情形論，相差更遠。一九一〇年統計，英國合作社，僅有一千四百，而法國消費合作社，有二千五百之多。不過在合作統計中，社數的多，非但不足以表示發達與進步，而且證明不很健全，未上軌道。這是表示合作運動，未能集中，散漫分立，力量薄弱。

可是法國本是一「道地的」集權國家。一二百年來，無論革命黨，無論保守黨，無論資產階級，無論無產階級，上下一致，同聲呼喊的口號，不是「統一不分的民主國」嗎？（*République une et indivisible*）可是在合作運動這方面，「集權」的運動，直到歐戰開始前兩三年，才有頭緒。

法國合作運動的散漫，使運動的成績，簡直太落後了。英國的批發合作社，於一八六四年成立，八年後，一八七二年，增設銀行部，次年設立大工廠二所，次年復設二廠，同年在歐洲設立堆棧，自採各國貨物。兩年後，一八七六年，購置輪船，裝運貨物。將一艘六百五十噸的海船改名先驅者。後來陸續添購，共有六艘之多。

一八八三年起直接從中國運茶赴英。到了法國舉行第一屆合作大會那一年，一八八五年，英國的批發合作社，營業已達四百七十九萬鎊，而法國的尚未成立哩。

一八八五年雖然成立了一個中央委員會（*Conseil Central*），批發合作社也於一八八七年成立，但八年後竟會消滅。直到了一九零五年，才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批發合作社成立，此時的英國批發合作社，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營業已逾二千萬鎊了。法國合作運動落後的原因，最大的便

是分門別戶，非但不相往來，而且彼此攻擊。

爲什麼合作運動，要分家呢？完全是「理論」害人。合作理論，本來易分派別。互助是人類自然的本能，合作又是人類生存必要的武器，一切黨團，一切派別，都可以提倡合作，都可以與合作發生關係。所以參加合作運動的人，天主教徒也有，無政府黨也有，大銀行家也有，貧苦工農也有，大學教授也有，目不識丁的人也有，從最溫和最守舊，最貧苦，最卑賤的人起，到最激烈最革命最富貴的人止，無論那一階級，那一種類的人，都來參加合作運動。人數既多，份子又複雜，當然免不了分門別戶，明爭暗鬪。但黨派之爭，以法國爲最甚，對於事業，爲害最烈。

在法國，代表羅去戴爾派的，是所謂尼姆派，另有一派，是社會黨一派，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活動範圍，多在法國北部，與比國接近的地方。在比國，工會，合作，社會黨，是三位一體，對於合作運動的「中立」政策，素抱反對政策。他們認爲，社會黨簡直是萬能的，只要政權到手，無論什麼問題，立刻可以解決。合作應在社會黨手中，做爲爭得政權的工具之一。而且他們對於合作運動，根本就不信任。法國社會黨首領蓋德（Jules Guéde）說過：

「誰都知道——誰也應該知道——在工錢制度之下，工錢的報酬，是受物價支配的。物價昂貴，則工資高漲，物價低廉，則工資下降。如果消費合作社，真的在工人階級中，普遍實行，一定會使這些雇主們，在競爭的壓迫之下，降低工錢。」

這就是所謂「黑心律」(Loi Tairain)。可是世界各國的經驗，證明這個律則，完全不合事實。物價與工錢，當然頗有關係，但是說消費合作社，會將工錢降低，則與事實完全不符。事實上只有相反。合作社雇用的工人，工錢常高於普通商店及工廠，因此提高了「勞動市價」，工人罷工，或用別種方法，要求增加工資時，合作社常能給以種種幫助，使易勝利。而且合作運動，增進工人團結精神，提高他們的知識程度，直接間接足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增高他們的工錢。所以這個數十年前，大家認為是金科玉律的「黑心律」，現在已為事實所打消了。

「黑心律」現已不成問題了，此外使兩派分離的，還有「中立」及「階級爭鬪」，這兩個問題。

「中立」這個名詞，是一八四四年羅去戴爾合作社所用的，他們看見當時的人，宗教的信仰，

政治的主張，很多不同，要有一個經濟的大組織，非容納抱括各種主張，有任何信仰的人不可，於是請他們都來，唯附帶一個條件，就是「不談政治，不談宗教」，至少也不強迫人從我，更不拒絕思想不同的人。

在英國，這個政策，使合作運動，很早就極發達，這是英國人重實際的民族性的表現。但在法國，「中立」這個名詞，太不受人歡迎了。這簡直表示消極，孱弱，在歐戰以後，所謂「中立」派，是指那些自私自利的人，不願奮鬥，不參加任何運動。尤其對於工人，這個名詞，是討厭的。

社會黨說：資本家，教士，保皇黨，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能與他們合作。只有工人，才有資格加入合作社。一個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只能收容社會黨員，或工會會員。謀勞動階級的解散，已有了兩個機關，一是政治的，社會黨，一是職業的，工會。在罷工時，在選舉時，甚至於在革命時，應有一個機關，供給金錢，這就是合作社了。前兩個機關，都只是支出，很少收入，有了合作社，就有一個金融機關了。尼姆派反對這個主張。他們說：合作組織，是爲了消費者的，而消費者便是人人，所以合作社應該開放，無論是誰都可以加入。在大門口應該寫明，「隨意請進」。合作運動應該獨立，不該受任何

政黨的利用與約束。而且工會也有這個要求，主張不受政黨支配，完全獨立。法國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主張工會獨立，固用不着說，便是所謂「黃色的」如多瑪（Albert Thomas）也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的工會，受政治的害，實在够了，不願再受下去了，各自獨立，工會不該受一個政黨的約束。我們堅信，爲了要幹日常奮鬥事業，工會決不該受任何政黨的指揮，便是社會黨及集產黨，也不應該。」

工會如此，合作社當然也是一樣。所以一九一〇年，國際社會黨大會在丹麥京城科本哈根開會時，也正式承認，合作運動應該獨立了。

「黑心律」不成問題了，「中立」也大家同意了。最困難的，是「階級爭鬥」這個問題。社會主義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是很堅持的。百餘年來，大資本幾乎佔有一切，工錢制度，實近似以前的奴隸及農奴制。爲了利用這些無數的資本，大工廠是必要的。而大工廠的成立，非有多數工人不可，從此以後，一面是少數的掠奪者，一面是多數的工錢奴隸，資本與勞工，越分越遠，卒至分成兩個階級，互助對抗，彼此仇視。上面是生產的主義者，資本階級，下面是使資本

家賺錢的工具，無產階級前者掠取後者，越過越富，後者仰求前者，永遠貧困。階級形成，爭鬥也就開始了。

對於階級的存在，尼姆派的首領季德教授並不加以否認。不過他們為站在消費者的立足點上，爭鬥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爭鬥，買主與商人廠主爭，房客與房東爭，窮人與放印子錢的爭。不過在事實上尼姆派的合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別，不在爭鬥的對象，而在爭鬥所用的方法，不在對於社會改造的理想，而在改造社會的手段。季德教授說過：

「合作的立刻的，現在的目的：藉合作社給勞工階級以經濟的教育。較遠的目的：改造工錢制度，解放勞工階級。」又說：

「我們要使一切生產工具，歸工人所有。從前的生產只知道用幾件手工器具的時候，工人是有器的。當時的工人，是獨立的，是自主的。自從生產工具，變成機器以後，工人不能有這樣多的資本，遂失去這獨立及自主。從此以後，生產工具，工人買不起，遂變成資本家的財產；生產的工人，與生產的工具，遂完全分離了。我們所要的，不過消滅這種分離。工人既不復能獨有這

種生產工具，他們可以藉了團體之力，變成這些工具的共有者。

「合作實現以後，最大的但也許是最爲大家意料不及的結果，無論如何，是最有利於勞動者的結果，便是他們的理想——佔有一切生產工具——也間接的可以實現了。如果假定合作社已普及於全國，自己的消費物，完全自己生產，甚至於全國商業的，工業的，及農業的器物，也全部或大部歸合作社所有，那末，真正的所有者，除了勞動階級外，還有誰呢？無論那國，最大多數的人，終是勞動者，所以事實上，合作社社員的，最大多數，便是他們。一個如此的結果，在表面上看去，也許令人不敢相信，但是在我們看來，並不是爲奇。合作所給與我們的社會改造，當然應該有驚人的結果。經濟制度，如果像現在這樣，爲了有利生產而組織，當然永遠資本說話算話，勞工在事實上不過是些次要的工具——而且非如此不可的。但是一個爲了消費，爲了消費者而組織的經濟制度，馬上是大衆的需要，說話算話了。在「商場上」，勞動者以雇工的資格，拍賣他們的體力，他們人越多，則越不利，因爲企業家可以任意操縱，但是如果他們以消費者的資格說話，情形馬上就變了，他們人越多，力量越大，最後的勝利，終歸他們。

「事實上合作主義論到極處，一定會達到一種社會組織，許多地方，與集產主義的理想差不多，這是我所承認的；我也承認有些地方，也有同樣的危險。但是使我安心的，我剛纔描寫的將來的社會制度，我們不願意等國家的干涉，或任何別的強權來實現牠。我們只要靠個人的自由創造，不藉外力的用自由組織的方法。合作主義，一點也不犧牲個人的自由，一點也不犧牲正當將來的權利——這一層在我們看來，是良好無比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我們適與社會主義者的行動一致，我們也不害怕。便是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只要他們受了一點合作的影響，我們也就決不再怕他們了。」

「合作真正的目的：將生產工具，以及經濟的權力，從現在的所有生產者手中奪回，放在消費者手裏，使現在的經濟制度和平的發生一個根本的改造。」

「總而言之，我們該明白我們所要的，究竟是什麼。如果大家以為現在的經濟制度是良好的，或至少以為因為人性關係，實在不能再好了，只有對於那些覺得太苦痛的人稍微加點綁布，勉強遷就一點，除此以外，實在別無辦法——如果大家這樣的想，那末，大家對於合作，只

能認爲是個改善一點窮人生活的方法；如果不然，大家以爲現在的社會制度，不大合乎公道，甚至於也不合乎道理，如果大家不願承認這是一個永久不變的制度——如果如此，大家該把合作，認爲是個新式的社會組織，包含經濟生活的一切行爲——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並把牠認爲是個最良的方法，使較多的人，能够享受文明的物質的及精神的福利。

「想到這些有理智的生物，營社會生活，無法解決他們的社會問題——卽是如何調和公道與自由——實在令人難堪！只有自由組織團體，團體更相聯合，以達到種種目的，這些團體的內部組織，實行一種新的社會權利，這些團體，羣相模仿，越過越多。除此以外，想解決社會問題，實在想不到別的方法。一個這種制度，無論人家給他什麼名稱，什麼形式，一定不外是合作制度。」

上面這些話，足見合作主義的理想與社會主義的理想，完全一樣，無非解放平民大眾，建設一個人人幸福的新社會。不過在手段方面，不能不說頗有出入。季德教授說：

「我們和社會黨不同——依此看來，可見我們和社會黨於目的上並無差異，所不同的

只在方法。階級戰爭，革命，沒收，請看這是革命社會主義的方法。至於我們的方法，確與衆不同。社會黨所用以改造社會的方法，是從前外科醫生所用的老法：手傷割手，足腐割足，動不動總是割，或者如牙科醫生，牙痛拔牙——甚至有時並不發痛都要拔。我們所用的是新法，比較上要高明得多：將病醫好，而對於病人的肢體，務須不加以毀損：醫人如此，醫社會也未嘗不應如此。

（此段引樓桐蔭先生的譯文。不過應該聲明的：『甚至有時並不發痛都要拔』這是樓先生添上去的，世界上怕沒有如此慘暴的牙醫。『比較上要高明得多』，也是樓先生自己加上去的。還有『務須』原文爲『在可能範圍內』。）

不過手段不同，有什麼要緊？『分道揚鑣』，殊途同歸，不是更妙嗎？季德說：

「諸君當可知道酵母（Des levures ou des ferments）這是一種極小的有機物。將這等有機物放在相當的地方，在相當的條件之下，他們蕃殖得非常的快，例如放在一酒缸中，不出幾久，便可滋生蔓殖，結隊成羣而全缸液質到處都有，有的可以使酒發酸，有的可以使酒變

苦酸的做醋，苦的腐爛；但有許多好的酵母，一入了酒缸之後，便逐漸滋蔓起來，將別的壞的概行攷除；我們法國的酒家，所以能够製出多醇醴的美酒，不刺喉，不激舌，既不太凶，又不過淡，半虛光瑩澈目的布艾 (Le Vieu bourgogne) 一罇番氫撲鼻的香檳 (du champagne) 使人聞而心醉，舉世馳名，至有「酒神」之號，只都因酵母選擇得宜，而得偌大的功效！

「我們也是如此，我們要改善社會的環境，首在將酵母選擇得精良。這等酵母，體小而質微，幾至摸之無物，好比是我們的協社，只須這等協社組織的形式來得優備，小又何妨！無論經濟方面，還是道德方面，協社的組織都是極爲完美。每一協社自成一小共和國，一小世界，一小宇宙 (Un microcosme)，如同大家所說的，在這小宇宙中間，我們所馨香禱祝的各種公德，以及公平」。

這兩段也是樓先生的譯文。內中「這等協社組織的形式來得優備」及「協社的組織都是極爲完美」的「來得優備」及「極爲完美」原文都作「較好的」。

社會主義與合作運動的關係，說得最透澈的，是貝爾特 (Edouard Berth) 他說：

「任何經濟的制度，本身都既不是反動的，也不是革命的。制度不一定包含內容，而內容怎樣，要看人是怎樣……社會主義者，應該贊助合作運動，有三層理由：（一）對於勞動階級，合作社是個經濟教育的極妙的辦法。勞動階級，總有一天，主持全社會的經濟，所以這種經濟的教育，是絕不可少的。（二）合作社可以說是社會試驗室。用了活動的實驗，製成那社會主義的意識。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新的人生哲學，就在勞動階級實際生活裏，逐漸的，深刻的建設起來。（三）便是合作社是資產階級的，也是一個具體的教訓，活的表現，證明在經濟裏，如果合作，可以怎樣。這也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實際教材，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由經濟混亂，到經濟組織之路。」

不過，在十九世紀之末，法國社會黨，對於合作運動，頗持反對態度，但是社會黨，與社會主義，不是一件事。社會主義的範圍很廣，舉凡以消滅資本社會為目的的主義，都可以包括在內。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共產主義，合作主義，都可以說是社會主義。

社會黨是個政黨，政黨的主義，時常僅是一個招牌，是個口號，用以招徠黨員，而廣宣傳的。政黨

必用手段，必有「策略」，有時爲了「策略」，忘了主義。當時法國的社會黨，在議會裏，所佔席地甚少，不得不與急進黨聯合。而急進黨是代表小商人階級的。所以社會黨也不得不擁護小商人階級去反對合作運動了。

當時法國議會裏，時常可以聽見社會黨的反對合作運動的呼聲。便是最大的首領們，如蓋德（Gide）如岳海思，爲了「策略」，都不得不反對合作。雖然在議會外面，仍贊許合作，不遺餘力。

同時在德國的社會黨，也抱同一態度。巴貝爾（Bebel）竟在議會裏宣言：「合作社所給與社員的利益，我們認爲一點價值也沒有。」對於這些政黨首領們，除了自己的野心及地位外，怕什麼也沒有價值吧。這句話也許有點過火，但是也有不少例證。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拿破崙第三降德，第三共和成立。從前的合作運動者，許多變成了議員，市長，州長，部長，甚至於元首。合作運動，可以格外發達了吧？可是完全不然，這些人，如果沒有官職，對於合作運動，也許會終身參加，一到了政府裏去，什麼理想，什麼改革，便都忘了，這種情形，別國當然也有，但以法國爲甚。茲舉幾個例。

克雷蒙梭 (Clemenceau) 於一八六三年，曾共同發起那法國第一個合作銀行，勞動信用合作社 (Société du Crédit Au Travail) 此時做了市長，議員，後來做內務部長，國務總理。非但完全忘了合作，竟變成反動派的首領。

西蒙 (Jules Simon) 曾於一八六六年，向議會提議一個法案，保護合作社。同時或以口才，或以著作，宣傳合作。並且發起那平民銀行 (Caisse L'Escompte des Associations Populaires)。此時做了教育部長，非但不再參加合作運動，並且也不向政府建設什麼了。

加西米，柏里葉 (Casimir Perier) 曾於一八四六年，著消費合作社一書。此時做了內政部長，也就忘了五六年前的思想了。

從前是合作運動者，後來做部長的，還有鐸里洋 (Dorian) 曾發起誠實合作社，還有馬連 (Marin) 還有賽 (Leon Say)，平民合作銀行 行長，巴特比 (Batie) 從前極熱心合作的運動，後來做了教育部長。其餘做州長，市長的，不知凡幾。這些政客們，未上台時，是多麼的熱心活動，一旦大權在握，便什麼都忘掉，而且多是有意的忘掉了。

法國政治的社會主義對於合作運動，雖曾有一時的反對，但有另有一派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合作運動，却始終一致，頗具好感。法國合作之父，傅禮葉，也就是法國無政府主義的元祖。而無政府黨蒲魯東，同時也是合作大理論家。侯可侶昆仲也是如此。多德那賽爾，乃尼姆派的中堅份子，季德教授外，他的地位，最爲重要，也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這幾位都是世界聞名的人物，其他次要的，更不知若干。

法國合作運動家海利葉 (Regnier) 說：

「合作主義者，是自由社會主義者，不是政府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真正的名稱，應該是互助主義者，因爲他們自己努力，得到一切，不去等候任何救星，不靠上帝，也不靠君王，不靠國家，也不靠康明」。

依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理論家伯魯吉葉 (Emile Pelloutier) 的意見，合作運動，利益有三：

(一) 使工人們得到一種經濟的社會的教育，他說：

「要使一個自由人的社會，可以成立，應有一些精神的，辦事的，技術的教育事業，而合作

社，可以給我們這種教育」。

(二)使工人們明白一個自由的社會，是可能的。他說：

「爲了促進『社會革命』，爲了使無產階級能夠得到所有的利益，我們非但要四出宣傳，應該自己自治，而且應向工人大衆證明，這種自治，事實上是可能的。」

(三)合作社也就是未來的自由社會的基礎。「這些自由的組織，很可以做實現我們理想社會的萌芽」。

托托米安次 (Tofomiantz) 在所著合作在別種社會運動中的地位 (The Place of Co-operation Among Other Social Movements) 裏說：

「無政府主義者，與大多數的社會主義一樣，對於合作，是表同情的事實上，他們裏面，有許多創設過合作農村。在互助論的著者，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的著作裏，曾說過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合作，非常的重視。在互助論 (Mutual Aid) 裏，克氏採取合作的理論反原則，證明人類的進步，主要的要素，不是互競，而是互助。合作主義者，在事實上應用這些原則。他們拿出

一個可以看到的證據，證明聯合的或合作的努力，優於互競與戰爭。還有一層，無政府主義與合作主義者一樣，不認政府是個社會改革的工具。非但如此，他們甚至於否認政府，認為實無存在的必要。

「合作正在建立社團，世界上到處都有，彼此又自動的聯合起來，在這些地方，合作與無政府主義，頗有相似處。所以克魯泡特金以及德國無政府主義者候可侶蒲魯東對於合作，均表同情，這本不是不足為奇的事。便是現在，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在英國合作主義者裏面，仍極受歡迎。」而美國合作協會會長渥巴思（James Peter Warbasse）在合作共和（Co-operative Democracy）裏，也說：

「同種動物間以及人類間的自然趨勢是互助。合作共和的根本原理最得力的擁護者，便是那位天然歷史家，克魯泡特金所著的那本書——互助論。」

總而言之，合作主義與社會主義非但不必衝突，而且互為因果，相得益彰。合作運動的發達，一面可以促進改造社會的思想，一面也替那新的社會，預先打下基礎。所以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對於合作運動，無不抱絕大的希望，表深厚的同情。

第十四章 中央委員會與合作交易所

合作乃經濟的弱者的武器。若干貧困的工人農人，爲了改進自己的地位，乃聯合起來，共同組織一個合作社。不過一個小小的合作社，力量仍是微弱，要想維持，要圖發展，還該更進一步，與別的合作社聯合，組織所謂第二級的合作社。

這種第二級的合作社，即合作社的聯合會，在經濟方面，有極大的效用，大別爲六：

(一)使合作社辦貨時，比較上算。既是合作社的合作社，共同辦貨，貨多價廉。使所有加入的大社，小社，都得到方便及利益。

(二)幫忙初成立的小合作社。任何事業，起始總是困難，尤其是合作社。初成立時，社員既少，資本更缺，理事們又無商業經驗，一切困難及阻礙，很多無法解除。所以失敗倒閉，時常發生。法國在一

九零四年至一九一四年十年間，每年失敗關門的合作社，平均有一百六十左右之多。死亡率佔全國社數百分之六。在中國，更加利害了。

有了聯合會，情形就完全不同。一切貨物，可以代辦，無商業經驗，也不要緊。而且新成立的小社，所辦貨物，雖然不多，也可以不出高價。遇有阻礙，隨時可得後援。偶有損失，亦可得到救助。受了大團體的保護，自然容易維持，容易發達。

(三)可以避免職員的舞弊。合作社的失敗，原因固多，但職員的作弊，也是最大原因之一。普通商業，本有許多弊端，合作社總難免不受影響。有了聯合會，辦貨一項，可以不經普通商人手，最大弊病，因此根本消滅。這一層，在事實上也是極重要的。

(四)避免商人的杯葛(Boycott)在美國，在瑞典，以及別的國家，時常發生商人對於合作社的抵制。一地商人，聯合起來，不與合作社交易，使無處辦貨，不能支持。此時的合作社，如果是站在孤立地位，無有不失敗的。有了聯合會，這種攻擊，就容易對付了。英國批發合作社，甚至於特設一個基金，專為敵抗商人的這種戰略。

(五)可以自設工廠。合作的目的，不僅在消滅商人階級，而且要消滅廠主，工業家。自己生產，是消費合作的目標。可是一個小小的合作社，自顧不暇，那裏還能有許多野心。有了聯合會，一切事業，無論怎樣大，化錢多，也都能舉辦了。

英國批發合作社，現在設有麵粉廠七所，火腿廠五所，毛織廠五所，衣服製造廠九所，皮鞋工廠十一所，家具工廠五所，印刷所五處，其他如自行車廠，度量衡廠，首飾工廠，玻璃工廠，瓷器工廠，油廠，鑄廠，肥皂廠，顏料廠，畫框廠，藥廠，化學物品廠，帽廠，傘廠，襪廠，繩廠，鞍廠，刀廠等等一切用品，無所不有。每年自己生產的物品，價值達三千萬鎊。此外復購置田園，生產果蔬，養畜乳牛，達二萬八千餘英畝。更在亞洲購地三萬五千英畝，專以種茶。這種情形，是一個單獨的合作社，所夢想不到的。

(六)實現合作理想，合作的理想，是要消滅現在矛盾的經濟組織，建設一個合理的新社會。使貧困的平民，得到幸福，使不平的世界，得到公平。但是一個小小的合作社，那能達到這個理想呢？有了聯合會，進一步與別國的聯合會，組成國際合作聯盟，力量越過越大，範圍越過越廣，總有一天，多少萬人的願望，得到滿足吧。

聯合會的必要，是太明顯了。不過實際上組織成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法國，是經過了數十年的徬徨與拙拆，直到一九一二年，才有一個健全的、統一的聯合會。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合作運動興盛的時期，早就有過聯合會的組織，已在第三章說過。不過一八五一年後，復辟成功，合作運動，大受壓迫，聯合組織，當然更遭摧殘。到了一八六五年，在里昂才漸有聯合的嘗試。可是時機尚未成熟，不久失敗。一八六六年，又有一個發起，但是當局認為危險，加以禁止，也未能成功。

差不多同時，在巴黎也有同樣的嘗試。遠在一八五零年，巴黎的生產合作社，本有過聯合會，名曰工人合作社聯合會（L'Union des Associations Ouvrières），後與革命一同消滅。一八六七年，巴黎有六七處消費合作社，又決定組織聯合會，定名為巴黎消費合作聯合會（Syndicat des Associations Parisienne de Consommation）。

要再過十年，到了一八七六物才有新的發展。此時英國的批發合作社，成立了已有十二年，德國的批發合作社，也已成立了七年。巴黎一帶重要的合作社，共同組織一個工人消費合作社總會。

(Union ouvrière des Sociétés de Consommation) 一八七八年成立合作堆棧(Docks Co-operatifs) 一八八〇年有法國消費合作社總代理處(Agence générale d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de Consommation)但都短命而死。一八八四年又成立合作社總會(Syndicat d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加入的合作社每社派代表一人，每週開會一次。將各社的需要及商品的價格，詳細通告。代各社購物，但不付錢，請各社直接付給商人。既無堆棧，又無薪俸，只要一點房租費及通信費，職員是各社代表兼任的。這不是一個正式的批發合作社，不過是個購買聯合處而已。既無許多開銷，組織又很簡單，所以壽命較長，至一八九五年才消滅。

同時有一個特別的聯合組織，在合作運動幼稚的時候，成績總算不錯。一八八六年成立一個消費合作社，咖啡茶葉聯合會(Syndicat des Cafés et des thés du Sociétés de Consommation)加入各社，應認股本，等於各社每半月銷售量的價值。加入時繳納十分之一。用了這個方法，得到巨大的資本。自成立至一九〇一年，日漸發達，每年營業約七萬佛郎。一九〇一年社會主義合作社交易所及巴黎聯合會先後成立。這個特種聯合會，營業當然漸少，到了一九〇六年，法國批發合

合作社成立時，遂宣告停業。

這些次的失敗，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政府法令的壓迫。經營商業，關係很多，對於批發商人，各合作社，都要負責任。信用也是最不可少的。如果，不得法律的承認——不要說保護——當然無法進行。自由的，革命的法蘭西，這個美麗的法蘭西 (La Belle France) 是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的。直到一八八四年，工人無權組織工會，禁止其他結社的法令，直到二十世紀，一九〇一年才廢除。另一原因，也是因為組織的不健全。這些都是臨時的聯合購買，開鎖雖省，但是弊端易生，效率甚少。咖啡茶葉聯合會的比較成功，也是因為組織較完備，基礎較健固的緣故。

到了一八八五年，法國合作運動才有一大轉機。尼姆方面，法布爾、德波阿甫等，甚為活動，他們看英國的合作，發展迅速，而法國合作，情形太壞，於是提議模倣英國，舉行全國大會。竟於一八八五年七月十四至十六三日，正式開會於巴黎。大會議決，設立兩個中央機關，一為評議部，一為經濟部。評議部 (Chambre Consultative) 等於後來的合作聯合會，辦理宣傳教育聯絡通信及舉行大會等事。經濟部 (Chambre Economique) 則等於英國的批發合作社。

不過這個批發合作社，成立以後，第一個困難，便是合作運動內部的分裂。前面說過，當時巴黎，有個合作社總會，組織雖不健全，但有較久的歷史。當時法國的合作社，規模較大，資本較厚的，都情願獨立，不加入總會，加入的，只有一些小合作社，地位不穩固，才需要聯合購買。這些小合作社，社員大多是工人，思想接近社會主義，對於全國大會所發起的批發合作社，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時常表示不滿，表示反對。法國兩派合作運動，社會主義合作社與中立的合作社，從此漸漸的分裂了。

此種分裂的情況，產生許多的惡果，約略分述如下：

(一)許多合作社，都不願加入聯合會。尤其是社務發達的大社。他們自己的資本充足，贏利甚多，不願加入中央機關，間接與小社以利益，而減少自己的勢力。這種自私自利的心理，合作社也是不免的。因此只有大社，能夠維持，小的合作社，多數短命夭亡。

(二)合作社的理事們，不願加入聯合會。因為加入了，一切採辦均由聯合會經手。如不加入，向商人採辦，可以得到賂賄，「外快」，譬如購買劣貨，依好貨的價格記賬。種種弊端，不一而足。這種現象，各國都難免，但以當時的法國為最甚。

(三) 因為理事們的舞弊，所以想盡辦法，竭力避免。這些辦法中，有的實在太不合理。如巴黎最大合作社，收獲合作社 (La Moissonneuse) 竟將理事分成兩類，一類是選舉的，一類是在社員中抽籤得來的。該社當時有社員一萬七千人，每年營業，逾千萬佛郎，而主其事者，是在一般工人或婦女，毫無商業知識及經驗的人中，亂抽得來，未免太可笑了。別的合作社，也都規定，理事任期，只是半年，不得連任。請外行人來主持社務，快要變成熟手時，又要去職，請另一批外行人接辦，社務還會發達嗎？英國合作運動產生了許多熱心辦事，富有經驗的人才，而法國除了少數例外以外，在二十世紀以前，可以說是沒有。

一八九一年，比國合作社聯合會成立時，法國批發合作社，每年營業，已達二百萬。可是非但不能與英國比擬，而且不如本國較大的合作社，如收獲合作社 (La Moissonneuse) 等。一八九三年，全國營業增至三百萬，但是表面發達，實際上逐漸腐化。管理人的無能及舞弊，開銷的太大，大合作社的冷淡及攻擊，商人的競爭，各合作社的不信任，信用的漸失，這些原因，竟使法國這個第一個批發合作社，於一八九六年，宣告解散。

季德教授說這個批發合作社解散的最大原因，在巴黎的大合作社，不願加入，不願來採辦貨物。他們以為可以獨立，不願來受束縛。

合作社總會也於同年消滅。這次失敗，給與法國合作運動以莫大的打擊。此時英德國等合作運動已上了康莊大道，法國還在暗中摸索哩。

便在批發合作社快要失敗時，合作交易所宣告成立。這個名稱顯然是模仿勞動交易所 (Bourse du Travail)。勞動交易所的重要，使這些合作主義者，想組織一個合作交易所。法國的工會，在康明革命後，越過越多，需要一個總機關，大家可以來共同討論，交換意見。獨立的工會，所不能辦理的事，應有一個聯合團體去辦。職業的介紹，也很重要。在一八八六年後，勞動交易所，遂成法國革命的工團主義的大本營。

一八九二年，巴黎最大合作社之一，美城合作社 (La Belleilloise) 退出「評議部」。他社跟着退出的，也有不少。這些合作社，社員多數是工人，思想比較激烈，信仰社會主義，他們看了法國北部與比國社會黨領導的合作運動，也很想自己聯合起來，組織一個總會。醞釀數年，乃於一八九五

年十二月一日成立那工人消費社各作交易所 (Bourse Co-opérative des Sociétés Ouvrières de Consommation) 簡稱合作交易所。成立期，僅遲於勞動交易所數月。到了一九零零年舉行大會時，又將名稱改為社會主義合作社交易所 (Bourse des Co-opératives Socialistes) 色彩更濃厚了。不過正式的名稱，則用社會主義工人消費合作社總會 (Confédération des Co-opératives Socialistes et ouvrières de Consommation)。

合作交易所，本是以聯合全國合作社為目的，不過因為主持的人，都是社會黨，乃與另外一派的合作運動者，漸起衝突。這是法國合作運動一個大不幸。交易所既掛了社會主義的合作主義的招牌，另外一派，乃被罵為「黃色」，如資產階級，彼此攻擊，互相排斥。加上人的問題，惡感更深。法國合作運動，本來就很幼稚，又這樣的四分五裂，遂更加不像樣了。

一九〇二年，國際合作大會，在美國開會，法國代表海禮愛思 (Louis Hélias) 前往參加，同時詳細調查英國的批發合作社。歸國以後，著書報告，勸法國的合作主義者，聯合起來，不要有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之分。他主張羅去戴爾的合作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主義。他說：「合作終

會使勞動階級，得到解放的。合作是天天在那裏謀社會的改造。消費合作，可以使零售商業社會化，進一步更使生產工具社會化。』他的書的結論說：『法國合作，在狹小的路上，前進不易，現在應該另找一條新路了。』他的報告，影響很大，事實證明，英國的合作運動，遠勝於法國，大家於是想模倣英國，也組織一個批發合作社。

一九〇五年，距第一個批發合作社消滅，十年之久，法國合作大會，乃議決設立一個批發合作社（Le Magasin de Gros du Coopératives de France）籌備一年，於一九〇六年九月，正式成立。在法國合作史上，這也是一件大事。

這個批發合作社的目的是『將消費物品，生產及交換工具的財產及管理，交給消費者——即是全社會。』贏餘分配百分之五，為公積金，百分之五，存入社會主義合作交易所互助基金，百分之四十，為推廣基金，及生產基金，百分之二十，為合作宣傳及社會主義宣傳基金，百分之十，或補前數項用費之不足，或津貼社會主義的合作事業。依購物多寡，分配給各社的，僅佔百分之二十。批發合作社，加入社會主義合作交易所。這個組織的社會主義色彩，是極明顯的了。

發起的時候，許多人斷定一定失敗。可是因爲主持的人，毫不怕難，終於成功。他們有的是理想，熱心，信仰，犧牲精神，雖然經驗不足，知識缺乏，也能戰勝一切。最熱心努力的，是社長海禮愛思。

一九〇六年，巴黎合作聯合會與批發合作社聯合會，此時的批發合作社，加入的社，有九十三，資本三萬零四百七十五佛郎。當時的工會，多將存款存入批發合作社，流動資本，因此增加不少。

這個時候，另外一派的合作聯合會，附設的合作辦事處，資本也有三萬二千佛郎，勢均力敵，互爭雄長。可是從此以後，批發合作社，發達較速，漸執法國各合作運動的牛耳。

一九〇九年，合作辦事處改名爲合作批發社（Cooperative de Gros）性質本是一樣，名稱竟有兩個。惟一的分別，是兩方面的活動地盤，不完全在一處。批發合作社，可以說是北派，加入的多是巴黎一帶及法國北部的合作社，法國北部與比國隣近，頗受比國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影響。而合作批發社，加入的大多是法國南部的合作社，多數屬於尼姆派，是中立的，「小資產階級」的。此時，批發合作社，每年營業達七百五十萬，而合作批發社，僅一百二十萬。一九一〇年，前者營業，增至一千萬，後者不過一百四十萬而已。

此時法國的合作運動，情形異常奇怪，一面社數增加，可是多易失敗，中央團體，一個無力，一個表面雖然發達，但無資本，無公積金，只靠工會及各合作社的存款，維持流動，一有變故，立刻有破產的危險。而且打了社會主義的旗號，大多數的合作社，也不願加入。當時合作聯合會的總書記多德邦賽爾 (Daudé-Bancel) 說：『法國的合作運動，正在病中』。於是合作運動者，無論那一派，都有『聯合』的要求。一九一二年，中央委員會與合作交易所既聯合，一九一三年，兩個批發合作社，也就併成一個。

支離分裂，散漫病弱的法國合作運動，至此才算有了正式的中央組織。這個組織完成以後，合作進步，就迅速了。第一年的營業，就有一千三百萬，合作生產，有七十五萬。次年大戰爆發，合作組織，當然有一時的停頓。可是基礎已經穩固，受得起挫折。歐戰四年，合作運動，非但不受損失，而且進展極速，格外發達。如果法國全作運動的兩派，不在二年前實行聯合，絕對經不起歐戰的打擊。

第十五章 消費合作社全國聯合會

一九一二年以前，法國消費合作社，有兩個聯合機關。一是尼姆派的合作聯合會，一是合作交易所（一名合作社總會）是社會主義者主持的。兩方面都爭着拉攏合作社，有如商人們的招徠顧客。但結果是多數的社，完全獨立，不願加入。當時法國全國合作社數，在三千以上，但是每個聯合會，都祇有三四百社加入。其餘的，二千數百社，便孤立隔絕，單獨支持。這種情形，是使法國合作運動，非但毫無發展，而且祇有退步。

二十世紀之初，一九〇〇年，巴黎城內共有二十五個合作社，營業一千三百餘萬佛郎。到了一九一二年，竟減至九百五十萬。十二年間，減少三百六十餘萬。巴黎近郊十八個合作社，一九〇〇年的營業，近七百萬，到了一九一二年，竟減少四百多萬，僅有二百七十餘萬。城郊共計，減少七百七十多萬，佔營業額百分之三十九，首都如此，別的地方，更加不如了。

合作運動，退步的情形如此，而合作的敵人，商人們，則改良他們的方法，改進他們的組織。最大的改革，是廣設支店的大商業公司。這種組織，一面集中資本，力求經濟，一面又廣設分店，吸收顧客。在一九一二年，法國各公司的支店數，已有二萬之多，雇員九萬人，營業達十二萬萬。

在這樣大的敵人前面，法國的合作運動，當時許多別國的合作主義者，認為是歐洲各國中最落伍的，爲而子，爲事實，法國兩派的合作運動者，不得不力謀團結，進行談判。季德教授本是主張聯合，最具熱忱的人，許多年來，早就提議過許多次將兩派合併。所以尼姆派方面，是毫無問題的。此時另一方面，也有幾位社會主義者，認爲合作理論，本身就有改造社會的價值，不必加上社會主義的頭銜。因此也力主合併。內中尤以馬龍（Benaît Malon）福爾尼葉（Fournière）岳海思，多瑪，莫思等主張最力。馬氏少年時曾爲牧童，後來耕田，二十歲時，尙不識字，但後來經了多年的苦學，竟成一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創辦社會主義雜誌（*La Revue Socialiste*）著有社會主義史（*Histoire du Socialisme*）完全的社會主義（*Socialisme Intégral*）社會經濟學（*Manuel d'Economie Sociale*）社會的道德（*La Morale Sociale*）等書，爲法國近代社會思想大家之一。

福爾尼葉，也是工人出身，後來也爲社會主義雜誌主幹，巴黎工程專門學校（*Ecole Polytechnique*）教授。著有合作的統一（*L'Unité Co-opérative*）社會的理想主義（*L'Idealisme Social*）明天的精魂（*L'Âme de demain*）我們孫兒們的時代（*Chez nous petits-fils*）等書。

岳海思是法國社會黨首領。他對於季德個人，素表敬意，對於尼姆派的主張也表同情。以他的地位，主張合併，阻礙當然減少了許多。

多瑪 (Albert Thomas) 當時年紀尚輕，但已非常活動。彼以為合作運動，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的，用不着多加一個形容詞，所以力主與尼姆派聯合。這位世界知名的大社會運動家，竟於本年春暴卒於巴黎。

莫思 (Marcel Mauss) 是一位學者，可以對於社會主義的運動，積極參加，數十年如一日。當時任巴黎高等研究學校 (Ecole des Hautes-Études) 教授，現任法蘭西學院教授。

此外尚有波阿松 (Ernest Poisson) 等都放棄從前堅決態度，認為應該與「中立派」聯合。合作聯合會會長季德教授乃起草一個「合併條約」，由兩個聯合會，各舉行大會，首先通過。乃於一九一二年聖誕節在都爾 (Tours) 聯合召集一個共同的全國大會，正式通過。合併條約宣言，為法國合作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茲譯錄如下：

法國兩派合作社會合併宣言

合作聯合會 (Union Coopérative) 及合作社聯盟 (Con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因爲在分裂情況之下，使許多合作社得以藉口不加入任何現有的團體，使合作運動的發展，因以遲緩，使法國的合作運動所得的結果，不如別國的偉大，均願將此種情況，早日消除。

羅去戴爾先驅者所制定的合作根本原理，經後來全世界各國以兆計的勞動者的實施，成效日著，對於這些原理，兩個團體均表同意。這些原理，條列如下：

(一) 消滅現在競爭的，資本主義的制度，代以一種制度，使生產組織，不以謀利爲目的，而以利「全社會的消費者」爲目的。

(二) 聯合的消費者，漸漸的共有「交換及生產的工具」。他們此後創造的財產，永遠歸消費者所有。

這些純粹合作的原理，既與國際勞工會綱領裏所規定的原理一樣，不過應與漢堡及哥本哈根兩次大會的決議一致，承認合作運動的獨立。

凡是資本主義的，雇主制度的合作社，即是在有定限的利息以外，給資本股以紅利的，或限制股東的人數的，或社員所有票權，以股數多寡為比例的，或最高主權，不給與社員大會的；這些合作社，均不得加入聯合會。除此以外，所有的合作社均得加入。加入以後，各社的剩餘，仍得自由分配。

議決將兩個現有的全國中央團體，均行取消，代以一個新的團體，定名為全國消費合作社聯合會，解放勞動者的機關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de Consommation, organe d'émancipation des travailleurs)。

根據這些原則：

- (一) 每個消費者，均應加入一個根據本宣言組織的合作社。
 - (二) 每個合作社，均應設法使全體社員，有更密切的聯絡；並應舉辦教育及互助事業。
 - (三) 一切合作社，均應加入合作社的商務機關，即批發合作社 (Le Magasin de gros)。
- 使合作社的購買力，集中在一處。各合作社或獨自努力，或藉批發合作社，組織合作生產，生產

社員需要的一切物品。

(四)合作社應在剩餘裏，提出若干，維持或創立社會事業，並設備公有積金，以謀實現合作的綱領。(見戈蒙法國合作通史第一卷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頁)。

真正代表法國消費合作運動的全國聯合會，終於產生。大會同時選舉理事二十一，成立理事會。法國當時合作運動的首領，幾都在內。

次年後在漢思(Reims)舉行大會，兩個批發合作社，也合併爲一。全國聯合會，也略加改組，因係兩派合併，故同時舉出兩位總書記，一是多德邦賽耳，一即波阿松。

法國合作運動，實現統一，一切組織，剛剛就緒，前途發展，正有希望的時候，歐戰忽於一九一四年爆發。在混亂狀態之下，不免有一時的驚慌失措，暫時停頓。

不過因爲國家經濟組織的破壞，物價的飛漲，投機的盛行，平民生活的困苦，加上合作運動者的努力，一時的停頓，竟使後來的發達，格外迅速。一九一六年秋，戰事正激烈的時候，竟能舉行全國大會。此後年年舉行，未嘗間斷。

歐戰時期的各國合作運動，對於國民生計，有極大影響。在法國，如軍械工廠的合作飯店，如供給軍隊及平民的給養，降低物價，改善分配等等，對於國防與民生，功勞不小。季德教授，在法蘭西學院，講過這幾年的合作運動，將來擬完全譯出，茲不詳述。

歐戰以前，一九一三年，法國的消費合作社，有三千二百六十一處，社員僅八十八萬人。至於營業，不過三萬二千萬。歐戰以後，在一九二〇年，社數不過增至四千七百九十，而社員數則增至二百四十九萬人，較一九一三年增加三倍，而營業則達十八萬三千九百萬佛郎。

歐戰期間的法國合作運動，在統一戰綫之下，努力奮鬥，進步之速，是從前所夢想不到的。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加入全國聯合會的社數，為一千三百二十五。店數為六千。社員達一百五十萬人。營業為二十一萬九千五百萬佛郎。此外未加入聯合會的社，為數約二千，社員約八十四萬人。在世界上，已可算是一個合作發達的國家了。

法國全國消費合作社聯合會，在組織方面，曾有幾次變動。現在的中央委員會（*Conseil Central*）

(Fral)委員共計三十六人。每年由全國大會改選三分之一。各地方聯合會(Federations Régionales)則視營業的大小，推選一位或幾位委員，由全國大會加以承認。這種辦法，使中央委員會一面可以代表各地合作組織，一面也可以舉出有功全國的合作運動者及理論家。

全國聯合會經費，由加入的合作社負擔。各社營業，每百佛郎出三生丁，一萬佛郎即出三佛郎。一九三一年的營業，既為二十萬萬佛郎，則聯合會的經費，可以有六十多萬。活動經費，不愁缺乏了。聯合會附設或發起許多別的團體。最活動的，是專門委員會(Office technique)負責研究一切與合作有關係的問題，關於立法，法律，統計調查，合作教育，國外消息，都由專家主持，作精深的研究。

次為法律委員會，全國各合作社，如發生法律方面的問題，均免費指示，竭力幫忙。有帳目研究委員會，聘請專家，幫忙各社整理帳目。

設有合作圖書館，搜藏一切有關合作的書報。

此外復呈請政府設立高等合作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Coopération)於一九

一八年成立。這是法國合作最高機關，由下列人員組織之。

勞工部長爲當然委員長

上議員三人

下議員五人

大學教授二人

法蘭西銀行副行長

生產合作社代表十二人

消費合作社代表十二人

全國鄉村信用合作辦事處主任

其他

這個半官性質的機關，是合作社與政府間的居間人。合作社的問題，均詳加討論，議定解決辦法。政府關於合作的一切設施，均由這個委員會主持。

此外復在議會裏組織議員合作團(Groupe Parlementaire de la Coopération)。現在加入的，有上議員三十餘人，下議員一百五十人。

合作聯合會主要事業，爲從事合作教育及宣傳，因特別重要，將於第二十一章詳加敘述。

全國聯合會，自成立以後，除歐戰開始兩年外，每年舉行大會一次。現在世界上任何學術團體，文化機關，政治組織，經濟協會，都有每年舉行一次全國或國際大會的習慣。尤以社會運動的團體，特別注意這件事，各國工會，不顧一切的困難阻礙，總使每年有一次大會的舉行。國際方面，自第一國際以後，大會常爲世界勞動運動的主動力。合作運動，也是如此。本是平民在無可奈何時的一種嘗試，毫無後援，毫無靠山，力量當然太小，勇氣也易消失。如有大會的舉行，一面可以知道自己的地位，並不孤立，自己的辦法，也有別人在實行。與別人接觸比較，知道自己的長處，可以增加信心，知道別人的長處，可以模倣效行。在大會裏，可以與同志們商量討論，增長自己的知識，共同議決進行的步驟。理論的問題，亦可以互相研究，使空泛的夢想，逐漸具體化，實質化。法國合作史上，大會的地位，也是不可少的。

一八八五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屆合作大會，及次年在里昂舉行的第二次大會，實開法國合作運動的新紀元。季德的出頭，便是在這幾次大會裏。自一八八五年起，至一九一二年止，合作聯合會，共舉行大會十四次，而合作交易所，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二年，共舉行九次。一九一一年後，兩派合併，統一的合作大會，已舉行十九次了（一九三二年在內）。

爲了明瞭法國合作運動的特殊精神，對於合作大會，知道一點，也頗有用。第一次大會舉行時，人數極少，代表社數，不過數十，是多麼的可憐。現在來看最近舉行的大會情形——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巴黎開會——就不覺令人興感了。

一九三一年舉行的，是第十八屆大會，各地代表，共有八百，比國會議員的數目還多。五月十四日行開會禮，首先高唱合作歌（*Salut à la Coopération*）大會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已經常是季德教授，數十年來，每次大會，似乎主席非他不可。這次的主席，當然又是他老人家了。

季氏生於一八四七年，時年八十四歲了。所以致開會辭時，首先就說：

「昨天選舉大總統，使我們記得，一個總統的任期，不能超過七年。而我年年任大會主席，

已不止七年了，可是也許不久，我會不坐此席了。也許那時你們也覺得少了什麼似的。會有一位，忽然明白了，向自己說：「不錯，我們的老師不在了！」

「請原諒我，開始就說這些有點悽慘的話。近來我受了極苦痛的打擊。兩個人死，使我悲傷：一是我的家人，一位則也是你們的親人：吉紐（Claude Gignou）他是最親密的朋友，現在死了。三十年間，我們一起作事。三十年間，他校對我的稿件，使解放按期出版。為人極肯盡責，又甚謙虛。他本可在政界顯達，但他自願，努力於合作及工團的事業。他是尼姆學派的門徒，一生也就盡力於此。他以合作主義者的精神，從事於合作運動，而且是忠誠的，熱烈的，不出風頭的努力。」

不意季氏的傷感，果然成爲事實。一九三二年第十九屆大會，主席已另換別人了。

次由巴黎區合作聯合會書記福孔萊（Falconnet）報告巴黎合作運動的現狀。他說，十二年來，巴黎的合作社數，減少甚速，由一百三十五社，減至六十五社，但這是很好的現象，因爲營業的數額，由一萬二千五百萬，增至三萬三千萬。營業額的增加，便是因爲社數減少，力量集中。

然後外國代表，乃先後發言。英國代表，拉爾斯頓（Ralston），首先報告英國合作運動的情況。英國現有合作社一千三百五十六，社員人數六百二十五萬，營業額為三萬五千萬金鎊，合四百三十萬萬佛郎。

比國代表，柏爾特抗（Jorin Bertrand）先述法比思想的同源，許多聖西門派，傅禮葉派，以及蒲魯東等，均曾避難比國，使比國也同受影響。至於比國合作運動，現有社員佔全國人口七分之一，營業額為八萬萬佛郎，社員在合作社的存款，達三萬二千萬佛郎。

其他各國，如德國，奧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士，芬蘭，瑞典，等等，均派遣代表。法蘭西以美著名，法京又有Gay Paris之稱，所以各國旅行家，總以先到法國為榮。法國合作大會外國代表，前來參加的，比任何別國的大會都多。每年一次，各國的合作運動代表，在法國演講一次本國的情形，對於法國合作運動，影響當然極大。

然後是合理化委員會，全國餘暇委員會，合作專門學校等主持人的報告，議決案中，有幾件是極重要的，如設立全國合作發展及互助會，每年每社員捐出二十五生丁，維持合作兒童團，設法發

展合作專門學校，改組各地方聯合會等。

法國的合作大會，在合作運動上，佔很重要的地位。每年全國熱心運動的人，聚在一起，在正式開會參觀的時間外，又有聚餐，遊行，遊藝，跳舞等等娛樂，各地的合作運動者，藉此聯絡，合作運動，乃易於團結。一九三二年的大會在斯塔斯堡舉行，這是法國合作運動，最爲發達的地方。

法國消費合作社全國聯合會，成立至今，還不到二十年，已成爲世界上著名的大團體。團結三百萬家，營業近四十萬萬。進步之速，實在驚人。法國合作運動，現在正如一個二十歲的少年一樣，生氣勃勃，奮發有爲，前程的遠大，正未可限量哩。

第十六章 批發合作社與合作銀行

批發合作社，是合作社的商業的總機關。現在法國的批發合作社（Magasin de Gros des Coopératives de France）成立於一九〇六年。當時的色彩，是社會主義的。第一年，加入的合作社，

祇有一百四十一。一九一三年與中立派的批發合作社合併，到了歐戰發生時，已有四百二十五社加入。一九〇七年營業僅二百五十萬，一九一四年僅一千一百萬，到了一九三〇年竟達七萬五千五百萬佛郎。加入的社，增至一千四百餘。

批發合作社的資本，在一八〇六年成立時，祇有四萬七千佛郎。資本過少，不易發展。到了一九一六年，還祇有十三萬。不過資本雖少，但因盈餘的分配得法，竟能逐漸發達，基礎穩固。依照章程，盈餘的百分之七十五為公積金，百分之二十五分給各社。不過又有規定，各社認股，依社員多寡為比例，每五十人應認一股，即一百佛郎。在未繳清以前，即以應得盈餘充數。事實上各社大都未曾繳清，所以每年盈餘，仍不分配。用了這個方法，資本年年增加，由一九〇七年的四萬七千佛郎，增至一九三〇年的一千二百萬佛郎。

批發合作社的組織，與全國聯合會相同。理事三十六人，成立理事會。內中二十六人，係各地方聯合代表，其他十人，則由社員大會直接選舉。理事任期也是三年，每年改選三分之一。此外設監察委員會，委員五人。

批發合作社，爲辦事方便，分下列各部：

雜貨部 (Le Service d' Epicerie)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總辦事處設在巴黎，但在各省重要城市，分設辦事處及堆棧，以求便利。經銷貨物以糖最爲大宗，次爲鹹肉、油及肥皂。此部每年營業，近一萬萬佛郎。

葡萄酒部 (Le Service des Vins) 法國爲產酒大國，每年產酒，據說有七八十萬萬瓶。人民習慣，無酒不飯。所以酒的銷路，實在驚人。批發合作社，自置專爲運酒用的貨車一百八十輛，在鐵路運輸，並在產名酒區域，特設棧房，每年營業，在七千萬以上。

生產部，開設工廠，自己生產，是任何批發合作社應興的事業。法國的批發合作社，自一九一三年起，陸續設立皮鞋工廠，製服工廠，罐頭工廠，朱哥律糖廠等等，復自購鹽場一，每年生產，價值四千餘萬。

英國的批發合作社，爲世界最早的，現在高齡已達六十八了，而法國的還是一位二十餘歲的青年。茲將二十幾年的進步情形，表列如下：

年	份	加入社數	資	本營	業生	產
一九〇七		一四一	四七・〇三五	三・四五二・一五・〇五		
一九〇八		二三八	五三・五五〇	四・五五九・〇一四・〇五		
一九〇九		二六二	六五・五〇〇	六・三〇七・九六五・三〇		
一九一〇		二八二	七〇・七〇〇	九・七四四・〇〇一・四〇		
一九一一		二九三	八〇・八七五	一〇・五三二・八五六・五〇		
一九一二		二九五	八五・〇二五	一〇・六〇三・二五・九〇		
一九一三		三〇九	八八・三〇〇	一二・一六三・九七三・六〇		
一九一四		四二五	一一九・六二五	一一・三六五・七七〇・九六		九二六・七二六・二〇
一九一五		四二〇	一三一・六五〇	九・八八五・二七五・〇五		
一九一六				一九・九〇六・〇二八・二三		一・四二七・四七五・七〇

一九一七	四二八	一四三·四〇〇	三一·四六七·六〇七·六九	二·〇〇九·二三八·三〇
一九一八	六七〇	五八〇·四〇〇	五九·五二〇·五〇四·八六	三·七九七·五五三·六三
一九一九	一〇八八	一·一九八·三〇〇	一三二·四〇六·三六二·三六	六·八一八·〇九六·四七
一九二〇	一·五九一	三·八八九·八二五	一六五·九三〇·三七六·六八	二四·八九九·八〇四·〇四
一九二一	一·五九七	五·二六八·三五〇	一五二·六〇〇·五二二·七〇	二四·二八〇·八五〇·八〇
一九二二	一·六五一	七·二四八·〇二五	二二七·九四七·四一八·八四	一三·九二八·七一·九八
一九二三	一·六四〇	九·三三五·五七五	一六八·八〇〇·五四三·一八	一三·一四〇·一八五·四五
一九二四	一·五六一	一〇·一九五·三七五	三三三·九八六·一三三·一八	一三·七二八·八七六·六〇
一九二五	一·五三三	一〇·六六六·二三五	三三二·六九三·四二七·九三	一〇·三三一·九五二·三六
一九二六	一·四八〇	一〇·七〇一·四五〇	四三七·〇七一·四四七·六六	二二·七七九·八九二·四〇
一九二七	一·四七四	一·二一六·一〇〇	五五六·四〇五·五七一·三一	二二·二四·〇一九·〇六

一九二八	一·四五四	一一·五〇〇·一〇〇	六五四·〇四二·九九〇·五八	三〇·二二四·七四二·五五
一九二九	一·四二五	一二·七九二·八〇〇	七一·六九七·九六一·三八	三八·〇八七·二二八·六〇
一九三〇	一·三九一	一二·〇四一·四〇〇	七五五·一九〇·九四〇·五五	四二·三六一·八三五·九〇

批發合作社，於一九一三年早就附設一個銀行存款部(Département de Banque et de Dé-

posit) 目的在吸收工人們的積蓄。當時所給利息，活期為四釐半，長期自五釐半至六釐半。這種利息，在中國要算很低，但在法國，要算太高了。一九一四年吸收存款已有一百三十八萬佛郎。歐戰期內，營業進行頗速，一九一八年存款達三百萬，一九一九年增至九百萬，到了一九二〇年，忽然增至二千七百萬，一九二一年竟增至四千五百萬。到了一九二二年，復增至五千九百萬。此時仍為批發合作社的一部，一切均不適宜。於是大家感到有獨立的必要，乃由全國大會議決設立法國合作社銀行(Banque des Coopératives de France)。

成立時，資本由各社擔任，立刻集得一千三百萬。現已增至二千三百萬。獨立以後，信用大增，一九二四年，存款已超過一萬萬，營業近三十萬萬。到了一九三〇年存款達二萬七千六百萬，而營業竟有一百六十萬萬之巨。全國附設分行八處，代理一個餘所，在法國平民經濟上，所佔勢力，總算不小了。

合作銀行的組織，職員選舉方法，與批發合作社完全一樣。理事會理事三十二人，監察委員五人，查帳員七人。至於業務，範圍頗廣，與普通大銀行相似。

合作銀行對於合作運動，利益極多，最大的如下列四項：

- (一) 全國合作團體及個人，可以有一個自己的存款機關，利權不致外溢。
- (二) 批發合作社及各合作社需要款項時，隨時可以借用。流通資金問題，完全得到解決。
- (三) 發行債券，使全國合作社，得到巨款，經營較久較大的事業。
- (四) 促進生產。合作的目的，本在自己生產，有了銀行，資本雄厚，可以設立工廠，建設生產機關。

以實現合作的理想。

在法國合作機關中，火災保險合作社，也是很重要的，合作保險，本是一件最合理的事。因為保險的根本原理，便是「互助」，便是休戚相關，便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由保險公司經營這個事業，坐發大財，是件最不經濟的事。所以在英國，於一八六七年，早就成立了保險合作社（The Co-operative Insurance Society）火險，壽險，災害險都保。在一九二九年，保險的社，在三萬以上，保險的人，有三百四十餘萬。保險總額，達六千三百萬金鎊。

在法國，農業方面以外，只有一個火險互保社，定名為「休戚相關」（La Solidarite）於一九〇〇年成立。現在的情形，大致如下：一九三〇年度，保險者增加七千五百戶，產業價值三萬萬，收得保險費約四十萬。算至一九三〇年止，保險者近八萬戶，共收保險費二百六十四萬佛郎，保險財產，共值二十七萬萬佛郎。

保險社的資本，大都是所收的保險費，所有盈餘，除公積金外，存入「宣傳基金」內，從事於一切社會事業。

向保險社投保的，以（一）各市政府各鄉公所。（二）各合作社。（三）公衆建築的廉價房屋。（四）各工會各社會機關爲最多。

第十七章 省區聯合會與聯合合作社

在歐戰以前，法國的消費合作運動，十分落伍，最大的原因，在小社太多，不知團結，孤立無援，無從發展。一九一三年實行統一後，接着大戰發生，爲補救自身的缺陷，爲應時勢的需要，不得不改變方針，另找新路，於是便是在戰事正烈時，陸續成立數十省區聯合會及聯合合作社。

自一九一八年後，法國全國，每幾州的合作社，都聯合起來，組織省區合作聯合會（Union Régionales Coopératives）社員數通常由兩三萬至八九萬人，資本都以百萬計，支社少則五六十，多則三四百。規模之大，是以前孤立的合作社所萬萬不及的。

現代的工業組織，越過越大，支店公司的發達，使以前的小合作社，萬無立足的餘地。省區合作

社的目的，便在使合作組織合理化，用新的方法，經營一切，以抵抗托拉斯式的商業公司。

省區合作社的組織方式，職員選舉，資本認集，盈餘分配，均與普通合作社大致相同，不過有一大特殊點，值得一述，即是將事業分成兩部，採取兩種相反的方針。

在分配，生產等經濟事業方面，採集中方針。

在宣傳教育等精神事業方面，採分權主義。

合作主義的目的本來有二：一是經濟的目的：以最合理最經濟的方法，將人生必需品，分配給消費者。又以最合理最經濟的方法，生產此種物品。二是精神的目的：從事教育，娛樂，互助等事業。

這兩個目的，顯然是分立的。不過在合作運動，尙未發達的時候，合作社總是規模太小，時常是三五位熱心的人，一面抱了遠大的理想，一面從事於雜貨商人的事業。結果是，這些毫無經驗，不懂商業的人，去辦貨售物，當然不能達到經濟的目的。而合作社營業不振，收入微少，當然沒有餘錢，去從事教育社會等事業，所以精神的目的，也不易達到。「熱心有餘，能力不足」是這種幼稚合作社的特點。

如果合作運動已經發達，社員既多，營業又廣，成立了聯合會，情形就大變了。合作的目的，既有兩個，合作的事業，當然也有兩種：一是經濟的，從事消費及生產的組織，一是教育的，文化的，從事於宣傳、出版、學校等事業。這兩種事業，性質既完全不同，所需要的人才，當然也要兩樣。會經營商業，辦理工廠的人，未必能兼辦學校，而那些社會教育家，社會運動家，社會理想家，大多不善於經營商店，主持生產。所以各國合作聯合會，都將合作事業，分成兩部分，分工辦事，各盡所長。

在經濟方面，採集中主義，利益極其明顯，茲僅從人才方面着想，已是證明其必要。譬如法國的合作社，數目約有四千。每社理事平均至少十二人，全國共計，需要五萬位懂得合作，熱心合作的人。這在事實上是絕對辦不到的。現在將數千合作社合併，成立四十八個省區合作社，每社理事以二十人計，共計一千人，在法國，找出一千位適當的理事，決無困難。五萬位不中用的理事，對於合作運動，祇有阻礙，有何理由，不採取較經濟，較合理的集中政策呢？

在文化、教育、宣傳、推廣的事業方面，是越普遍越好，越廣佈越好。不得分散開來，深入民間，在這裏，一切以「人」為單位，以「人」為主體，要使每一工人，每一農民，都來參加，決不能用集中方

法。所以每一聯合會，下分許多區。每一村鎮，可以獨立設一合作小組，普通每一支店，即為一小組中心。每一小組，設立宣傳委員會，辦理一切演講，研究，討論，圖書等等事業。聯合會的盈餘，每年提出百分之五，專為此用。有的聯合會，營業發達，此種款額，常以十萬計。在聯合會方面，仍設一總機關，以資聯合，辦理較重大的事務。

法國的合作組織，在從前為落伍，現在則為最進步的了。據一九二二年的統計，一百二十四個省區聯合會及較大合作社，營業總額，等於其餘四千個孤立的合作社。所以這些聯合會，早已成為法國合作運動的主幹了。

法國合作運動合併的結果，除省區聯合會，尙成立幾個聯合合作社。組織，性質，本來相似，不過名稱不同而已。在活動範圍方面，前面多在外省，聯合合作社則在大都市及其近郊。茲將巴黎聯合社，及有特殊歷史的阿米安聯合社的情況，略為介紹。

巴黎聯合合作社。

據法國全國合作聯合會會長波阿松（Ernst Peisson）說，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從前是英

國的烏爾維奇 (Woolwich) 合作社，現在要推巴黎聯合合作社了。

法國的合作運動，在歐戰以前，遠不如英德等國，其原因在各自為政，不相聯合。新合作社發起的數目極多，但是死亡率也極大。到了一九一三年舉行合作大會時，才一致議決設法補救。此時的商人，已經聯合起來了，託拉斯，廣設支店的大公司，進步極速，合作運動，如不聯合力量，定歸失敗。不過法國人天性是愛自由，愛獨立，加上些其他的原因，合作社的合併，是極稀少的事。

大戰開始了，發生了兩件事，強迫巴黎的合作社，非聯合不可。這兩件事，有值得一述的。

對德宣戰了，一八七一年的國恥，會立刻雪盡，在A Berlin (到柏林去) 的口號之下，巴黎民衆的愛國熱，達到瘋狂的地步。有些商店，有德國人投資的嫌疑，均被民衆搶劫，內中最大的是馬吉公司 (Société Maggi) 這是一個牛奶公司，支店有四百五十處之多，以物美價賤的牛奶，分配給巴黎市民。被搶以後，一因這個公司在各地收買的牛奶，運輸突然停止，巴黎牛奶，立感缺貨，二因各牛奶商人，乘機漲價，以圖厚利，牛奶市價，立刻增漲一倍以上。

在中國是奢侈品的牛乳，在西洋是平民的普通食物。以滋養料的多少與市價為比例，這是最

便宜的食品。一個普通的平民食物，市價於數日間增至一倍以上，在平時已是一個社會大問題，況且在宣戰以後，工人受了動員令，大多失去職業，收入斷絕，當然更感苦痛。巴黎各合作社的領袖們，乃與馬吉公司及政府交涉，爲了消費者的利益計，應將牛乳的分配，由合作社經營。

一九一五年，又發生一個問題。此時戰爭，正極激烈，前綫軍隊，消耗極大，後方生產，異常不足，一切物品，都感到缺乏，肉類尤甚。政府爲救濟肉荒計，乃決定從各地及美國，購得冷藏肉，分售給市民。這本是極合理的事，但是法國人是最講求口福的，雖在戰時，仍非吃新鮮肉不可，不願吃冷藏的肉。一般商人，願售新鮮肉，貨少利厚，冷藏的肉，既由政府經手，利息不多，於而拒絕代售。怎樣辦呢？能肯爲消費者服務的，只有合作社。

不過要管理一個有四五百處支店的牛奶分配，要分配肉食給數百萬市民，這在英德瑞士等國，合作運動已很發達的地方，本是沒有問題的，但在消費合作，還很幼稚的法國，却是一件難事了。此時的巴黎，雖有一個合作聯合會，但這是一個宣傳、教育的機關，不能經營商業，雖有一個批發合作社，但這是一個各社聯合購買的組織，不能直接從事零賣事務。而當時的巴黎合作社，數目

雖多，沒有一個有此偉大力量，能够擔任全巴黎這兩宗主要食品的分配。

爲事勢所迫，巴黎的二十三個合作社，乃組織一個合作社聯合會，或聯合合作社（*Union des Coopératives*）。這個合作社的營業，起初只以牛奶及冷藏肉爲限，逐漸擴充，漸成爲一個正式的消費合作社了。

此事法國軍備部長，是著名的合作主義者多瑪（*Albert Thomas*）。因爲製造軍用物品的工廠，人工大增，乃要求合作社，設立合作食堂，給供工人們以衛生而廉價的伙食。在巴黎共設了十七處。聯合合作社的職務，又增多一項。

戰事延長，有些合作社，因爲社員多赴前綫作戰，無法維持，有些合作社，因爲種種別的原因，宣告解散，併入聯合合作社，起初是爲了一時的需要，而組織的聯合機關，現在變成一個極有生氣，力量極大的團體了。

政府在平時，對於合作社，有時取敵對的態度，有時則加以冷視，但在戰時，不得不求助於合作社，以分配民衆必需的物品。有一件事，是值得記錄的，這證明對於人民合作分配較之商人分配

要經濟得多。

一九一六年冬，巴黎缺煤，人民大起恐慌。市政府乃運煤一大批，交煤商代售。規定每千公斤，煤商付一百三十佛郎，售出時，定價一百四十五佛郎。可是戰時的商人，無不貪圖厚利，他們不顧政府的規定，紛紛漲價，平民也只有忍受。此時的市政府，乃請合作社出頭，設法補救。聯合合作社，乃負責分配，其結果非但將定價不超過政府規定的一百四十五佛郎，而且減至每千公斤一百三十五佛郎。後來繼續減低，竟減至一百二十佛郎。這件事，使平民對於合作社的信仰，格外增高了。

聯合合作社的內部組織，與別的合作社，略有不同，此應該略述一下。

社員大會，舉出十五位理事。他們互推一人為代表理事，權力極大，全社職員，以及各部主任，都由他聘請及辭退。代表理事下，分下列各部，每部設主任或部長一人。

財政及會計部

購藏部

雜貨部

屠宰部

食堂部

麵包部等

各部部长，完全是雇員性質，對於營業，不負責任，也無紅利可分。一切責任，由理事會獨負。對於各部部长，理事會則嚴加監督。採辦一事，比較簡單。原則上，都向批發合作社購買。

聯合合作社的組織，顯然與從前的合作社不同。羅去戴爾合作社初成立時，社員對於社務，應積極負責，十分熱心，才有發達希望。社員有任何意見，可以隨時提出，有何供獻，也可以隨時接受。總之，社員與合作社，有密切關係，這是他們的社。在聯合合作社裏，表面上，雖說最高權力，在社員大會，但是也與一個共和國家的情形，雖說治權在民，但是是一個老百姓，終是受元首統治的老百姓，對於國家大事，有權說話的機會實在極少。在一個社員有十萬以上的合作社，常務理事，主持一切，各支社經理，都是由他延聘，對他負責。社員有什麼主張，經理可以完全不管。只有常務理事，及他所派出的視察員，有說話的權力，一般社員，對於合作社，表面上完全是在「顧客」地位。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聯合合作社，其最大的利，在集中各社的資金及營業，從事大規模的採辦以及生產，謀消費的「合理化」。在商業方面說，顯然是個進步。但是因此社員與社，關係弛疏，熱心減少，合作運動，也必大受損失。大蓋合作幼稚時期，合作社數多而每社社員數少，逐漸合併，成立若干大社，所以英國合作社數，比較從前，減少許多，這並非是退步，而是進步的現象。可是這種合作併集中的趨勢，不是無限制的。到了某種限度，社越大，社員越多，對於社務的熱心，也越減少，反有不利。不過到了什麼時候，這個限度，不可超過，確是合作運動裏的一個大難題。

雖說如此，一個規模極大的社，辦理社會事業，究竟要容易得多。小社社員的熱心，固然可嘉，大社的力量雄厚，至少可以補救一部分社員的冷淡。

巴黎合作聯合會，設有社會事業委員會（Commission des Oeuvres Sociales），其下又設分委員會六：

(一) 互助基金委員會

(二) 各區借貸委員會

(三) 教育娛樂委員會

(四) 合作俱樂部委員會

(五) 避暑地委員會

(六) 個人借貸委員會

該會設有圖書館一，流通圖書館一，組織演講會，音樂會，同樂會等。社員死亡，其家屬得領若干卹金，女子生產，亦可得若干資助。又設一肺病療養院，及合作社員互助會，附設醫院，藥房及疾病保險基金等，使社員患病，非但可以免費就醫，而且可以得到若干保險金，以養妻子。自成立至今已用去二百多萬佛郎。此外教育及宣傳事業，及各支部舉辦事業，又各化去百萬佛郎。

從前小合作社，所夢想而辦不到的，現在的合作聯合會，一一實現了。

阿米安聯合合作社

阿米安 (Amiens) 是法國西北部一個工業城市。人口約十萬，出產法蘭絨及毛織物。織工的生活，在一切工人中，算是最苦的。織工的對於合作運動，似乎有特別的關係。英國的二十八位織工，

在合作史上已是不朽的了，法國合作運動的始祖，也是里昂的織工。

阿米安的合作運動，有一個特點，是很值得注意的，就是發起合作社的是工會，主持合作社的是工會，維持合作社的也是工會。在一個工業城市，這兩個社會運動，互相幫助，本不算是奇事，但工會與合作社，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是別處所不常見的。

一八九二年六月織工工會（*Chambre syndicale des ouvriers et ouvrières tisseurs*）召集各工會工人，舉行一個預備會。每個工會推出籌備委員二人，同年七月，遂舉行成立大會，定名為阿米安聯合——消費及預防合作社（*L'Union d'Amiens-société Coopérative de Consommation et de Prévoyance*）。

理事的選舉方法，也與通常別的合作社不同。是由當地六個工會，各推舉三人，共十八人，得社員大會同意，組織理事會。

初成立時第一個困難，自然資本問題。這是一切社會運動所同感的。工會在介紹社員外，有些在基金中，提出若干，借給合作社。又用一個特別方法，增加資本，這也是阿米安所獨有的。凡社員購

物，每購一佛郎，應多付銅元一枚，每購二佛郎，多付二枚，餘依此比例類推。這是一個反經濟的方法，購物者只希望少付物價，現在反令其多付，當然是極不合人情的。可是因為工會的幫助，工人的熱心，這個方法，竟極其有效。

第二個困難，是職員的不能稱職。合作社是一個商業組織，但是商業的知識及技能，是一般工人所不易得到的。這是各國合作運動中普通的現象，不過在阿米安，因為各理事們的熱心，在最困難的時候，竟能安然渡過。

第三個困難，是商人的仇視。在初發起的時候，合作社貧困簡陋，引起不起人的注意。但是幾年以後，社務逐漸發達，商人們看了，大起恐慌，乃拼命設法，以謀抵制。第一步，合作社來採辦貨物時，不肯供給，這一着，使合作社頗感困難。但是這個辦法，不易持久，若干時日後，總有些商人，不願受此約束，仍照常售貨給合作社。

合作社社務，漸漸發達，營業額漸漸擴大，信用漸漸穩固，商人的第一着，完全失敗。於是利用報紙種種非難，多方攻擊。製造種種謠言，對於負責人員，詆毀汗謗，無所不至，這個方法，比較有效，潔身

自好的人，每因此灰心，但是這個效果，也只是時期的，時間久了，作用也完全失去。聯合合作社，只有在初發起時，時感困難，此後則年年進步，獲利甚厚，一切空洞的攻擊，自有事實去回答，結果非但無害，對於合作的宣傳，反而有益。

聯合合作社，最初的社址，是在一個大門下面，簡直是個「小攤」。比較羅去戴爾的蝦蟆巷的社址格外的可憐了。社務略有發達，當然就非搬場不可。這一次也是租了一間小舖，十分窄小，而且極其黑暗，日間也非點燈不可。五年以後，又搬到一個新社址裏，這一次，已是一個廣大寬闊的店屋了。當時有位理事，第一次走進去的時候，表示不滿，因為「太大」了。可是不到幾年，又感到不夠用了。成立以後，第六年，麵包工廠開幕。這是一件大事。工人們最主要的食品，可以自造了。全體社員大會開會終了，二千餘人，到街上去游行，再過二年，第二工廠成立，這次游行，人數已增至五六千，結隊到公園裏去，舉行游藝會，兒童分得玩具，大人分得點心，下午音樂會，夜間在燈光月下，舉行跳舞會。

從此以後，事業增多，復與附近合作社合併，年年進步，從未間斷。茲將營業增加情形，摘錄如下。

以見一般。

一八九三年度	三四·六五六佛郎
一八九五年度	一六〇·四一三佛郎
一九〇〇年度	六七二·〇〇五佛郎
一九〇五年度	一·一六二·三五九佛郎
一九一〇年度	一·五九八·八二七佛郎
一九一三年度	一·八八九·七九三佛郎

一個合作社的營業，逾一百八十萬，已是一個富足偉大的組織，歐戰忽然於一九一四年八月爆發了。

怎樣辦呢？合作社的存款，存款人都來提取，銀行的來往，完全斷絕，購貨時，非付現金不可，有時甚至要在定貨時，完全付清。而且最危險的，動員令下，許多理事們，職員們，不得不離棄職務，到前綫去。

此時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在七月裏，營業是十五萬佛郎，兩個月後，九月的營業，竟只有九萬佛郎。在這種情形之下，非用非常方法，決不能維持下去。合作社的職工們，於是開會討論辦法，他們想來想去，想不出辦法，最後才議決，只有自己犧牲，自動減低工資。這個提議，竟沒有一人反對，他們爲了合作社的前途計，寧暫時犧牲若干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危急的時候，他們的工作增加，困難極多，竟肯將工資，減出百分之二十。

虧了這種犧牲，合作社非但能夠維持，而且繼續發展。在歐戰中，各國的合作運動，都格外發達，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在阿米安，更加明顯。茲將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營業數目，略舉於後，以資參考：

一九一五年一月	一三九・〇〇〇佛郎
一九一五年七月	一九二・〇〇〇佛郎
一九一六年一月	二二四・〇〇〇佛郎
一九一六年七月	二五四・〇〇〇佛郎

一九一七年一月

二五・〇〇〇佛郎

一九一七年七月

三五三・〇〇〇佛郎

一九一八年一月

四五六・〇〇〇佛郎

在戰爭中，經濟組織，與平時完全不同。貨物缺少，人民貧困，奸商乘機提高物價，合作社遂變成平民的避難所。戰爭好像是個試金石，多少事物，都經不起牠的打擊，而合作運動，反能因此格外發達，可見牠的力量了。

可是一九一八年三月，法軍大敗，阿米安危急，將被德軍佔領。官廳將法軍退却情形，通知人民，大起恐慌，紛紛逃走避難。便是合作社職工，也大都逃走。

這是合作社的生死關頭。如果負責人員，完全出走，則社址，生財，存貨，存款等，都只好拋棄，信用完全喪失。名譽完全掃地，數十萬財產，完全消滅，多年的心血，完全白費。這是理事，經理等人，所不願的，他們於是決定，無論如何，寧願犧牲性命，不願輕離職守。

這個時候，市政府，官廳，所有的官吏，全體走避，通告人民，勸大家離城。商人當然早已走完，所有的商店，完全關門，留在城內的人，所以不致餓死，完全虧了合作社。當時軍事當局，乃請合作社負責辦理市政，一市的收支，完全由合作社社長決定。

這件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現在大家對於合作社，都認為是個小店，能夠辦到物美價廉，已是萬分僥倖了，但是阿米安的例，可以證明，在危急的時候，合作社是人民團體中最重要。非但是衣食等必需品，仰給於牠，而且別的事務，也完全靠牠，這非但是阿米安如此，在歐戰中，各國都有這類事情發生。

當時阿米安，市民的用品，當然完全由合作社供給，而且軍用物品，也由社供給。又設法養了二十六頭母牛，所出牛奶，凡抱了小孩來的人，免費給與。

此時圍城越過越急，砲彈如雨，飛機不絕擲彈，於是將辦事處遷在地窖裏。合作社門口，曾落一彈，有個貨機被引火彈完全燒毀，另有一彈，落在天井裏。此時的軍事當局，見市民死傷太多，城將不守，下令全體市民，一律離城。合作社雖不情願，但也不能不服從。

由一個小小的小攤，進步到一個每年營業有三四百萬的大社，中間不知經過多少人的努力與犧牲，現在因敵軍侵入，這二十六年的努力的結果，不得不拋棄了。聯合合作社社長科柴特(Gene Cozette)說：「我們準備離城時，不覺傷心，動身的時刻到了，大家的眼中，不知不覺的都充滿了淚」。

阿米安雖被敵軍佔領，但他們仍不忍遠離，乃將賬目、生財及存貨，可以用汽車裝運的，都運至離阿米安只有十餘里的比吉尼(Picquigny)。在那裏，本已有了一個支社，現在加以擴充，營業竟甚發達。戰地商業，貨物缺乏，奸商作惡，合作社繼續營業，便利難民，這是合作運動的罕有的機會。比吉尼的支社，竟不够用，另在別處，再設立兩個木房，作為臨時支局。在危險急迫，救死不暇的時候，合作社仍能如此，自然易得民衆的信仰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德軍才退出阿米安。合作社的人員，在退軍時，最後離城。敵軍北走，他們却是首先入城。第一步是將被毀的社址，加以修理，趕緊開業，使漸漸回城的難民，不致缺乏必需物品。此時合作社發達之速是驚人的。非但是阿米安一城，此時商店尙少開門，大都來社購物，而且附近各

城，也靠此社，得有消費物品。火車為兩國軍隊破壞，尙未通車，運輸物品，均用汽車，這當然太不經濟。於是乃在各城，設立堆棧，各地難民，就近購物品。不意這些臨時性質的貨棧，竟因需要太切，人民信任，漸漸均改為支社。安米亞合作社，八月遷回。次年三月，已經增設了十八所支社，九月裏，已有二十九處，一九二〇年三月，增至四十。一九二一年底，增至七十三，到了一九二三年終，已有支社一百零六處了。這幾年的營業增加，格外可驚。

一九一八年營業額	三・九七七・九一七
一九一九年營業額	一五・一七〇・二七七
一九二〇年營業額	二七・九六〇・二三六
一九二一年營業額	三一・三七八・九二六
一九二二年營業額	三四・七一九・四五二
一九二三年營業額	四〇・五六一・三二九

到了一九二九年，增至五千一百萬佛郎。現在已超過一萬萬了。

聯合合作社對於社員的利益，是無窮的，在戰時，一切都被破壞，合作社繼續開業，平民所得的利益及方便，當然極大。便是在平時，也可以得到不少極實在的利益。這個合作社，售價通常略於賤普通商店，尤其是麵包，這個最主要的食品，在法國本是由政府規定價目的，但是合作社的售價，比政府規定的爲廉，這一層對於平民的經濟，有莫大的影響。平民的收入有限，用在食物上的金錢，與收入相比例，大於富人許多倍，而在食物中，又以麵包支出最大。如果中國平民所吃的米麵雜糧，能像法比等國，對於麵包那樣，用合作方法分配，所獲利益，一定更大。

平時所省得的金錢以外，每到年終，更可以得到分紅。便是在戰時，也可以得到八釐。現在爲九釐。這個利益，並非細小。假定一位工人，每月收入二十元，如在普通商店購物，非但價高，而且完全消耗了。如果是在合作社購物，則一年所費二百四十元，年終可以收回二十一元六角。可以將一個月的支出，完全省下，或等於多得一個月的收入。對於貧苦的人，這決不是個無足輕重的事呵。自一九二三年起到現在，每年消費者所得的分紅，每年都有四五百萬之多，這都是從商人那裏，所奪回的利益。

除此以外，社員產生子女及家人死亡，也都得到若干津貼。凡屬新社員，每次分得二十佛郎，入社二年，分得三十，入社五年，分得四十，入社十年，分得五十佛郎。如係父母死亡，則增加一倍。

社員的子女婚嫁，或應徵當兵，則贈給二十佛郎，做爲入社股金。在服兵役期間，每日津貼一佛郎。

社員生病，則由合作社特聘醫生診規，不取分文。而且視以前在社購物多寡，每日得領津貼，如每日平均來社購物十佛郎，得支二佛郎。如社員入社在十年以上，則疾病津貼，增至購物額百分之二十五。

平民的儲蓄，也可有一個適當的場所，歐戰期間，平民的存款，凡是存在郵局，銀行等處，都提不動，祇有合作社，仍照常付款，不過略加時間的限制而已，便是在德軍佔領阿米安城時，也是如此。至於股款，也可以分期取回。便是在那種異常情形之下，合作社的信用，依然穩固。

合作社發展，租用房屋，當然不大適合，而且也不經濟，於是自謀建築「石頭病」(Maladie de la Pierre)是法比兩國的合作社，時常被入譏諷的名詞。他們爲虛榮心所驅使，總想自建一所高大

雄偉的大樓，以表示自己的財富與勢力。這個病，有時使有用的資本，不能流通，影響到合作社的營業，但是對於一個發展的社，自建社址，附設種種應有的機關，都又是必要的了。

比國布魯塞爾合作社，於三十六年前，開始建築一個「平民房子」(Maison du Peuple)，費時四年，耗去百餘萬佛郎。阿米安距比國甚近，合作運動，在許多地方，却受比國影響。阿米安合作社與工會有密切關係，這是與比國一樣，而與法國其他各地不同的。阿米安距布魯塞爾，火車不過三小時，合作社社員，當然常有機會，參觀比國這種堂皇富麗的建築物，而希望自己也有一所。於一九〇八年舉行社員大會時，他們議決，在每年盈餘中，提出若干分之幾，做爲「合作房子基金」，積了十餘年，才於一九二一年，達到目的。

在阿米安，這是最大建築物之一。第一層完全是大理石的。合作社的商場，是在這一層。旁邊有個平民酒店。第二層是辦公處。圖書館也在那裏，藏書三千冊。第三層有個會議室，可容三百人，但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合作劇場。這是一個富麗雅致的娛樂場，冬季有熱氣，夏季有冷氣，座位有一千五百，坐在自己的場裏，看電影，聽音樂，賞跳舞，觀戲劇，阿米安的工人，可以自豪了。

現任法國批發合作社常務理事，阿米安合作社發起人之一加爾巴多（Garbado），關於他多年服務的合作社，有下列幾段話：

「我還記得，在一個又黑暗又窄小的房子裏，最初的理事們，或站着，或坐在木箱上，帶了焦急的神氣，討論絕望的社務。

「一位經理，拆了爛汗，聯合合作社的性命，危在旦夕了。明天就要付一筆債，可是社裏沒有錢。

「我看見有好幾位，臉上流淚了。這些眼淚，在這些焦急的臉上慢慢地流着，是多末的能够表情呵！……

「就在這個時候，一種偉大的美德，很簡單地表現出來。一位理事，好像做了什麼不好的事似的，很胆小的說：我家裏還有五十佛郎，可以借給合作社。大家都這樣量力借出，而剛才還極愁悶的臉，現在忽又充滿希望的笑容了。

「我們應該不忘那些先驅者，他們努力奮鬥，才有這個合作社。他們都是沒有什麼知識

的卑賤的工人。但是他們是富於熱心，而且是有信仰的。有了信仰，才有力量，就可以打破一切阻礙，使最料不到的事業，也可以實現了。

「合作社對於工團運動，也有極好約影響。當工人罷工時，合作社盡力幫忙，在助以金錢以外，並為罷工者特烘麵包，照原價出售。甚至於在社會大會裏通過一項議決案，將盈餘提出一部分，借給罷工工人。合作運動，是個實際的事業，活動的事業，創造的事業。」

「我們應該承認，當發起阿米安合作社時，我們對於這種組織，還很不明瞭。我們當時只知道合作社僅能給我們一點物質的利益，我們只覺得這是一個手段，我們當時決不料到它可以是個目的。」

「到了後來，聯合合作社，在商業上，統治了全阿米安，我們才知道，將合作組織，發達到了極點，是可以改造社會的。」

「聯合合作社，又使許多工人，得受特殊教育。他們被舉為理事，經理等職，可以學得許多知識，如無合作社，他們永無機會知道的。合作社也可以使工人們對於複雜的社會現象，有較

正確的觀念。這是一個大利益，我們所不該忽視的，對於我個人，我深的感謝聯合合作社，至死不忘。

法國合作社的合併辦法，鄰近的比國，完全仿行。法比兩國，可以說是一家，在社會運動方面，關係尤為密切，似亦應該略加敘述。

一九一一年比國在拉路費耶爾 (La Louvière) 舉行全國合作大會，討論工業合理化與合作。此時的比國，已有幾個支店極多的大公司，製鞋工廠，附設許多鞋店，百貨商店，廣設分所。大會議決，資本主義的企業，已用「聯合」的方法，以增加效率，減輕成本，合作社當然也該效法，才能維持自己，戰勝別人。於是決定，將全國分成若干區，每區只有一個合作社，一區的其他合作社，都變成區合作社的支社。

這個議決案，還沒有時間實行，歐戰來了。中立的比國，被德軍佔領，一切破壞，合作運動，當然也停止了。歐戰以後，合理化的趨勢，格外強烈，合作社為事勢所迫，不得不聯合起來。利愛日 (Liège) 附

近的合作社，共計有一百二十幾處，均情願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合作聯合會，勢力範圍，佔比國國土三分之一。其他各地合作社，也都相繼合併。

合併的結果，非但舊有合作社，維持發展，勢力增加，而且還可因此增設新的合作社，使從前沒有合作運動的地方，現在也可以有合作社。營業因此增加，社員數也因此大增。茲將利愛日，查勒華（Charleroi）途拉吉（Paturages）及拉魯費耶（La Louvière）四處合作運動，合併前後的比較，列表如下：

	力愛日	查勒華	巴途拉吉	拉魯費耶
合併前社數	一二五	三五	一三	三一
合併後新成立社數	一五八	四〇	一三	一三一
合併前平民俱樂部數	六三	一八	九	二五
合併後新增平民俱樂部數	三六	九	五	九

合併前有合作社的地方	九六	二六	九	八〇
合併後新有合作社的地方	二二一	五〇	一六	一〇七
合併前合作社員數	三二、〇〇〇	六、三三九	五、八〇〇	一一、〇〇〇
合併後合作社員數	七一、四五〇	一七、九一五	七、五〇〇	二一、〇〇〇

而且合併以後，社會事業，已容易辦成。從前各社營業已小，盈餘也少，當然無力舉辦種種有益於公眾的事。自從各區合作社成立以後，力量漸大，如養老金，疾病保險，失業救濟等等，均逐漸實行。一九二九年一年，僅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在社會事業上，花去二千萬佛郎。這是合併以後最偉大，最合理的結果。

第十八章 農團與農業合作

法國農村的合作組織，遠在中世紀裏，早就有過。季德教授，在農業合作裏，有過這句話：

「我們可以說爲製造酪而創立的會社是合作會社中的第一個會社。這個較之製造牛奶的會社古老得多，在中世紀的時候，至少也是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即已發生，最顯著的地方是碩拉和沙窩阿的山中。」（見彭補拙先生譯農業合作第二百頁）。

農人們接近自然，性情和平，習俗醇厚，艱辛備嘗，災害時有，久居一地，隣人多係至親戚友，所以互助習慣，易於養成，合作組織，易於產生。在互助論裏，克魯泡特金會將農民的互助事實，列舉甚多，茲擇錄數段如下：

「鄉村生活之一切事件中實行互助，可算是法蘭西各處日常生活之一部分。我們在法蘭西各處都聽到有四鄰在各種名稱之下，以彼此幫助，貯藏收穫物，釀造葡萄酒，建造房屋。我們在法蘭西各處都看見有和剛纔所講和瑞士夜會一樣一樣的夜會。法蘭西各處之土地共有者，乃結合以作一切的工作，幾乎所有描寫法蘭西鄉村生活的著作家，無不說起此等習俗的。我曾請我一個朋友，將他對於這個論題的觀察，寫信告訴我。我這個朋友年紀已經很大，他

會做過南法蘭西亞列日 (Ariège) 某處之自治團體的村長，他信中乃將他多年的親身經歷先訴我，且其範圍僅以他的鄰近為限，而不拿廣袤的地域來漫說，這也是有好處的。他的信中有些話，固頗瑣碎，但是就全部言之，實係一個鄉村生活的小世界之好寫照，我最好將信中的話節錄於次：

在我的鄰近地方之幾個自治團體中借助 (L'emprunt) 的習俗甚為盛行。當小農場 (Metairie) 需要許多人迅速來掘馬鈴薯，或割草禾，則召集鄰近的年輕人，青年和少女就來了許多，他們都不要酬勞，而工作很高興，到了晚上，他們愉快的吃了一頓後，乃舉行跳舞。在這幾個自治團體中，女子出嫁則鄰近的女子都來替她縫嫁奩，在有些自治團體中，婦人還是要做許多紡績工作，如一家要將所紡績的東西解下來，則在一個夜間召集所有的朋友來幫忙。亞列日及西南部之其他地方，有許多自治團體剝玉蜀黍苞的工作，也是由所有的鄰人來做的。所有來幫忙的，都款待以粟子和葡萄酒，而年輕人在工作完後就跳舞。至於榨果核油和壓大麻的工作，也是這樣去做。在 L 地方之自治團體中，則貯藏穀物的工作，也是這樣去做的。此等

苦工日因此就變爲節日，因爲主人是備置有吃的東西來款待他們的。大家乃爲彼此幫忙而工作，故可不給金錢以作報酬。

在S地方之自治團體中，共有牧場年有增加。幾乎所有自治團體之全部土地，乃歸共有，牧者乃歸共有者推選，裏面還有女子，公牛乃屬共有。

在M地方之自治團體中，地土共有者在將綿羊羣驅至高山草地之前，乃將四五十小羣聚在一起，而分爲三四羣，而由每一主人輪流充牧者一星期。

在C之小村中幾家共置打禾機一具，並共派十五人至二十人來管理此機器，此外私人又置有打禾機三具，主人以此租與他人，但租戶使用此機之請外面人來幫忙，亦是不給報酬的。

在我們E之自治團體中，有一次墓地中要造牆，所有用於買石灰和付巧工的工資之金錢，一半乃歸村會拿出，一半乃係募化而來，挑沙挑水，拌三和土，幫助泥水匠等工作，則完由不受報酬的投效者去做，村中的道路修築，也是在投效日，由大家去做，其他自治團體，則有用同

樣的方法以造噴水池的，而榨葡萄機和他種小機器，也常由自治團體來設置。

我的朋友又將他向住在同一鄰近地方的二個居民問到的話，告訴我於次：

在幾年前，O地方是沒有磨坊的，自治團體乃自家來建造，款子乃由大家拿出來。大家爲避免作弊及偏私起見，乃決定每個吃麵包人，須給磨坊中磨粉者兩個佛郎，而不另給磨粉資。在聖G地方。農民是沒有幾個保有火險的。某次有一家遭了回祿，其餘的農民乃給以一切被火燒掉的東西，如鍋，釜，被蓋，椅子等是，而被災害者的家用東西，乃得有適度的恢復。所有的鄰人均來幫助他重造房屋，而同時又接他全家去居住，並不索資。

此等互助的習俗——我們還可以再舉許多的實例——顯可使法蘭西農民，當全村中僅置有一聯耕馬，一具榨葡萄機，和一具打禾機的時，而能結合輪流使用甚易，及其做鄉村中的一切工作甚易之原因。運河的維持，森林的刈伐，樹木的補種，澤地積水的排洩，均自古以來，就是歸村社來同工作之力，從他處將土壤用背搬來，堆成段階坪，而在其上種粟子，桃子等果品，所用的水則來自長可二三哩的漕渠中流來，現在他們又開一長可十一哩的新漕渠。

最近法蘭西農民協會(Syndicats Agricoles)所以能有很大的成就，即爲此種精神之產物，一直到一八八四年，法政府方准許十九人以上之結合爲合法。當這個『有危險性的試驗』，在行的時候，官僚已作有充分的『防備』——用議會的話——是不必要我，再說的。雖說農民協會遭有種種之阻礙，但是已漸在境內佔勢力，最初農民協會僅爲購肥料和種子而成立，因爲當時此二樣東西的贖造品太多之故。後來農民協會乃漸將範圍擴充，如銷售農產品，和在土地上作永久的改良，都成爲會中之職務。在南法蘭西地方，因葡萄蝨(Phylloxera)肆虐，而許多植葡萄協會乃以產生。有十個乃至三十個植葡萄者，就組成協會，以購汽機吸水，和輪流作必要的設備，以注水到葡萄園中。農民因免葡萄園地被水淹沒，園地的灌溉，以及溝渠的維持，而常有新結合成立，只要按照法律，所有鄰右的農民，對於此等舉動，已經一致贊成，那就沒有阻礙了。各地均有果業或乳業結合。在有此乳業結合中，所有製出來的乳酪，乳酥，是平均分配，而不照每頭乳牛產乳之多寡。在亞列日，我們看見有八個自治團體，爲共耕土地而作結合。爲施醫而成立的結合，則在三百三十七個自治團體中，即有一百七十二個自治團體。

體有銷費協作，乃隨農民協會而發生。此外尚有爲別的共同目的而作的結合頗多。波德利雅 (Baudrillard) 說，有了此等因地域不同而其特質的結合後，我們的村莊中，乃起有重大的變遷。——（錄周佛海譯互助論第三卷十七至二十二頁）。

互助這個原則，在實際上，可以有無限的應用，法國農民的組織，至多且繁，法文中的會社，團，合作社，農團，一切表示團體的名詞，都被農人團體用盡了。什麼農團，農團聯合會及總會，農具購買合作社，原料購買合作社，運銷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勞動合作社，各種保險社，信用合作社——細分起來，不下數十種。

這些農民的經濟組織，種類雖多，大別可分爲三類：一是農會 (Syndicat agricole) 一是農業合作社 (Coopérative agricole) 一是農民互相保險社 (Mutualité agricole) 在這三類外，也還有別的，而且便是這三類，也無一定的界限，甚至於性質一樣的團體，名稱不同。如同是購買合作社，有的名農會，有的名農業合作社，同是製造牛奶的團體，有的名牛奶合作社，有的名牛奶生產者農會；諸如此類的事，是很多的。

這些團體，不是法律的產物，也不是政府的設施。也與其他的平民運動一樣，是生活所迫成的。在合作這個名詞，還未發明以前，早已就有合作社了。前面說過在中世紀，已有些農民組織團體，開鑿，並維持為灌溉用的運河，十八世紀以後，已有不少牛奶製造合作社。保牲畜死亡險的互保社，也早就有的。還有許多農業生產合作社，雖無章程，事實早就存在。十八世紀後半期成立的農民團體，有許多至今還存在，現在的農團及合作社，有不少是舊式的團體改組而成的。

農團實為法國農業合作的主動力，又可以說是合作運動的大本營。從歷史上說，這兩個運動，時常混合，完全分不開。所以以下也合起來敘述。

法國現在農團的發達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時代背景的。細究其原因，大別為三。

(一)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是歐洲農民最起恐慌的時候。美國，加拿大，阿根廷等國的農產品，大批輸入歐洲。這些新的國土，土地肥饒，又用新的科學方法，成本較輕，穀價大減，歐洲的農民，當然無法抵制，是在這些年代，許多國家的農業合作，開治發達，丹麥是個最顯著的例，法國也不在例外。

(二)美洲的多量穀類，輸入歐洲，這是歐洲各國所同受的禍害。法國更有一個大災，一八七五

年後，爲法國農產品大宗的葡萄，被害蟲所損，農民生計之一，完全斷絕。是在這個時代，農民爲貧困所迫，乃紛紛組織農會。

(三)從前政府禁止人民結社，凡是二十人以上的團體，認爲違法，農人當然無從組織團體。一八八四年後，政府爲事勢所迫，不能不容許工人有結社權，對於農民的團體也就不大干涉。但是有一次，農會的法律的根據，竟成成問題，法庭竟宣告農會是非法的。不過太遲了，農會的勢力已經太大了，法律的干涉，已無效力，到了十年前，一九二〇年，議會才正式承認農會的合法。

國會議員，雪發禮葉 (Odevalier) 有一次在議會裏，很明白的說明農會的起源，及其與合作社的關係：

「此時一個新的經濟恐慌，正使法國農業，大受損害，外國的競爭，從前是沒有的，此時則使農民，無所措手。當然非奮鬥不可，但是農民要奮鬥，需要有人指導，而且需要物質的幫助。他們於是組織農團，而且首先要從這個組織，得到物質的利益，如取得優良種籽，人造肥料等。他們所希望的農團，不僅是得些勸告，得些鼓勵，而且要獲得生產上運銷上切實幫助。換言之，在

農團名義之下，他們是要進一步組織合作社。當時「合作社」這個名詞，是城市的人所專用的，鄉下則祇曉得「農團」。可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大家正從事合作組織。漸漸的，農團竟變成真正的完全的農業合作社了。

農團與農業合作社的關係，在理論上，前者是精神的，文化的，社會的團體，後者是商業的，經濟的團體。這與各國消費合作的組織相似。如英國有合作聯合會（Cooperation Union）法國有全國消費合作聯合會（U.N.C.O.），從事於合作的宣傳，組織，教育等等，此外另有批發合作社，去經營商業，負一切經濟上的責任。

不過事實上，農業合作，不像消費合作那樣，分得十分清楚。大多數小的農團，同時舉辦合作社的事業，便是在大的農團裏，雖與合作社分離，但關係仍十分密切。祇有信用合作社，雖大多數是農團組成的，但是成立以後，立即獨立，不再與農團發生關係。

在歷史上，農團是老大哥，合作社是小兄弟。有些農團，成立於一八八四年以前，當時法律還不容許有這種團體，一八八四年後，各州農團，紛紛成立，到了一八九〇年，法國全國已到處有農團了。

當時法國農業，情形極壞，不得不設法改良，人造肥料，已有許多農人使用，但因奸商圖利，時常偽製劣貨，售給農人，農人屢受欺弄，無法可施，才組織團體，聘請專家，代為化驗，代為購買。所以農團的第一件事業，實等於一個購買合作社。

依照各地農團的章程，無論是地主，佃戶，工人都可以加入。宗旨是解放農人，教育農人。事業則由農團這個基本組織，逐漸設立各種互助，保險的團體。信用，購買，銷售等合作社。又聲明不問政治及宗教，在大會裏，不得討論任何政治的及宗教的問題。不過事實上，主持法國農團運動的人，最初大多是天主教社會主義者。

此時的農團，氣焰盛旺，合作社不過是其附屬品。一八九四年，全國農團，在里昂舉行第一次全國大會，有下列一個議決案：「農團有時不能充分得到商業的利益，應組織合作社。不過合作社的地位，是幫助農團，決不能取而代之。」

主持農團運動的人都抱這個主張：我們的「目的」，是社會的改良。至於經濟的活動，如互保社，合作社等，不過是「手段」。所以有人形容他們：前門開店，後面演講（*La boutique n'est que*

L'antichambre de la salle de conférences)。

可是真正實際組織農團及合作社的人，却是一般毫無理想，毫無「目的」的人。這是那些自耕農，佃戶們，他們爲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手段」便是他們的「目的」了。

法國的農團，在世界上是個特別的東西，對於農業合作運動的功勞極大，法國在歐洲算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恐慌的時候，才有這種組織的發生及發展。對於農民經濟生活，影響極大，茲將農團的種類及組織，詳述如下：

農團的種類極多，有的是獨立的，有的是與合作社聯合的，有的簡直就是合作社。法國農民的組織，大別可分爲下列九類。

- (一) 農團兼購買合作社
- (二) 農團兼銷售合作社
- (三) 生產製造合作社
- (四) 勞動合作社

(五) 利用合作社

(六) 農工工會

(七) 互相保險社

(八) 農業公益會

(九) 其他

(一) 農兼購買合作社(Syndicats et Coopératives d'approvisionnement)。

這種組織，比較容易，也便是最初發達的。一村的人，只要感到有這種組織的需要，就可以由幾個人發起，起草章程，徵求會員，於是開成立大會，選舉理事，對於官廳，就要將章程抄兩份給村長就算完事。而且章程、表冊等，都有現成的，可以照抄或模仿。

不過這種簡單，這種容易，祇是表面的。困難是在份子的無知，自私，愚蠢。合作社是一個平民教育的機關，加入了合作社，使人可以受一種實地的社會教育，可是在初成立的時候，種種弊端，種種缺陷，是不可避免的。

只是一個小農團，還是沒有什麼大用處。一村的人，如果只有十位，二十位，加入農團，至多祇能購買一車肥料，若干種籽，有時也許可以購置一副械器。但這是並不十分合算的。一定要加入更大的聯合會，才能切實的得到利益。聯合會可以延聘專家，設立堆棧，使會員得價廉物美的貨品。

購買合作社，以村為單位。法國現在，大概有八千個購買合作社。內中大多數是很小的，有的甚至於每年營業，僅一千佛郎。有的則以百萬計。村以上，有時有鎮聯合會，有時直屬州聯合會，其上有省區聯合會，最高則為全國聯合會，共有兩個。

(一) 總合作社 (Coopératives de l'Union Centrale) 目的在代社員 (大多是團體) 購辦一切農事上的必要品及消費物品，每年營業，約三千萬，單以肥料一項計，分配至一萬萬噸之多。

(二) 法國農人總會 (Syndicat central des Agriculteurs de France) 凡是農人，本地如無相當組織，可以直接加入這個會。職務只是聚集會員的定貨單，交給大商人，由商人運送，所以用不着店面，堆棧之類，只要一個辦事處，因此開銷很省，會員得益，却又很大。現有會員二萬人，每年營業，也在二千萬以上。

(II) 農團兼收集銷售合作社 (Syndicats et Coopératives de Groupage et de Vente)

從購買合作到銷售合作，這一步跨得很遠。一個農人，他購買肥料，機器的時候，自己不十分內行，自知不一定得便宜，求助於團體，是個很自然的事。可是當他的農產品出售的時候，他極不願假手他人。他總以為自己的貨色，比人家的好，可得善價。市面上的行情，又日有高下，他以為自己比人家聰明，可以特別得利。銷售合作，將一切貨物，劃一定價，在農民也是不高興的。

因為這些以及其他困難，農團時常不先組織銷售合作社，祇是設法代農民宣傳，介紹主顧，作一中間人。這些非正式的團體，年月久了，漸漸的變成真正的銷售合作社。於是將貨物收集，依貨質的優劣，分成等級，預備貨樣及商標，與大商人，大工業家，或消費合作社，直接交易，當然易於得優良的條件出售。

法國銷售合作的事業，最首要的，當然是銷售小麥。美國及加拿大的小麥運銷，範圍之廣，事業之大，令人驚異。法國相差很遠，但也有不少州，有銷售小麥合作社的組織，而且情形也不錯。

又有些農人，專從事選種，用合作方法，銷售他們的改良種籽，這種合作社，現在也有好幾處。

在布魯塔尼(Bretagne)省，銷售合作，在幾位熱心的農業教員領導之下，最爲發達。有不少銷售馬鈴薯的合作社，每社每年所售，少則二三百噸，多則七八百噸。捲心菜、洋葱，以及時鮮蔬菜等，也都有銷售合作社。在起初的時候，商人們組織起來，設法破壞，但在現在，商人們完全失敗了。

在蒲隆加斯退爾(Plongastel-Daoulas)一地，有一銷售「草莓」的合作社，十分發達，每年銷售，至四千餘噸。

不過因爲法國的購買合作社，非常的多，許多兼辦銷售合作的事業。因此專辦銷售的合作社，數目未免較少了。

(四)生產及製造合作社(Coopératives de production et de Transformation) 生產及製造合作的發展，困難更甚於銷售合作。這與農民的習慣、性情，根本不相容的。不過在危急的時候，經濟恐慌，不得不設法救濟，生產合作，製造合作，在法國也與他國一樣，是在這種時期，發生出來的。

葡萄酒，酒精，奶油，奶酪等等，從前都是農民家家自己用土法生產的。可以用了這種土法生產

出來的物品，怎樣去與用新式機器製造出來的相競爭呢？要想用新的方法生產，一個農人，無資本，無能力，是絕對辦不到的，唯一的方法是與隣人聯合，組織合作社。無論製造葡萄酒，或是製造奶油，要用新機器，必要若干資本，請幾位技師，原料也不是一家所能供給的，時常需要百家千家的物品。這已不是農業，乃是工業了。農民不組織起來，怎樣能夠應付呢？

製造合作社的種類很多，合作麵粉廠，是一種很重要的。一地方的農民，先經營小麥的銷售合作，成功以後，他們格外大胆，更進一步，去組織生產合作社。加入的農人，大多數是小農戶及中等農戶，每社社員，少則三四百，多則一千餘。

更進一步，乃有合作麵粉麵包廠，這種組織很是特別，又很是重要。茲舉瑞爾（Gelo）州工東（Condom）農民麵粉合作社為例，略為介紹。該社社員分兩種，一種是合作社員，種小麥的農民加入，每人認一股，每股二十五佛郎。一種是主顧社員，消費者加入。合作社員，可以售麥給合作社，也可以指定一部分，向合作社交換麵包。

這個合作社，異常發達，週圍三四十里的農民，差不多都把他們的小麥，送給社裏，一面使生產

者，得到最大的利益，可是一面又使消費者得到價廉物美的麵包。

這個合作社，給我們不少的教訓：（一）指示我們，對於平民最主要的食品——麵包的對於西洋人，正與飯或麵食雜糧的對於中國人——應該如何生產，如何製造，如何消費。（二）生產者應如何與消費者直接交易，不結成一個團體，為消費而生產，由生產而消費，消滅中間人。（三）告訴我們人們應該怎樣勞動，為什麼勞動，所穫小麥，用以製造麵包，先供自己及家人吃用，有餘才用以交換別的必需物品。

乳酪製造合作社，是歐洲最古的生產合作社。有些乳酪，大似車輪，需要許多牛奶，才能製成，這是一家所萬難做到的。於是隣近的農民，大家商量，今天將各家的牛奶，完全送到A家，後天送至B家，依此類推，使人人製一乳酪，出售獲利。此種辦法，漸漸的覺得不便，後來更進一步，指定一人，專門製造乳酪，大家將牛奶都送至他家，製成乳酪，出售得錢，依各人所出牛奶多寡為比例，分給大家，於是成立一個合作社了。這些古合作社，大多數是在法國東部，與瑞士隣近的地方。

四十年前，法國發生了一個最可怕的害蟲，滅盡了葡萄園，使法國許多依此為生的人，完全傾

家破產。尤以南部及西部的農民爲甚。

怎樣辦呢？一位可憐的農民畢霍（Eugène Birand）忽然想出了一個辦法，不再種植葡萄了，改去養牛，所得牛奶，同合作方法製成奶油及奶酪。贊成他的辦法的人，有六十名，遂於一八八八年成立一個油酪製造合作社。結果是農民所獲利益，較之將牛奶售給商人，竟多三倍。消息傳出，許多農民，因此改業；進步之速，可以下列簡表爲證。這個表是夏杭特及波阿圖兩省油酪合作社聯合總會，歷年發展表。這兩省是在法國最西部，本最不適於養牛的地方，可是用了合作，人力竟能勝天。

年	份社	數社	員數	牛數	收 入（佛郎）
一八八八	一	九〇	三三〇	九二、〇〇〇	
一八九〇	一九	四、三八〇	九、七九二	一、六〇三、〇〇〇	
一九〇〇	九八	四八、八五〇	一一六、二六六	二〇、六八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	一三〇	八〇、一八八	二二四、四九八	五五、八五一、〇〇〇	

一九二四 一二九 七九、九七〇 二二六、一一八 二七八、三六九、〇〇〇

這個總會，如此的發達，竟自設了一個油酪學校 (Ecole de Laiterie) 學生有六十人。

*

*

*

*

*

*

釀酒合作社的發生及發達，也是事勢迫成的。種植葡萄的人，總愛在自己家裏造酒，自以為多末的好，最不願與隣人聯合。可是一九〇七年，酒業恐慌，銷售不出，這些造酒農人，無法維持，不得不設法救濟，才有釀酒合作的組織。

到了現在，這種釀酒合作社，實在發達，而且正像季德教授所說，實在太發達了，世界產酒的國家，法國為第一。我們中國素不喝酒的人，到了法國，也被迫着非喝不可。到飯店裏去吃飯，總是給你一瓶酒，喝也算錢，不喝也算錢。茶比酒貴，如果你不願只喝冷水，則不得不勉強喝酒。酒雖未嘗無益，但終是不祥的東西，合作發達，生產如許害人的東西，也要算是一個矛盾了。

生產合作社，種類極多，茲再略舉幾種如下，以見一般：製粉（山芋粉等）合作社，醃菜合作社，澱粉合作社，蠶桑合作社，粗紙合作社，製麻合作社，製糖合作社，萍果酒合作社，藥草合作社，罐頭合

作社，掃帚合作社，木叉合作社，還有一個花園合作社。

(五) 勞動合作社

理想的農人組織，有些合作主義者以為第一步先使「耕者有其田」，再由這些有田的耕者，依合理方法，組織合作勞動，共同耕作，共同管理，利用一切機器，一切科學方法。可是這種理想的生產合作社，還不可多得，俄國的合作農場，比較值得注意。在法國，這種完全合作社，還是絕無僅有。不過意大利式的耕種合作社，法國也有若干。

法國農人勞動合作社，內中頗有很發達的。如有些種植葡萄的農人，所組織的合作社，以及蔬菜、花卉合作社。在海（Hort）有一工人園藝合作社，起初以極少的資本，經過不少的難關，現在已很發達，每年營業，有三四十萬佛郎。

(六) 利用合作社

一切形式的合作，都以增加生產為目的。在農業方面，要使生產增加，利用新式機器，大概可以算是最重要的方法。不過有些機器，價錢太大，修理使用，也要花費許多。一個農民，決買不起，即是買

來，也不合算，於是組織共同使用機器的合作社。最多的是打麥機，其次是電犁，耕田機等。這種合作社，法國很多，祇以在農業信用總行裏登記的計，已有六百，未在該行登記的，尚有許多。共計至少有一千以上。

打麥合作社，有一個聯合會，打麥農團及合作社聯合會 (Fédérations des Syndicats et Coopératives de battage)。電耕合作社 (Coopératives de labourage électrique) 也有驚人的成績，工作既好，成本又便宜。

(七) 農工工會

農人的團體，是只要與農業有關的人，地主，佃戶，工人，都可以加入。從事農業合作的人，本不該多分階級，在法國，多主張合作社該是混合的 (Mêlée)。事實上，法國鄉間，並沒有一個很多的無產階級。所謂工人，大都是自己的田少，再出去幫鄰人的忙，或是農人的兒子，將來可以承繼父業的，或是暫時作工，將來可以變成佃戶，甚至於變成地主。而且便是真正的無產者，他們也不會久住鄉間，漸漸的會到都市去的。

所以農工團體，在鄉間很少，只有在那新式的農場裏，近於工業化的農場裏，工人數目較多，才有工會的組織。

工會的存在，以能否爭鬪為條件。所以農工的工會，也與工人的工會一樣，組織起來，也就要作戰。在歐戰前，農工的罷工，為數很多，有時而且很暴烈。不過在小農最多的法國鄉村裏，無產的農工，總不會有很大的勢力。

(八)互助保險社

這種社，在英德等國，已佔很重要的地位，在法國農人中，也極發達。可是這種保險社的種類，非常之多，有的保農人的火險，有的保災禍險，牲畜死亡險，冰電險等等。所有這些保險社，有兩個共同點，一是理事不受任何的報酬，二是不賺一錢。

保險合作的組織，分成數級，第一級是地方互保社，區域很小，一遇大災，立出巨款，當然危險，於是有一「再保險社」的組織，即是地方互保社的聯合會，其上更有全國互保社聯合總會。

這種互保社，數目究竟有多少，我們不易知道。這是因為：(一)法國合作統計，尚極幼稚。(二)這

些社有的很小，未將牠們的情形，向中央團體報告。據奧理·拉禮貝(Auri-Laribe)的調查（見農業及農業合作社第九十八頁），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這種互保社，共有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所，內中以牲畜死亡互保社最爲發達，有七千多，社員有三十三萬餘人，所保價值，近十七萬萬佛郎。

其次是火險互保社，有五千七百多，社員二十餘萬人，所保價值，五十四萬萬佛郎。

但根據一九三〇年國際合作聯盟所刊佈的總計，則法國互保社，共計僅一萬零七百五十五處，而所保價值，則爲一百二十六萬萬佛郎。

國際勞工局的統計，又完全不同，據一九二九年出版統計，僅火災互保社一種，有九千五百餘處，所保價值，一百二十萬萬。

這些統計，雖然彼此矛盾，但是總可以看出，法國這一種的組織，已發達到如何地步。

(九) 農業公益會 (Sociétés Agricoles d'intérêt Collectif)

這種團體，與農團及合作社，略有不同。是一種改進農業及改善鄉村生活的團體，加入的人，也

不限於農人。事業很多，如製造肥料及機器，建設宰牲廠，鄉村道路，衛生住宅等，但是最重要，而且最偉大的事業，便是努力使鄉村電氣化。

使每個小村，每個農戶，都使用電燈，應用電力，在這個時代，實在是一件最應該，最重要的事。可是開辦經費太大，農人個人，是無法辦到的，於是組織這種團體，向信用銀行及其他銀行貸款經營。

一九二四年十月，在里昂舉行第一次鄉村電氣化全國大會，宣布報告，知道法國於一九二四年，這種團體，共有三百二十三處，他們有一全國鄉村電氣化團體聯合會（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ollectivités d'électrification rurale）。這些團體中，有五十個曾向合作銀行貸款，他們的會員數為三萬六千八百人，平均每會有七百多會員，已是堅固有力的組織了。這五十團體的資本，共有一千八百八十九萬，而貸款數目，也達二千四百餘萬。

（十）其他

合作的類別極多，而農業合作的種類，格外的多。上面已經說過的，已經不少，此外未說的，還有許多。有的以抵禦天時為目的，有的設法避除野獸的侵害，有的以防止害蟲為目的，更有以稽查劣

品爲目的的團體，如葡萄種植者總會，雇用三四十位稽查，專去調查商人們有無滲水等情事。

另外還有許多畜養合作社，選種合作社，改良蜂種合作社，繅絲合作社，伐木鋸木合作社，香水製造合作社等等。

農業生產合作社，又可以利用那些副產物，是孤獨的農人所辦不到的。譬如種葡萄的人，他的葡萄的子，完全是廢物；可是有了合作社，葡萄數量既多，葡萄子也收集不少，於是可以從這些廢物裏，造出油來。這也是合作經濟中一件重要的事實。有了合作社，在冬季農閒時，農人自己，以及家人，也可以增多不少副業。

農業合作的種類，實在太複雜了。前面的敘述，不過是個簡單的大概而已。此外尚有信用合作，特別重要，將於下章詳述之。

第十九章 農村信用合作

在一切農民合作組織中，對於現在的農人生活，影響最大的，要推信用合作。現在的經濟權，操在都市少數人手裏，農人，尤其是單獨的農人，處處吃虧，在經濟方面，總是立在不利的地位。救濟的方法，只有信用合作的組織。

農業信用合作運動，始於德國。法國第一個農村信用合作社，於一八八五年才成立，較之德國，遲三十六年。最早的信用合作社，大都模仿德國雷發巽式，漸漸的有採用意大利平民銀行的辦法，不強迫所有社員，共同負完全責任。

信用合作的組織，共分三級，第一級是地方信用合作社，區域甚小，因為要大家互相認識，不能過大。社員所出的錢，不稱股金而名之曰份金（Part），因為不能分紅，僅得不能超過六厘的利息。

法國有一個特別的規定，任何農人，一定要先加入了農會或別的合作社，才有加入信用合作社的資格。

第二級，是區信用合作社，大致每州一個，有時兩州共有一個。最上面的是農業信用全國總會（l'Office National de Crédit agricole）。這個機關，本係農部的一部分，於一九二〇年，才獨立

的。

法國信用合作，帶了半官性質。不過有人以為，法國信用合作所以發達，是因為政府津貼的緣故，這句話是不確的。雖然於一八七九年，由法蘭西銀行，不取利息的借出四千萬佛郎，又在該行盈餘中，每年提出百分之二，資助農人團體，但是法國政府，規定要先有了資本的合作社，才可以受津貼。各合作社，都收受社員的存款，而且有許多大的信用合作社，並不受政府津貼。中國的信用合作運動，以華洋義賑會主辦的，成績最佳，因為方法很對，即是要農人自己先成立了社，先有了若干基礎，才能借款，以圖發展。合作本是一「平民自助」的事業，「他助」是不行的。江浙兩省政府所辦的信用合作社，似乎略有一「厭苗助長」的弊病。

根據一九二八年年終的報告，法國現有農村信用合作社數，為五千七百三十；社員數為三十八萬二千人；資本及責任為一萬萬餘佛郎；公積為九千六百萬佛郎。至於社員存款數，在一九二四年，存在地方合作社的為五千一百萬佛郎，存在區合作社的為二萬九千八百萬佛郎，合計約三萬五千萬佛郎，放款數目為五萬八千萬佛郎。

上面這些數目，以加入農業信用全國總會爲限。尙有許多，不加入這個團體。如阿爾薩斯、洛蘭（Alsace Lorraine）兩州，有一農業聯合會，其中信用合作社，有六百七十六處之多。這兩州，鄰近德國，在歐戰前本屬德國，所以一切受德國影響，尤以社會運動爲甚。這兩州的信用合作社，辦法與德國一樣，採用雷發巽式，與法國別州稍有不同。

還有許多信用合作社，雖在鄉間，但社員不一定以農人爲限，爲數也有兩千。他們另有聯合會，所收社員存款，達一萬萬佛郎。

總之，法國信用合作運動，雖不及德國，但也發達得令人可驚了。他們的組織及貸款辦法，頗有特殊點，茲略述如下：

法國農村信用合作的組織，名稱比較特別。通常是用農業信用（Credit Agricole）這個名辭。農業信用，是依「互助」（Mutualite）及合作兩個原則組織的。前面說過，信用合作的組織共分三級，地方銀行、省區銀行、全國銀行。地方及省區互相農業信用銀行（Caissees Régionales et Locales de Credit Agricole mutuel）的社員有兩種，一是個人社員，一是團體社員，個人社員，以農

爲限，團體也祇收容農人及農業的組織。

資本的來源，完全依靠會員的份金。這些份金，僅得一點官利。但不得超過六厘，信用銀行的理事，由會員大會選舉之。理事爲義務職，不得支取報酬。

信用銀行的主要事業，是借款給會員，經營有利於農事的事業。凡非會員，不得向銀行借貸，故要得可以貸款的權利，必先加入銀行。

貸款的來源是份金即資本，公積金，以及存款。全國銀行，則貸款給各省區銀行，轉交各地方銀行。

承受借款要求的，是地方銀行。一位農人，要向銀行借貸，必經這層手續。貸款的種類，分短期，中期，長期三種，茲分述如下：

短期貸款 (Prêts à court terme)

這種貸款，目的在使農民應付普通的開支。如購買肥料，種籽，支付工資等等。購買牲畜及農具，有時也適用這個方法。貸款的數目，無明白規定。由地方銀行，依照用途的性質，貸款人的能力，保障

的大小，臨時規定。還款的期限，不得超過用途所需要的時間，並且不得超過一年，利率也無明白規定；但不得少於銀行股息，也不得超過法蘭西銀行貼現率百分之一。

貸款手續很簡單。貸款人用書而向地方銀行要求，地方銀行簽字後，寄交省區銀行請其付款。不過地方銀行，可以請貸款人覓一保人，或以有價證券作抵。

中期貸款 (Prêts à moyen terme)

短期貸款，期限限於一年，有些農事上的設備，費用極大，成本既多，一年以內，當然不能生產出來，所以非有一種中期貸款不可。中期貸款的用途，大都是購買耕牛、耕馬、種牛以及改善土地、建築及修理房屋等等。

貸款的多少，也與短期貸款一樣，並無明白規定，由地方銀行決定。利率、保障等等，均與短期貸款一樣。還款期限，則規定不得超過十年。貸款人不限於地主，佃戶也有此權利。

長期貸款 (Prêts à long terme)

法國長期貸款，是更有重大的社會的意義的。這是實現「耕者有其田」的一種方法。這個方

法，雖然很迂緩，但是很有效。

「耕者有其田」，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天經地義了。反對這個原則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喪心病狂的頑固派，他們並非真心反對這個原則，不過因為利害的關係罷了。另外一種，是極端的共產主義者，他們認為「耕者有田」，也還是「有」，也還是私有財產，與共產主義，不能相容。這個反對，比較有力，但是耕者有田，比較「耕者無田，有田者不耕」的現象來，總算進步得多了。而且耕者有田，在理論上，並無多少不合理的地方。還有一層，耕者有田，可以用合作及其他方法，互相聯合，減少或消滅「私有」的弊病，也是各國常有的事。除此兩種人外，凡是有理智，有思想的人們，對於耕者有田這個原則，沒有不贊同的了。

長期貸款的目的，是使貸款人能夠購買土地及經營田園，不過以自己耕種為條件。在借款時，應用書面自誓。這塊田地，是自己親自耕種的，僅能得自己家人的幫忙。

這種貸款的用途，除購買土地田園外，也可以用以購買或建築房屋。

這種貸款，可以很容易的使一位農工，得到一塊田地，一所住宅，以維持他自己及妻子的生活。

又可以使極小的自耕農，將他的田園，加以擴充，多建些牛棚，倉屋，住宅等等。

又有時父親死了，遺留田產，只够一家耕種，而子女衆多，分又不好，不分也不行，於是可以由一人出面，借一筆款，分給弟兄輩，以保留這所田園。總而言之，法國的小農，無法維持，大多數也跑到都市裏去，做個無產階級的工人，有了長期貸款的辦法，總算有一個補救辦法了。

長期貸款的數目，以四萬佛郎爲限；還款期限，定爲二十五年。至於利息，非常輕微，但無一定規定；由政府命令行之。依一九二七年的命令，年利定爲三厘。

而且利息還可以減低，凡是參加過歐戰的人，或因戰事受損失的人，每年僅付利息一厘；而且每有一子女，則減低半厘。換言之，他們有一子一女，則不付絲毫利息，有兩子兩女，非但不付利息，國家反而倒貼他一厘。如果他像中國人這樣，子女滿堂，假定他借了一萬元，有十個兒女，得到一萬元還不算，每年還能享受津貼四百元，使他易於維持，有餘力還本。

此外如農業學校的畢業生，孤兒，子女衆多的人，都可以享減低利息的特權。

至於還款的担保，通常有二，一是用所購入的田地爲抵押，二是以農人的壽險保單爲抵押。

任何農人，祇要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下，都可以向自己加入的信用銀行，要求長期貸款，手續也很簡單。除農業信用銀行外，法國還有一種「不動產信用銀行」(Société de Crédit immobilier)也借長期貸款給農人。

團體貸款

農村信用合作社貸款，通常以借給個人為原則，但是有些農民組織的團體，却也必須借款，才能發展事業。法國法律，對於有權借款的團體，及借款的手續，有極詳細的規定，茲略述如下。

一切農民團體，要向信用合作社貸款，第一步一定要先以團體名義，加入合作社。可以加入信用合作社的團體，限於下列五種：

(一) 職業農團

這種團體，在一八八四年以前，是非法的。一八八四年，議會討論公會及工會立法時，有位議員，偶然說了一句「少了一個農字」，於是這種農會，就「無意」的得到法律的承認了。可是當時的法律，對於農會的職權，限制極嚴，宗旨以研究並保障職業的利益為限。可是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社會運動，總不能受一張命令的束縛。法律所不許可的事，農會也幹了。三十六年後，議會不得不將農會的職權擴大，取消種種無理的限制。譬如從前是不許農團自購或自建會所的，現在這一條也非取消不可了。職務的範圍，並且包括購買農業上一切必需品，如原料，器具，機器，肥料，種籽，牲畜，牲畜食料等，以租借或分配給會員。代售會員的產品，不取佣金，或以展覽會，廣告，刊物，集合定單等等方法，以廣推銷。總之，有利於農業的事，幾乎能力所及，都可以做，不再受法律的約束了。

成立的手續，現也極簡單。只要將理事的名單及章程，拿到市政府或鄉公所裏去，領得一張收條，一切都完事了。

(1) 農業互保會 (*Sociétés d'Assurances Mutuelles Agricoles*) 這些會的宗旨，是給會員保一切農業上的險：火險，牲畜死亡險，冰雹險，意外險。這種團體的經濟來源，是會員的保費。依所保的險的性質及重要，規定保費的多寡。在成立時，及成立以後，有時可向農部，領得若干津貼。

(2) 農業合作社 (*Sociétés Coopératives Agricoles*) 一九二〇年議會通過關於農業合作的法律，將農業合作社，分成兩類：

第一類的合作社，經營或參與農產品的生產，製造，保藏，或銷售。這些合作社，自一九〇六年，就有借貸長期貸款的權利，發展甚速，法國到處都有，尤以南部及東南部最爲普遍。這類合作社，包括牛奶製造社，釀酒社，酒精社，製粉社，麵粉社，農具共同使用社等等。總之，這些是生產合作社，銷售合作社，機器使用合作社。

第二類，可以名之曰共同購買合作社。凡是農事上必需的物品，如肥料，種籽，農具等等，由團體購買，分配給農人。至於家庭日用品，如衣服，食物等等，則非牠們的範圍。

這種合作社，人民現在可以自由組織，不過要在信用合作社裏貸款，却非受法律的約束不可。

(四) 農會 (Associations Syndicales) 這些會的目的，在建築並保護種種有利於農業的工程，如防禦水災，清除溝道，排水，灌溉，衛生設備等等。築路等等，也是他們的事業。如要加入信用合作社，會員一定要完全是農人。

(五) 農業公益團體 (Sociétés d'intérêt Collectif agricole) 合作團體，本可以處理一切有益於農民的事，不過在法律上，合作社總是要受種種限制。而且合作社是一種自由的組合，加入的

社員才直接參與牠的活動，如果要處理那些有益於一地的事，人人都有關係，在該地的人，未全體加入合作社以前，顯然有所不便。如鄉村電氣化一事，就不易用普通的合作方法去辦理。

爲了應事實上的需要，法國國會，乃於一九二〇年，通過農業公益團體法，其組織實在和合作社差不多，不過職務的範圍，則較廣大。這些團體的目的，大都是製造有益於農業的機器及材料，經營有關農事的工程，建設電氣事業，鐵路，電車，冰藏所，工業宰牲廠等等。以及種種公衆衛生事業，尤其是建築新式的住宅。

團體貸款的種類，也分三種：短期，中期及長期。上面這五種團體，成立以後，加入信用合作社，可以隨時要求短期及中期貸款。欲得長期貸款，應向信用合作省區聯合會請求，並須得全國總會的許可。茲分述如下：

短期貸款

農人團體，需要流動金時，可以向信用合作社貸款，用途大概是付職工薪水，購買原料，添配器具，修理機器，房屋等等。

購買合作社及農團，在社員雖尚不需要某物，但市價甚廉時，可以貸款購備，以待社員需要時分配，以免臨時購買，白白吃虧。

生產製造社及銷售合作社，收受社員農產物時，可以貸款轉付社員，在物品未銷出前，社員可以得到現款。

每次貸款的數目，法律並無規定。信用合作社，視貸款的性質及重要用途及保障，而定貸款的多寡。貸款期限，亦視用途的久暫，臨時規定，但不得超過一年。

至於利率，法律規定，不得少於信用合作社股息，不得超過法蘭西銀行貼現率百分之一。貸款的保障，或由全體社員簽字保證，或由理事全體，或一部分理事担保。

貸款手續，極其簡單，單據交給信用合作社，負責簽字後，轉請省區聯合會付款。

中期貸款

這種貸款的數目，利率，辦法等等，都與短期貸款一樣。不過期限延長至十年。還款辦法，是每年付還本息若干。保障一層，在社員或理事簽字外，如有房產，應用以抵押。

長期貸款

這種貸款，極其重要，可以使合作團體，運用巨款，從事較大較久的事業。起初款貸的團體，本以生產、製造及銷售合作社為限，現在購買合作社及農團也可以貸款了。

長期貸款，由省區聯合會接受請求書，由農業信用全國總會決定。貸款由總會存放聯合會內，隨時可以支用，用途的是否合乎條約，由聯合會隨時監督。

還款期限，以二十五年為限，但是貸款如用以培植森林，則可延至五十年。至於利率，則由法律規定，略有增減，現在所規定的，是年利三厘。這種長期貸款，對於農業的改進，功勞是極大的。

法國的農業合作運動，起初也與消費合作一樣，四分五裂，各自為政，後來為事勢所迫，漸知聯合，經過多年的努力，於一九二〇年，才算統一。

與一個消費合作社一樣，一個農業合作社，也是不易單獨存在的。而且一個消費合作社，社員可以很多，一個農業合作社，有如信用合作社，則非限制人數不可，所以力量格外的單薄，地位格外的孤獨，格外的不易維持。一個互相保險社，一遇火災或別的災，也許將全社的資本，完全用盡，還是

不够。所以非有第二級的以及第三級的組織不可。

組織聯合會，在法國用兩種方法，一是由各地合作社，組織區聯合會，其區域有時僅一州，有時大至數州以至十數州，然後由這些區聯合會，再組織全國聯合會。農團，信用合作社便是用這種方法。

另有一種方法，是團結一種職業的全國團體，無論個人，無論團體，祇要是從事於同一職業，都可以加入。如葡萄種植人總同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vignerons），小麥生產者總會（Association générale des producteurs de blé），葡萄種植者總同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planteurs de betteraves），以及奶牛畜養者所組織的牛奶總同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lait）。

法國立法，對於這種大團體，在從前總是十分疑懼的。便是一八八四年以後，雖正式容許人民有結社的自由，但是這種第二級的團體，仍不得法律的承認。直到一九二〇年，才把這種限制取消。這兩種組織，在法國現在是分開的，也許是可以並行不背的。理想的組織，是一個合作社，依地

方組織，加入地方聯合會及區聯合會，再依性質，組織特殊的職業的聯合會，全國再組織大同盟。法國的工團，即是這樣組織的，有以地方為原則的勞動交易所（Bours du Travail），有以職業為原則的全國聯合會，其上共同組織勞動總同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農人團體的組織，現在尙未健全，尙未週密，將來也許會走工團所走的路吧。

法國有關農業的全國團體，最古的當然是農學會（Académie d'Agriculture），該會本名巴黎區王家農會（Société Royale d'Agriculture de la généralité de Paris），於一七六一年成立，革命以後，改為法國全國農會（Société Nationale d'Agriculture de France），後來再改今名。這是一個冠冕堂皇的機關。

一百年餘後，一八六七年，成立法國農人協會（Société des Agriculteurs de France），其組織類似英國王家農會。會員大都是大地主，人數時有增減，少時一萬，多時二萬。歷屆會長，都是些侯爵、伯爵之類，便是現在，會長仍是一位侯爵——路易德伏貴侯爵（Marquis Louis de Vogüé）。他們常然是些反動派，可是却極有勢力。

這個團體，只許大地主加入，當然不能令人滿意，中等及小地主們，乃於一八八〇年，成立一個全國農業促進會 (*Société Nationale d'Encouragement à l'Agriculture*)，可是會長們，也都是些政客。

上面這些團體，雖都提倡農業，但與合作運動，並無直接關係。一八八四年以後，農團運動，漸漸發達，乃有全國信用合作社聯合會，法國農團聯合會，生產銷售合作社聯合會三個全國團體。這些團體，性質相近，目的相同，乃於一九二〇年合併成農業互助合作全國聯合會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 la Mutualité et de la Coopération agricoles*) 該會現分四部：(一) 農業信用部。(二) 農團部。(三) 生產銷售合作部。(四) 農業互保互助部。這個團體，是真正的指導全法農業合作運動的中心。

一九一九年，復在這些團體上面，組織一個全國農業團體總同盟 (*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agricoles*)，這是一個與政府議會直接交涉的機關，每年舉行大會一次，勢力極大。

法國農業合作的現況

法國農團數，據一九二五年工部統計，是九千餘，加入人數爲一百二十餘萬人。換言之，即是法國農人加入農團的，在四分之一以上。近幾年來，進步更速，這個比例，已不很適用了。而且官廳的統計，是較少於事實的。因爲有些人民團體，不願向官廳報告。

這些農團，十分之八九，兼營合作社業務，至於合作社的確數，也不可得。據一九二九年國際勞工局的統計：農業合作數爲一萬八千，社員一百餘萬人，內中以互相保險社爲最多，計八千四百餘，信用合作社次之，計五千四百餘。

一九三一年，世界農委員（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Agriculture）出版的各國農業合作現況（L'Etat Actuel de la Coopération agricole dans les différents Pays）裏面法國的部分，還算詳盡，茲摘譯如下：

全國農團數，最近爲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團員一百五十八萬三千二百四十八人。大部的農團，已成立聯合會，最近共有一百零三處。

各種農業合作社，爲數達五千，社員數在五十萬以上。信用合作社，則有五千九百，聯合會一百，社員爲四十三萬三千人。另據一九三一年法國農部的報告，法國信用合作的基金，現在有十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五萬佛郎。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了。全國聯合會，至一九三〇年止，已借出二十二萬四千七百萬。各區聯合會，短期借款，達三十八萬二千四百萬佛郎。這筆巨款，使窮人購置田產的，已有五萬五千人，已經電氣化的農村，達一千二百，村民有三十五萬人。其他方面的利益，也不必詳述了。

至於保險合作社，則爲二萬三千。所保牲畜價值爲二十六萬萬，房產價竟達一百十六萬萬，保冰雹險則爲一萬九千六百萬，災禍保險，則爲九萬七千萬。

在世界合作運動裏，法國的消費合作運動，位置很低，而農業合作社，竟有四萬五千之多，除地大物博的俄國以外，要算最發達了。推其原因，不能不歸功於農團運動。

第二十章 農村合作的實例

前章所舉的驚人的數目字，雖是代表事實，但在我們看來，仍是空洞的，抽象的。茲特別提出一個鄉村的合作運動，加以敘述，作為一個實例，一定可以使我們對於農村合作運動，有更切實明確的認識。茲以費里日為例。

費里日（Verlyze）是一個無名的小村，任何歷史家，地理家所不知道的。可是一個革命，一個重要於任何政治革命的革命，却在那裏發生了。這個革命，雖是和平的，不聲不響的，但是每個居民，無論富有或貧苦，無論聰敏或愚蠢，生活上都起了變動。他們的生活，本是孤獨的，無味的，無目的，現在有了現想了，有了希望了，有了勇氣了。貧乏及困苦，也許仍然不免，但是他們覺得總可以容忍了，因為他們有了一個方法，可以使困苦艱辛，逐漸減少，以至消滅。

費里日是法國樂阿河流域一個小鄉村，地土貧瘠，氣候嚴寒，農民素來貧苦。耕種方法，也是舊式的，什麼機器，什麼人造肥料，貧農那裏知道應用，能够應用呢？

自然的不利，加上人的壓迫，貧農的地位，於是更加困苦。四五十年前，美洲各國，又將廉價穀類，大量輸入歐洲。此時的歐洲農民，終歲辛苦，所得的收穫，那裏抵得過美洲這些處女地的產品。地主

們已無法維持，佃戶更無法生活了。便是在這個時期，農民成羣結隊的到「城市裏去」。

需要產生發明，貧苦極了，辦法也就有了。工團運動，此時正十分激烈，農團運動，也在此時繼起。許多熱心社會運動的人，或以語言，或以文字，向農民說：

「農人呀！你們的事業，是最高貴的，最壯美的，你們是人生的支配者，你們的事業是神聖的。」

「你們太苦痛了，能够解除你們的痛苦的不是別人，便是你們自己，方法是「團結」。不要再各人自掃門前雪了，你們有的是人數，可是人數雖多，但太分散了。組織農團，則你們得救了。」（錄自一個農團村）。

對於自身關切的事，人人是願聽的。社會運動中，爲什麼工團運動及合作運動最發達呢？這便是因爲這兩個運動，非但有遠大的理想，而且能立即給貧苦者以若干物質的改善。農民與工人，同是貧苦，但是工人多聚在一起，易於團結，而農民則分居獨立，不常往來，所以農團運動，較之工團運動，困難得多。不過初級的困難，過去以後，農民有了信仰，則此後發展，就加速度的快了。

農團也與工團一樣，是新社會的基礎。是社會教育的中心。將許多弱小貧困的人團結起來，以得偉大的勢力，這是社會改造的第一步。過去與未來的分界處，一個工會，一個農團，是很小的，但是宇宙間，最偉大的事務，不都是極小的分子，電子組成的嗎？

社會運動，最需要的是「人」，農團運動，當然不能例外。在費理日，恰巧有一位熱心而能幹的人，這是杜樂格（Claudef Delorgue）一位中年的人，家世務農，自己也是一個農夫。受過小學教育，對於一切書報，只要能夠到手，無不閱讀，對於一切社會問題，農民問題，無不關心。「富於熱忱，堅決的願為社會服務。人格又是完全無缺，忠實可靠，不好虛榮，不出風頭」，這種人，在平民中，本是很多的，但因爲沒有機會，無從表示他們的才幹與德性，糊糊塗塗，了此一生。十九世紀的歐洲的社會運動，不知產生了多少人才，在別的時代，別的地方，他們一定是湮沒無聞的。而且人的才幹，每因應用而發展，人格也由事業而堅定。工團運動，合作運動，都是最有效的「社會教育」，許多幹才，從那裏養成。杜樂格氏曾有下列一段宣言：

「我如果有點價值，這完全是農團所賜的。對於我，農團是個興奮劑，刺激物。如果沒有農團，我也會與別的農人一樣，埋沒在農夫苦工中，永無出頭機會，農團竟開了我的眼界，使我的生活，有了一個高遠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研究許多新的事物，繼續不斷的努力，使農民得到大量的自由及力量。常在大衆前面演說，做事，也該格外自重。非但在大衆前面，而且在私人生活裏，覺得應該努力爲善。要指導別人，非能自制不可。」

這是杜氏任了多年費里日農團主席的經驗話，但是能有這種經驗，中間不知經過多少困難哩。

費理日的農民，一面受了外間的宣傳，又有二個適當的人，主持此事，「農團」於是宣告成立了。章程簡直是現成的，既有書報可供參考，又有中央及各區聯合會，可以詢問，創始的困難，現在早已過去了。

從此以後農民就不孤立了。從前是個弱小者，一到了會場裏，也覺得到自己的力量。於是有了信心，有了希望，有了勇氣。因此樂觀，努力向前了。茲將他們的事業，依舉辦的先後，略加敘述。

改良牲畜

三百年前，許禮公爵 (Duc du Sully) 早就說過：「耕植與畜養，這是兩乳，法國依此爲生，這真是秘魯的金銀鑛。」畜養的重要，既與耕植一樣，所以費理日的農團，第一件事，就是購置幾個改良的種牛等，將各家母牛，加以選擇，輪流配合，不到幾年，大家的牲畜，都有顯明的進步了。

人造肥料

農民終歲辛苦，所得猶不能仰事俯蓄，這真是人生最悲慘的事。所以改進農業，第一就是如何增加生產。農業合作的種類，雖有許多，但是真接間接，都是以增加農人收入爲目的。增加收穫最重

要的方法，便是施肥，可是人造肥料，不是無知的農民，所能應用的。有了農團，就可以聘請專家，代農人分析土壤，需要什麼，不要什麼，可以十分明白，這是利用人造肥料必要的條件，農民直接去購肥料，常受奸商的欺弄，現在可由農團代買，價錢既可以公道，又能加以分析，不致受欺。法國農團運動發達以後，人造肥料的應用，增加極速。農團對於法國農業的改進，在這一點上，是毫無疑義的。費理日的農民，在沒有農團以前，也會用過人造肥料。每年春季，總有一些商人，到村裏來，賣這種東西，說

如何有用，如何神奇，只要施用，可得數倍收穫，結果呢？總是上當。雖然大都只上當一次，但已經够了，農民再也不願購用。有了農團，實行合作購買，情形於是大變。這是他們自己的團體，不怕受騙。「最好的試驗場，乃是隣人的田地」。鄰人用了肥料，收穫大增，當然不必宣傳，就會仿效。

農人的經濟組織，無論如何，總是與合作大有關係，農團初成立時，是想實現一種社會理想，具體的方針，是沒有的。但是漸漸的採取合作方法，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農民需要肥料，田農團代為購買，就帶了購買合作社的性質了。

新式農具

農團既以改善農人經濟為目的，除改良畜種，購買肥料外，其次就要注意到農具的改革。大多數的農團，總先自備若干改良農具及機器，租或借給農民，試用有效，大家才購買。這種機器利用合作社，對於增多生產，功效也是極大。

互保火險

農團成立，不上幾年，農人得到實利，信仰逐漸強固，一切新的事業，就易於着手了，尤其是在冬

季，農作停頓，熱心於農團運動的人，時常聚會，討論一切，種種互助的事業，於是產生。

火災保險，本是富翁資本家的事，與農民簡直無關，現在中國是如此，在從前的法國，也是如此。可是費里日的農民，竟也組織一個火險互保社。

這個社，成立不久，就有一家農戶，遭了火災，損失五千佛郎之多。此時反對的人，都高興起來了，一錢莫名，居然也大胆敢說保險，可是不到一個月，這個農民竟得賠償金六千佛郎，立刻可以恢復產業，在農民看來這簡直是個「奇跡」。

保險的制度，同時保險的人數越多，則每人所出的保險費越少，而賠償損失，也越容易。一個村鎮，單獨設立互保社，是極端冒險的。每人所出，不能過多，一遇損失，無款賠償，所以有再保險或聯合保險（Reassurance）的辦法。即是聯合許多第一級的保險社，設立第二級的社，遇了失事，不由所在地地的保險社單獨負責，而由聯合保險社去同負責。這個辦法，可以使加入的人極多，力量增加，一個遇災損失，大家共同擔負。消費合作，信用合作，都需要第二級的聯合會，但是保險合作，這個需要，格外迫切。這種組織，最明顯的表現出經濟大聯合的力量。

費里日的農民，看見一個鄰人失火以後，不久完全恢復，當然立即大家加入互保社，代價是這樣的微小，利益是這樣的大，誰不願意呢？在災難中，最足以表示平民的互助精神，每遇火災，遠近的人，無論是親友或毫無關係的人，都來救助，火熄以後，又或以土石，或以工作，幫助被災者重興家業，這是無論何國，所常見的事。互助保險社，不過是這種互助精神的現代形式而已。

互相借貸

法國的農民，對於借錢是不大情願的。這本是一種不得已時救急的辦法，而且事實上本也是極危險的陷阱，墮入其中，有時終身無可救藥，在有些時期，有些地方，因為借貸常會失去自由，變成奴隸。

法國的農民，通常以借貸為可恥，所以信用合作社，初成立時，十分困難，在中國，信用合作社，設種種方法，限制農民的借貸，盡力得到保證，怕他們借了不還。這一層在法國是不必顧慮的。費里日信用合作社成立以後，很少人肯來借錢。後來乃特設一個信箱，凡欲借貸的人，祇要將借款數目及用途寫明，投入箱內，每星期開箱一次，討論以後，也以書信答覆，就可以到會計處領款。手續的簡單，

可算達於極點了。

費里日的農民，受信用合作的賜也是無限的。有的因此可以購得牲畜，有的購得機器，有的購買肥料，有的用以完成排水工程。長期的借款，可以使農民建築一所新的住宅，或購置若干田產。另外一面，農民的儲蓄，大都存入信用合作社裏，這些存款，現已足以應付一切，借貸。外面的幫助，現在已完全不需要了。

災難互保

人生數十年，水火疾病之外，不知還要冒多少意外的危險與急難。這些災難，一個人遇到，如果一個獨受，常要陷入悲苦貧困的境地，救濟的辦法，是許多人共同擔負。不過向農民談及此事，他們必答以既是意外的事，並非常有，用不着犧牲保險金，預防這大概不會發生的災禍。農民對於別種改革，已極懷疑，對於這件稀有的事，當然格外不熱心了。所以費里日的災難互保社成立時，加入的人很少，不過農民是重實際的，有事實，在他們不久也就加入。

災難互保社，成立不久，就有一位農民，騎了一匹馬，由市場回家，路上衝傷了一個人，手臂折斷，

治療甚難。這人又是一個無賴，聲言告官，賠贖數目，要求極奢。這個農民，無法應付，乃到農團團長那裏去，問他：「我是加入災難互保社的，發生了這件事，社裏可以完全負責嗎？」杜樂格回答他：「一點也不要緊，一切有我。」

非但受傷人的醫藥費，完全由農團代出，而且病好以後，還代出賠贖金二千佛郎。這位農民，一共才付過二十五佛郎。

從那時起，農民對於這種互保社，才有了信仰，紛紛加入。他們知道，遇到任何禍難，毫不要緊，人生的煩惱，可以減少一項了。

冰雹互保社

冰雹的爲害，對於農民，最感失望及悲痛。有詩穀已將熟，再過幾天，就可以收穫了，一陣冰雹，忽然降落，一年的血汗，完全白費。不過冰雹保險，是費里日一地農團所絕對辦不到的。人數既少，損失又較普通，一旦遇災，無從賠贖。只有加入第二級的冰雹互保社，農團自居代理人地位。這種保險關係，已脫離了人與人的性質，而帶了地方間互助的性質。一地受災，別的地方，共同賠贖。

牲畜互保

農人所養牲畜，既是一種收入的來源，又是耕種及運輸的動力。一旦死亡，大戶已感到損失，至於貧農，每因以破產。有一次，一位寡婦，她依一頭乳牛爲生，一旦忽然死了，悲傷萬分。如在別處，她將因此受凍挨餓。可是在費里日，牲畜大都保了險，她的乳牛死了，可得賠償金，竟能使她再買一頭，毫無困難。

養老互助

農團的職務，是幫助農民。自初生長大，壯年，以至老死，都要顧到。一個人勞動了數十年，到了年老力衰，竟無以爲生，才真是極人世的悲慘。所以各國工人，都有養老互助社的組織，農團當然也注意及此。法國如鐵路工人等，所得養老年金，常使老人工人，生活安適。費里日農團，當然還辦不到，但已頗有成積，對於年老農民，已不無小補了。

疾病互助

工人團體，大都附設這種組織，每位工人出若干錢，遇疾病時，可得若干醫藥及生活費，但對於

農民這個辦法，並不適用。工人生活，全靠每月或每週所得的工錢，一旦患病，食住等項，立即發生問題。農民不然，總有一所住處，及若干存糧，他如患病，最大的憂慮，在田裏的工作，立刻停頓。如在播種及收穫的時期，這確是一個危險。所以最要緊的，是設法使工作繼續，由鄰人分任職務，使農事不致停頓。這種互助的事實，在別處當然也有，但在費里日，在農團領導之下，更加周密，格外可靠。

農團將所有團員，依地點的區分，分成若干區。在一區內，一人患病，則全區的人，共同負責。在歐戰中，年富力強的農夫，大多數應徵當兵，許多田莊，無人耕種，所以農民的互助精神，也是在這個時期，最顯明的表現出來。歐戰四年，別的地方的耕地，不知荒蕪了多少，但在費里日，因農團運動的發達，互助幫助，老少子女，均努力工作，竟使全村生產，仍能照舊，決無一田任其荒廢。「互助」也是需要「組織」的。

其他事業

介紹所：法國農村，到都市去的趨勢，十分利害，所以農民要得雇工，是件困難的事。失業問題，在工人是極重大的危險，但在鄉間，簡直沒有。所以特設這個介紹所，登記農工，本國人不够，則設法召

請外國人，意大利人，在法國南部種田的，尤其衆多。

調解處：世界越文明，則人事的糾紛也越多，可是處處求助於法律，決有不利於農民。在合作運動中，常有調解處的附設，使同屬一社的社員，如有糾紛，自行解決，不去打官司。美國有些合作社設有「審判委員會」，社員間一切爭執，由這個委員會，公平斷決。印度竟有「合作法庭」的設立。費理日農團，也設有一個調解處，在團員中，舉出三位公正農民，處理一切，從此以後，就沒有一個農民，願意去告狀了。

三四十年前的一個貧苦可憐的農村，因為村民的覺悟，自己努力，組織「農團」推廣合作，實行互助，竟得到根本的改造，對於一切的弱者——無論民族的，政治的，或經濟的——團結確是唯一的救星。

第二十一章 合作教育

合作是一種平民的運動。要平民自己覺悟，自己努力，才能具有成效。可是要使平民能夠覺悟，有力可努，則非靠教育不可。所以羅去戴爾先驅合作社，早就規定，在盈餘中，提出百分之二零五，專辦教育事業。法國的合作運動，雖較落後，但是現在對於合作教育的重視，遠過於英國。羅去戴爾的規定，英國很少實行，但在法國，如巴黎聯合合作社，教育基金，竟佔盈餘的百分之五。

爲統一所有教育機關起見，法國全國合作大會，於一九二一年議決設立全國合作教育委員會（*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Coopératif*）這是法國合作史上一個重大的革新。由這個委員會的努力及教育部的贊助，許多大學，次第設立合作講座。最著名的，自然是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內，所設的講座。講師是季德教授。演講時，由無線電播音，演講後，將講義印成小冊子，每年年終，復將全年講義，印成單行本。這些講義，多已譯成外國文，內中有數種，中文已有譯本。

巴黎以外，各省大學設有合作講座的，有朗西（*Nancy*）、尼爾（*Lille*）、里昂（*Lyon*）、馬賽（*Marseille*）、格樓羅布耳（*Grenoble*）、阿拉斯（*Arras*）等處。其中尼爾、里昂及馬賽三處的經費，是市政

府出的。聽講的人，大多是各大學學生，師範學校學生，各合作社職員。

高等教育與合作運動，本是毫無關係的。英國的二十八位織工，法國里昂的工人，爲了生活的壓迫，自動組織的合作社，大學裏的教授學生，當然只有輕視。可是平民大眾，雖然書本的智識，不及學者，但是創造的能力，革新的精神，並不下於他們。百年來，經千萬人的努力，合作運動，已是如此的重要，大學校裏，也不得不加以研究講授了。可是大學教育，總是少數人的特權，合作運動的中堅份子，決不是大學學生。中小學校裏，以及成人學校，補習學校裏，合作教育，格外重要。

一九二七年法國教育部初等教育司，特請季德教授，寫了一本小冊子，將小學生應受的合作教育，簡明的敘述，寄贈全國的小學校教員。同時全國合作教育委員會，復在各省區設立各區合作教育辦事處，以便與各地教育當局，學校人員，直接發生關係。

除在普通大中小學裏，設科講授合作外，各合作聯合會，也附設學校，以養成合作專門人員爲目的。內中以合作人員專科學校（*l'Ecole Technique pour le personnel Coopératif*）爲最重要，學生由各社保送，校長爲法國現代大經濟學家西米揚（*François Simiand*）現在繼季德教

授，任法蘭西學院教授。

此外又設合作旅行獎金，使各校學生，有機會旅行各地，參觀合作運動的實際情況。在一九二八年，得此項獎金的各校學生，達二百人。又有一個合作兒童團（L'Enfance Cooperative）成立。距今已有十年，設有兒童教養院，兒童避暑所等。

在渥來紅島上，所設空氣學園（Aerium）是個世界有名的建設。渥來紅島，在法國西南大西洋中，沙杭特（Charente）河出口處，人口一萬七千人，氣候溫和，風景美麗。法國消費合作全國聯合會書記卡曼（Maurice Canin）遊該島時，曾有遊記，登載法國合作主義者（Le Coopérateur De France）三卷一百十一期。茲摘譯如下：

「那些男孩女孩，一看見我們，都跑來招呼：先生，日安！他們在園裏作種種遊戲及運動，旁邊有人，細心看護着。他們人人都極高興，看去是極其幸福的。主持人竭力設法，使兒童在園時，心身既有益，精神又快樂。

「眼看這百餘兒童，在陽光之下，氣候溫和的島上，吸收含鹽的新鮮空氣，令人感到高興，

感到愉快。問問這些小孩，沒有不表示他們的快樂的。他們入園時，有許多很瘦弱，出園時，就都氣色良好，健康增進，心裏而且很想再回去。

「我們遊園一週，一切是快樂，光明及愉快。園長渥商夫人(Madame Ochamp)，既熱心且能幹，用盡方法，使兒童不致有意外災難。總而言之，此園給與我們的印象，是再好沒有的了，離開的時候，不免有點惜別之情。」

「離園不遠，有個遊暑所。建築之和諧壯美，令人可驚，收納兒童及少年，共計四百二十名，人人都極高興，快樂，疾病跌傷等等，是絕對沒有的事。」

「午餐之後，我們至海邊沙灘上去，所有的兒童，全體在那裏，有的打架，有的游水，有的建築「宮殿」，旁邊有人看護着。」

「有個小孩，獨自伏臥在沙灘上，我們於是問他你在此地快樂嗎？」

「快樂的，先生！」

「你在說謊，老實說，你要吃什麼吧！」

「呀！不要，先生。老實說，這裏很好，吃的也不錯。」

「他說話時，聲音很大，表示他一點也不說謊。聽了令人不覺高興。」

「不遠，有許多少年，我們也去看看，除了法國人外，還有德國，匈亞利，瑞士等國兒童，各二十名，可以說是一個國際的團體。他們當然也一樣的活潑愉快。」

現在該討論「學校合作」的問題。合作與學校，如能打成一片，兩方都能得到極大的益處。在無論那國的合作運動中，教員的位置，都很重要。他有知識，有能力，比較別種人，較有良心，又常有與平民接近的機會。在法國合作運動者中，如季德，拉費紐（Laverigne）等，是大學教授，如賽業生（Chapoye）等，是中學教員。不過法國政府，認教員是個官員——公務人員——而政權在小商人手中的法國政府，對於教員們的參加合作運動，竟會加以限制，甚至於加以禁止。

曾有一次，在地紐（Disne）成立了一個合作社。理事中有位中學教員。該地的商人，於是決定要他們的議員，用種種方法，破壞這個合作社，辭退這位教員，否則以後不再舉他。結果是這位教員，

竟打破了飯碗，在岳納州（Yonne）的拉非耶爾（Ravière）有位小學教員，任當地合作麵包店的書記。可是該地的市長，便是開設麵包店的老板。這個市長，竟設法將這位教員飯碗更動，把他調到別處去。因為太不像樣了，設法把他的薪水，略加一點。

法國教育部，雖因合作聯合會的交涉，在二次公函內，容許教員們加入消費合作社，但這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一因小商人的政治勢力太大，二因官員們的不愛管閒事。他們因為地位關係，總是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法國合作運動的落後，這也許是許多種原因之一吧。不過歐戰以後，政府對於合作運動，雖未能積極幫忙，但也不好意思再加阻礙，所以這一個問題，現已不大困難了。

法國的教育家，積極的參加合作運動以後，產生一個新而重要的事業，對於社會改進的前途，一定會有莫大的影響，這就是學校合作運動。

學校合作社（Les Coopératives Scolaires）的發源地，本是波蘭。首先提倡的人是德布樂甫斯基（François Dąbrowski）。第一個社，成立於一九〇六年，距今已二十五年了。一九二四年，德氏

出版他的學校合作社一書，當時波蘭的學校合作社，已有九十五處，事業包括儲蓄，印刷，裝訂，理髮，木工，互助團體，職業介紹，博物館，圖書館，園藝，運動等等。

自波蘭有了這種運動，成效顯著，此後各國相繼仿行，除俄國外，學校合作運動，現在最發達的國家，要算法國，事實上，各國的這種組織，又大都模仿法國，所以世界學校合作運動，現在以法國為中心。

法國學校合作社的成立，並不遲於波蘭，也快有二十五年的歷史。有些學校，假期旅的款項，是由學生捐錢及售賣藥草得來的，有些學校，每生每週捐一枚銅元，積少成多，可辦不少有益的事，不過正式的學校合作運動，只有十四五年的歷史，一是哈弟在非洲努力的運動，一是蒲羅菲（Proffit）主持的運動。

哈弟（Hardy）現任法國殖民專門學校校長，本係法屬西非（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視學，於十五年前，就努力提倡學校互助社（Mutuelles Scolaires）。這些團體，並無一定的章程，完全依環境的情形，學校的需要，而異其組織。收入的來源，大概是捐款，贈品，園地收入，畜養收入

等項，用以購買校具，書報等，有些互助社，每年收入，達一千佛郎。

蒲羅菲也是一位視學，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他見着歐戰時，學校學生，捐了好幾千萬，做種種愛國事業，覺得很可以利用這熱心，增加學校的經費，同時增進學生的實用的知識，互助的美德，尤其是戰後國庫空虛，學校經費，非但不增，反要減少，而教育用品，價值大增，一切圖書，儀器，都無法添置，政府既不可靠，只有自己努力這條路了。

學校合作的較大較遠的目的有二：（一）實施活動的，具體的，愛美的，科學的，直接的，實驗的新教育方法。（二）使學生過一種互助的，合作的生活，練習個人創造的能力，表現服務社會的精神，至於較近較小的目的，大別爲五：

（一）增加學校收入，從事生產，以所得金錢，購置儀器書報，以及其他教育用具，組織學校博物館，學校圖書館等等。

（二）練習合作實施方法，舉凡消費合作，信用合作，生產合作等，都在學校內，實際實行，以練習一切經營方法。

(三)養成自治習慣，凡上課點名，學校清潔，衛生設施，學生品行，均由全體學生所組織之團體，負其責任，不得已時，方由教師指導。

(四)養成自學習慣，購置書報，由學生自由閱讀，開會討論，發展學生說話，演說的能力，引起課外自學的興趣。

(五)舉行種種集會——娛樂會，運動會，旅行，參觀等等，均由學生自動組織。

這些目的，現在事實上完全達到，教育方面，有許多理想，說起來很動聽，但做不到，學校合作，可以說是最易做到的教育新方法了。

學校合作社的組織，不是一致的，不是呆板的，不過一切學校合作社的組織，根本的原則，只有一個——即是自由。學生有自由說話，自由創造，自由做事的權利，教師也得視地方的情形，環境的不同，決定合作社該怎樣組織。

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學校合作社，一定要學生們自己熱心，努力維持，盡力發展，才能有生氣，才能維持長久，如果學生不自動的努力，還是不組織為妙，他們如果不覺合作社「好玩」，強迫手段

是萬萬不行的。

合作社的組織，有幾點應注意的，略述如下：

(一) 合作社應先有一點基金，由學生共同保管，使他們覺得自己有了基礎，擔當了責任。
(二) 起初勿力勸學生認股，至少該讓學生自由認股，勿強迫人人出錢，每生所出數目，越少越好。

(三) 發起時的基金，最好是公家的津貼，熱心教育者的捐助，學生自己製造品出售所得的代價等等。

(四) 教師應該先向學生說明一切，至於做，應讓學生有完全的自由，教師站在指導的地位，幫助一切，指之以持，是最要緊的，教育是件慢事，操之過急是無益的。

學校合作社的益處，真是「不勝枚舉」，茲大別分述如下：

(一) 學校經費，因以增加，在聖讓當熱里 (Saint-gean-d'Angely) 一區 (人口共計六千七百
人) 學校合作社每年收入在十萬佛郎以上。在候米蒙 (Remirement) 一區 (人口九千) 每年

收入爲六萬佛郎。法國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長拉畢氏 (Laprie) 說如果全國四百五十學區，都能有學校合作運動，每年學校收入，可以增加四千五百萬，如果中國教育也上了軌道，如果全國小學，也都有了合作社，依此比例，每年可得一萬萬元。

法國這些小孩，能想出許多奇妙的方法，得到金錢，方法當然不一，茲略述幾項如下：社員捐，名譽社員捐——（在校教員，畢業生等，可聘請爲名譽社員）臨時捐，贈品，推銷彩票，熱心教育的私人及教育團體的捐助，各合作社，農人團體的補助，舉行遊藝會，售賣門票，售賣舊報紙，舊東西，種桑養蠶的收入，藥草的收入，只是賣藥草的收入，常以千或萬計，侯米蒙合作社的小孩們，有時學生做校工的事，將省下的錢，捐給合作社，種植一切，以收穫物捐給合作社，製造種種器物，四出銷售，年節，國慶，家中例有賞錢或賞物，均捐入合作社，總之，得錢方法，應有盡有，於是他們有博物館了，圖書館了，實驗室了，工廠了，農場了，醫院了，浴室了，無線電了，留聲機了，電影了，兒童最愛好的東西，都可以藉自己的努力，一一到手。

（三）合作社除金錢一方面的利益外，對於兒童的智育，更有莫大的利益，當上課時，用他們自

己的儀器，用他們自己採來的標本，這些兒童，當然格外注意，格外用心，他們有了錢，可以多出去旅行參觀，也可以多得不少經驗。合作社出有刊物，非但可以引起兒童讀書的興趣，而且這是他們的刊物，他們自由投稿，對於國文的進步，頗有幫助。合作社所辦的事，多未複雜，要買一留聲機，無線電話，先要寫信詢問物價，接洽一切，至於帳目等，都要詳細記載，這才真是「做學教」的教育。

(三) 合作社對於德育，更有明顯的幫助，在一個合作化的學校裏，當然易有互助的習慣，服務的精神，犧牲，熱心的美德，一切反社會的天性，可以消滅，同學間的關係，從前是敵對的，仇視的，現在是親愛和睦了。在一個這樣的團體內，自尊心也很易養成，各人都願努力，對於自己的團體，總想做點好事。做壞事，在從前的學校制度之下，是榮耀的，只要先生不發現。在合作化的學校裏，叫學生自治，許多惡習慣，可以改除，許多好習慣，可以養成，道德與自由，是不可分離的。

(四) 對於所謂社會生活，合作的利益，格外明顯。一個合作社，便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在一社之內，大家平等，實行互助，大家自由，各盡其能，團結的必要，合作的利益，這些兒童，「做了」，才深切的知道。我們的社會，太複雜了。能瞭解所謂社會問題的人，確是太少，以前的學校，完全不注重這

方面，學校合作社，也許是最好的補救方法。

學校合作只有十幾年的歷史，但在法國，社數已有六七千，全世界已有六七萬，已是一個有力的運動了。偉大教育家，柏斯泰洛齊（Pestalozzi）說過『國家的將來，是在學校裏』。如果世界各國，都能切實的實行普及教育，而所有的學校，又都能合作化，我們對於世界的將來，可以樂觀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二〇八七三)

法國合作運動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吳克剛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劉紹助)

